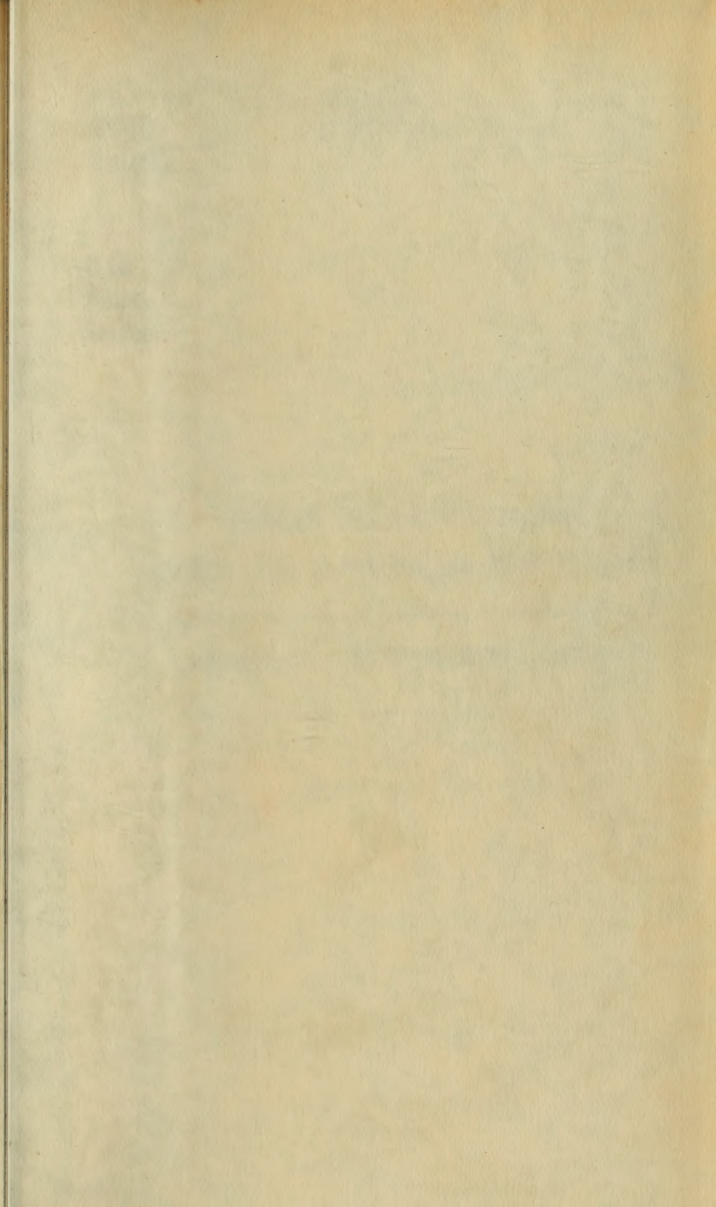
沉落

巴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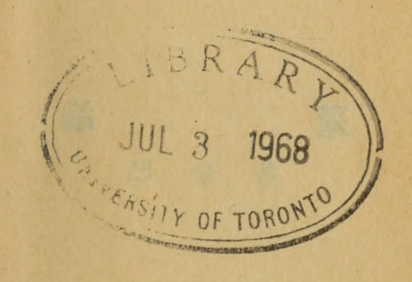


文學研究會
創作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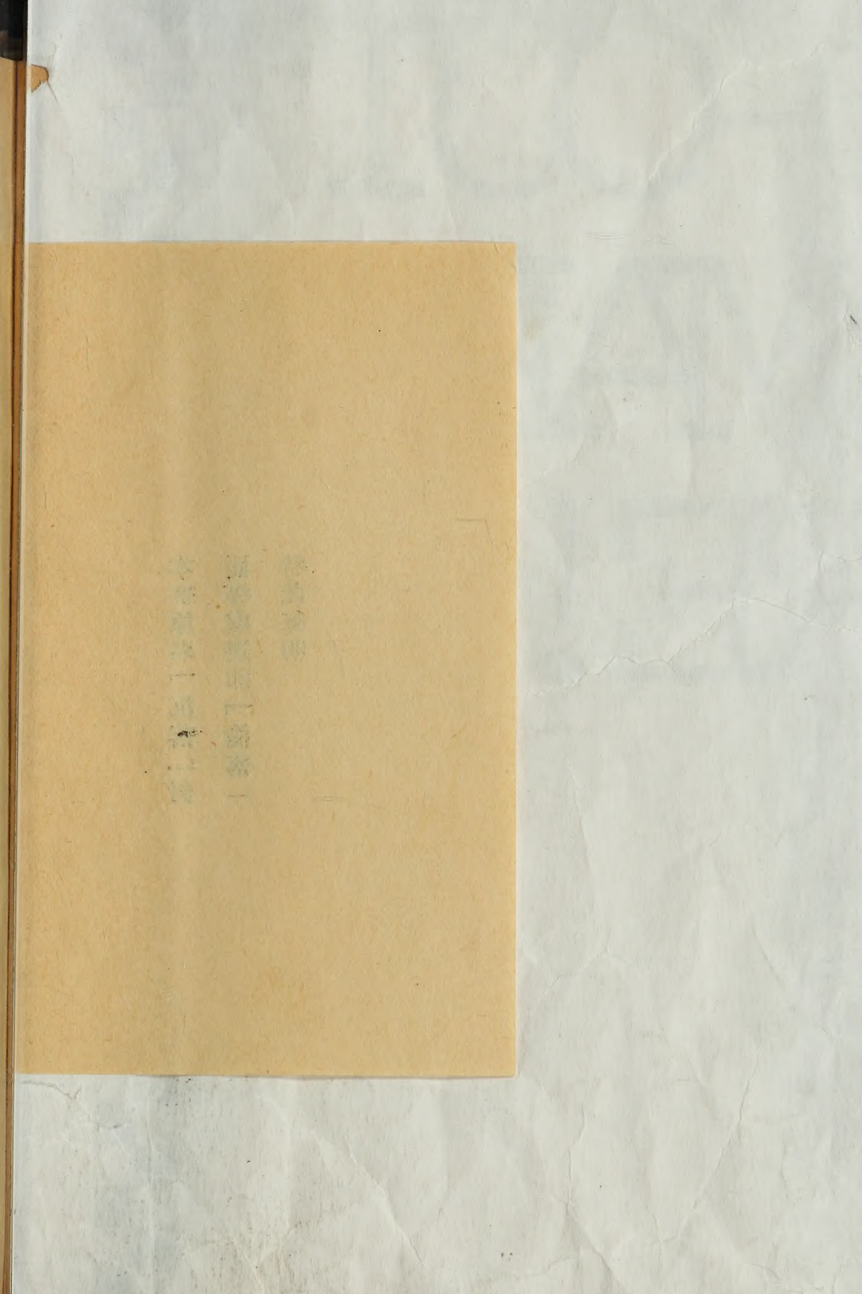
淪落

巴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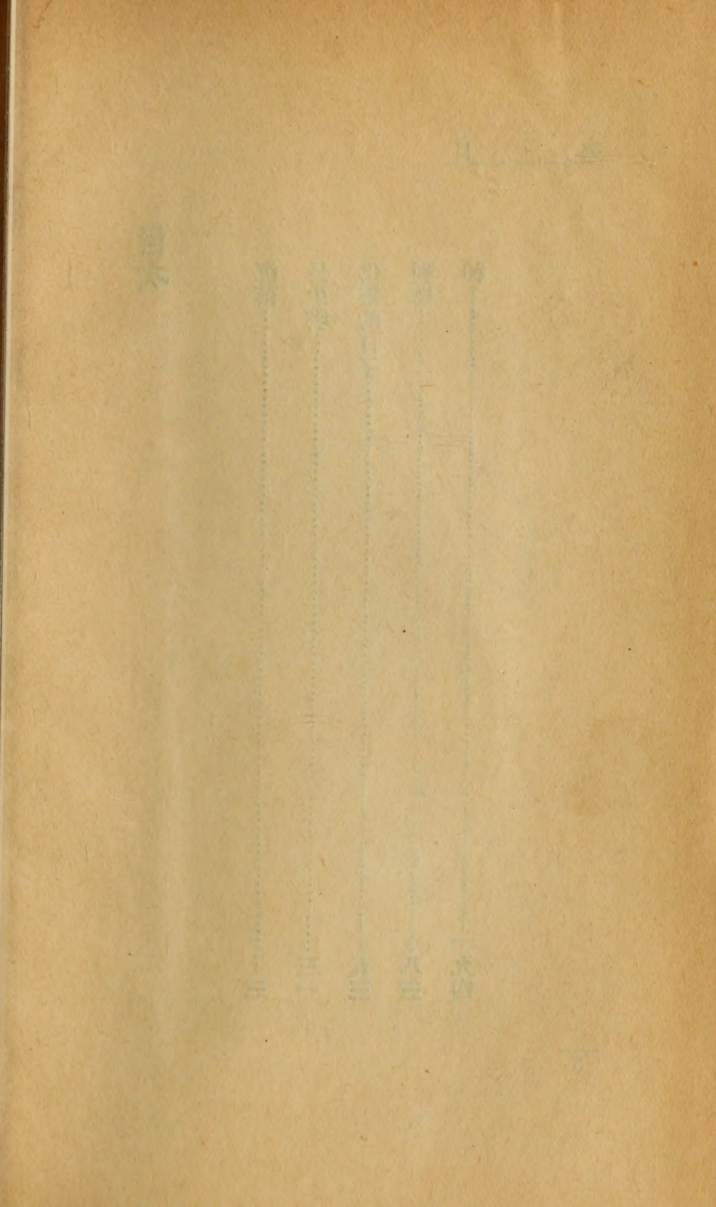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LIBRARY
JUL 3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本書原名「沉落」封面等處誤印「淪落」特此聲明



目次



題記

我毫不遲疑地給我的第六短篇集起了這名稱。

「沉默」之後又來一個「沉落」，也許有人會以爲我給什麼打倒了吧。這「沉落」和「沉默」一樣是不很容易了解的。

時間總算跑到很快，那個叫做 A. Spies 的德國人已經在美國伊利諾瓦州的墓場裏睡過了四十七年。在我這卻彷彿只是昨天的事。昨天我重讀了「沉默」似乎又一次聽見了他在支加哥絞刑臺上的最後的聲音。的確他「在墳墓中的沉默」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力量的那日子快到了。他的那遺言如今堂皇地刻在紀念碑座上，甚至那般到金圓國家去觀光的紳士淑女們也可以看見的。作爲 Spies 的讚頌者的我的沉默並不是在一切惡的面前閉着眼睛。

「沉落」也是以對於「勿抗惡」的攻擊開始的。第一篇題作「沉落」的小說就充分地表現了我的態度。而同集裏別的幾篇也是在同樣憤慨的感情下寫出來的。態度是一貫，筆調是同樣簡單。沒有含蓄，沒有幽默，沒有技巧，而且也沒有寬容。這也許被文豪之類視作淺薄鄙俗的東西吧，但在這裏面卻跳動着一個時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認我在積極方面還不會把這時代青年的熱望完全表現出來，但在消極方面我總算盡了我的力量。在翦刀在硃筆所允許的範圍內，把他們所憎恨的陰影畫出來了。

讓那一切的陰影都沉落到深淵裏去吧！我們要生存，要活下去。爲了這生存，我們要踏過一切腐朽了的死骸和將腐臭的活屍走向那光明的世界去。

歷史不是循環的，是前進的。幾千年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我們也要着手來做，將一切存在或存在過的東西重新來估價。這樣做我們是決不會跟着那一切的陰影，「沉落」到深淵裏去了。

「勿抗惡。」

這是他常常用來勸我的話。他自然有名有姓，而且一提出他的姓名來許多人都知道，不過我以爲只寫一個「他」字就夠了。我並不崇拜名流爲什麼一定要人知道他的姓名呢？

「你一個人不承認又有什麼用？要來的事情終歸要來的。來了的事情你更沒有辦法叫牠不來。强國把弱國的領土奪去也是如此。我們還是好好地利用時間來做點自己的事情罷。」

他常常坐在沙發上，安閑地摩弄他的小鬍子，慢騰騰地勸我。

他說的「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他卻從不曾對我說明過。我問他，他也只是支吾地回答着。不過有一次他曾表示他現在所做的就是「自己的事情」只有這一次，而且後來又謙遜地說他並不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是一個愚蠢的青年。即使我自己不承認，至少他已經有了這種看法。因爲他好幾次惋惜地對我說過，他有一個很得意的姓顏的弟子，比得上孔子的顏回，可惜很年青就死了，此後再沒有一個能夠完全承受他的學問的人。還有一個方雲先，正準備着去應庚款留英考試，但這個青年究竟差一點。至於我呢，我簡直差得太遠。

話雖是這麼說，然而他對我依舊很好，他時常用種種的大道理來勸我，和我談許多話，眞心地告訴我許多事情。

他的朋友不算少，但常去他家的卻沒有幾個，恐怕我要算是去得最勤的一個了。也常有一些青年到他家去領教，不過去了一次後就不見再去。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

也曾想過幾次：我自己也是青年，為什麼我卻常去他家呢？其實這裏面一定有原因，也許是因為他對我好，也許是因為我好奇。

他有一個漂亮的太太，比他年青。這是第二個了。但這也是不足為奇的。許多有地位的學者教授都有着年青的太太。他的情形也和他們一樣，他和太太間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壞。我不曾看見他們吵過架，但我總覺得他們夫婦間缺乏一種真摯的熱情。彼此很客氣，但也很冷淡。雖然他當初追求他的這個女學生時也曾發狂了好些時候，然而現在一切都平靜了。他平安地做了她的丈夫。法律上的手續一點也沒有欠缺。他依舊是一個很有地位的學者和教授。

太太喜歡跳舞，他有一個時候也常去跳舞，但是現在他不常去那些高等華人的跳舞廳了。太太卻依舊常常到那地方去，他不和她同去時就有別的朋友陪伴她，那是一個很有名的英國文學教授，一個官費的留美生，說起來也還是他的學生，曾聽過他半年的

課。

每次這位學生陪着師母出去跳舞的時候，他就躺在沙發上對我絮絮地發揮他的大道理了。

「勿抗惡。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理由。滿洲國也是這樣。所謂惡有時也是必需的，過了那時候牠就會自己消滅了。你要抗惡，只是浪費你的時間。你應該做點實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沒有用，而且這不是你的本分。你們年青人太輕浮了。眞是沒有辦法。」

我雖然比較還能夠忍耐，但也禁不住要生氣了；我就不客氣地反問他：「那麼你又幹了什麼實在的事情？你就不算浪費時間！」

他倒也有些鎭靜工夫。他一點不生氣，卻半得意半嘲笑地回答道：「我？我做的事情多着呢！我在讀書。我整天整夜地讀書思索呢！比你們都用功！」

我相信他的話。他有着這一所王府般的住宅。而且有着一間極華麗極舒適的書齋，當然可以整天地關在那裏面。他的藏書的確不少，一個玻璃櫥一個玻璃櫥地裝着，陳列在寬大的客廳和寬大的書齋裏。而且每一本書的裝璜都是很考究的。裏面英文書不少，但中文書也很多。

「我勸你還是多多讀書罷。這是很要緊的。一個人少讀書是不行的。中國現在需要的就是埋頭讀書的人，牠用不着那般空喊着打倒這打倒那的青年。我讀了這麼多的書，還覺得不夠。你們年青人不讀書怎麼行！要收復東北，也得靠讀書。」他帶了點驕傲地說教。

說到讀書上來，我只得閉口了。他讀過那麼多的書，而我所讀過的連他的藏書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實恐怕還只有百分之一！聽了他的這番讀書救國的大道理，我不覺帶了欽佩的眼光看他，我很奇怪他這瘦小的身軀裏怎麼裝得下那麼多的書本。

「要寬容，要尊重別人。沒有絕對的惡。在我們中國，各種人都該尊重，他們的努力都是有用的。每個人都該守本分地埋頭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你應該好好地用功讀書，不要管別的事情。你還是好好地準備着畢業後去應庚款考試留學英美罷！」

我聽了他的教誨，告別回來走進公寓裏剛剛打開自己的房門。看見那窄小低溼的房間，我忽然想起了 Boxer Indemnity Student 這個稱呼，（我聽見一個英國人輕蔑地這樣叫過，）不知怎樣總覺得渾身不舒服。他竟然拿這個來做我的理想！對於他的話我漸漸起了反感。我看我的小書架，那上面只有三十多本破書，而且有幾本還是從圖書館借來的。我怎麼能夠和他相比呢？我沒有他那種環境。

「環境算什麼？苦學能夠戰勝一切，學問的宮殿不分貧富都可以進去。」他常常這樣鼓勵我。

他的話說得倒漂亮。所有他說過的話都是很漂亮。他從不去想一想這離事實究竟

是遠或近。我一走出他家的大門，我就有些疑惑他的話，一走進自己的房間我對他的尊敬就動搖了。

有幾次我眞正下了決心：說關起門讀書罷。但是我的房間和他的書齋不同，我雖然關起門，心還是照舊地跑到外面世界去。我關了書本來思索，我的思想卻走得更遠，而且更大膽，我差不多把他的全部道理都推翻了。我連學問的宮殿的大門也不想用手去挨一下。

說句老實話，我對他的尊敬一天天不停地減少着。我有好幾天，不，一個多月，不到他那裏去了。於是他寄來一封信。

他的信也有一種獨特的格式，不僅格式，而且連話句，思想都像是從幾百年前的舊書裏抄下來的。他寫了許多漂亮的話，無非問我這許久爲什麼不到他家裏去。

爲了好奇也許還爲了別的緣故，我這下午便到他那裏去了。他的聽差對於我素來

很客氣，並不通報就讓我大步走進去。

院子裏盛開着各種花草。一個葡萄架搭在中間。一個多月不來，景象也有些改變了。在客廳的一角他的太太正和英國文學教授親密地談話。她都麗地打扮着，大概是新從外面回來或正預備到外面去。

他們不會注意到我，我連忙把脚縮了出來。我不去打攪他們。我知道那位英國文學教授很崇拜她。據說英國文學教授會寫了好幾首英文詩獻給她，甚至有人說過他們中間有着柏拉圖式戀愛的關係。這都是可能的，而且很自然的。英國文學教授相貌漂亮，年紀青，談吐又討人歡喜。這樣的人和她在一起是相配的。恐怕那做丈夫的他也沒有別的話可說罷。

我逕自進了他的書齋。他安舒地坐在小沙發上，手裏拿了一卷線裝書搖頭擺腦地低聲誦着。

「你來了！」他放下書微笑地招呼我。看他那神氣，他似乎很高興我來。

「一個多月不見，你的學問一定大有長進。這些時候你一定讀了不少的書。」

我老實地告訴他這一個多月裏，我沒有從頭到尾地讀完過三本書，這使得他非常地吃驚了。

「那麼你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呢？你們年青人這樣不知愛惜地浪費時間眞正可惜！」

一個多月不見面，現在我得了他的信纔來看他，他劈頭就對我說這樣的話！我心裏有些不高興，便嘲笑似地反問道：

「那麼你呢？」

「我麼？我最近買了一部很好的明人小品。」他似乎並不覺得我的話有些不恭敬，他很得意地拿起那本書，指着牠對我說。「這是一部很難得的書。明朝人的文章寫得眞

好，尤其是他們的生活態度。這部書你不可不看。」他說着就遞了那書給我。

我把書接到手翻了幾頁，是個袁什麼的著作，我也不去管牠，只是輕蔑地搖搖頭，把書遞還給他，不說一句話。

他瞪了我一眼，顯然他看出我的態度了。他不滿意我，但他能夠寬容，能夠忍耐。他依舊溫和地不過帶了點責備地對我說：「怎麼？你們年青人總是看不起這看不起那的，其實人家事事都比你們强哪。這樣的好書，你們很難有機會讀到。現在給你，你不肯正眼看一下！這態度是不行的！」

自然我的態度和明朝人差得很遠，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夠寬容，不能夠忍耐，我自己也知道。

他看見我不說話，以爲我信服他的道理了，便又高興地說：「我還買到一個宋磁花瓶，的確是宋窰。可惜你不懂。」

他這一次並不把花瓶給我看，因爲他知道我不能認識牠的價值。

「年青人應該用功呵。我們祖宗留下的寶貝眞多。做子孫的要是不能夠認識牠們，還是多麼可羞的事，所以我勸你多多地用功。學問是無止境的。年青人除了用功讀書外還有什麼事情可幹呢？」他很清楚很有把握地對我這樣說教，同時他威嚴地摩弄他的小鬍子。

從前有幾次我對他的這種話也曾用心地傾聽過，可是如今聽起來總覺得有些不順耳了。特別在今天我的性情有了改變，我不能夠忍耐。明朝什麼宋朝什麼已經把我的頭腦弄昏了。我生氣起來：他爲什麼要把我找來這樣地麻煩我呢？我開始明白那些青年到他家來一次就不再來的原因了。

「先生，你要知道我今年纔二十三歲呢！」我忍不住這樣叫了。

「二十三歲正是用功的時候。青年時代的光陰是很可寶貴的，」他依舊諄諄地勸

導我，他好像完全不了解我的心理。

「那麽我還用得着管明朝人寫了什麽書？宋朝磁器有什麽價值？那只是你們這種人幹的事情！」這一次我是很不恭敬地說了。

他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臉色立刻變了，紅一塊白一塊；寬邊眼鏡下面的眼睛惡狠狠地望着我；微微喘着氣，嘴一下張開，一下又閉着，好像有話要衝出口，但又沒有衝出來。

看見一個寬容論者生了氣，我倒快活地暗地笑了。我起初打算就在這時候走開，然而如今我卻願意留在這裏殘酷地細看他的怒容。我知道一個勸人忍耐的人的怒容和明板書一樣，人很難有機會見到。

「你去罷，」他掙扎了一會兒，終於嘆了一口氣，對我揮手道。

我就坐在他的對面，並不移動身子。我甚至更冷靜地細看着他的面容。我有一個念

頭，這念頭是很殘酷的。

他兩三次揮動着手，看見這沒有用處，便也不作聲了。手軟軟地落下去，眼光漸漸變得溫和了。他的臉上的表情也由憤怒變到了懊惱。

「寬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罷，」我諷刺地自語道。這時候我的眼睛並不放鬆他。

「不用再說了。你們年青人很殘酷，一點小事情也不肯放鬆。這次就算你勝利罷。但是你將來總會有懊悔的日子，你會明白我的話不錯。」他居然自認失敗了。我戰勝了他，我覺得很痛快。

我哪裏有耐心去聽他的話，我完全在想別的事情。我對他的尊敬這一次就完全消滅了。

「你記住我的這些話。你將來會明白。我年青時也是你這樣子，我現在卻知道了當

切的錯。你將來也會後悔。你辜負了我的一番好意。」像最後的掙扎似地他還努力來開導我。

我記起了。別人告訴過我他從前的確寫過文章，勸人不要相信存在的東西，勸人在惡的面前不要沉默，勸人把線裝書拋到廁所裏，把古董賣給外國人去……還有許許多多激烈的主張，而且那時候他完全用另一種文體寫文章。這些事情我決不相信，我也不把牠們放在心裏，因爲這和他現在的一切差得太遠太遠了。固然時間會使人改變，但我不相信在十幾年裏面一個人會變成一個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然而這一切如今都給他自己的話證實了。這一下巨步究竟是怎樣跨過去的！這簡直是一個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蹟了。他現在還要我再來完成一次這樣的奇蹟！

我像在猜謎般地望着他的臉。我想從那上面找出一點年青時代的他的痕跡。一個圓圓的光頭，一付寬邊的大眼鏡，一嘴的小鬍子，除了得意和滿足外就沒有表情的鴨蛋

形的臉。這些只告訴我一件事情：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理由。

這一次我覺得自己的身子突然不住地伸長起來，比他高了許多。我從上面射下眼光來看他。我想，你自己也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看我？你是在分析我？」他忽然注意到了我的眼光，從這眼光他知道我的心理。他漸漸現了不安的樣子。

我點了點頭，神氣有點倔強。

「你眞奇怪。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他冒險似地說道。

「你沒有尊敬！你沒有信仰！」他加重語氣繼續說，「你什麼都看不起！什麼都不承認！」

我不大明瞭他的意思，但我已經看出來我的態度引起了他的煩惱，而且使他發見一些從未到過他的頭腦裏的事情了。

「你完全不像中國人，完全不像！」他略略搖着頭煩躁地說。

我看見他的得意與滿足給我趕走了，我看見他帶了從不曾有過的煩惱的表情說話，我感到大的興趣。

「你完全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你完全不知道我們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貝。你的思想很奇怪，很奇怪。你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吃力地說着，一對眼睛在寬邊眼鏡下面痛苦地轉動，臉色因了興奮變紅了。他這時候比平日有了更多的活氣。但我卻注意到一個陰影慢慢地走上了他的眉頭，那本袁什麼的書無力地跌在地上，離痰盂很近，他卻不會注意到。

「那麼你願意知道我現在的思想麼？」我的勇氣不停地增加着。我便挑戰般地問他道。我相信他要是知道我這時的思想，他的驚奇和痛苦還會比現在的更大。

「不，不！」他猛省地對我揮手說，他甚至帶了哀求的眼光看我。他絕望地躺在沙發

上面，顯得十分瘦小無力。

「這個人究竟還有點心肝罷，」我這樣想着，我就站起來，不再麻煩他了。

我走到門口正遇見他的太太挽着英國文學教授的膀子有說有笑地走出去，門前停着一部汽車，兩個人進了裏面就讓汽車開走了。

我站在門前，不覺又想到了在書齋裏面的他，我自己也很奇怪，今天居然和他有了這樣的一番談話。

以後的幾天裏我差不多完全忘掉了他。但是報紙上載出了他和他的太太的名字。他在一個大學裏面講演莎士比亞，說莎士比亞是如何如何地偉大，而且那個英國人死了以後就再沒有人趕得上。第二天他又在另一個大學裏講演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的價值。

他的太太的消息更多一點。譬如在一個慈善的遊藝會裏演奏鋼琴，或者某要人在

什麼花園大宴外賓時請她擔任招待，或者外國某著名文學家來華遊覽，她會陪他參觀了什麼古蹟。

從這些消息我便想起這一對夫婦間的生活來。這不能不說是很有興味的事，但過後我又覺得這有些無聊。他不是說過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理由麼？我何必去管他們的閒事。

我依舊把他的勸告拋在廁所裏。我整天整夜地浪費時間，不守本分地去做那些非「自己的事情」

某一個上午我在英文報上看見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Student 放洋的消息，晚上我走過一家戲園，無意間遇見了他和他的太太。他們正從汽車裏出來。戲園門口掛着大塊的戲牌，寫着程艷秋的紅拂傳，我知道他又在陪他的太太聽戲了。

他先喚我的名字。我只得站住了，去和他打招呼。

「你知道雲先今日放洋了麽？雲先平日很用功，所以有這報酬。你將來也可以去試試看。」他溫和地對我說，很高興，因爲雲先是他的一個得意學生，畢業以後還常和他來往，我曾在他那裏見過雲先，是一個和他同一種典型的人。

我看見他溫和地和我說話，彷彿完全忘記了那一天的事情，我也打算客氣地和他敷衍一下。我招呼了他的太太。恰巧這時候英國文學教授來了，把她擁進了戲園。他卻站在門口等我的答話。

「你這幾天讀了些什麽書？還是像從前那樣地浪費時間麽？」他依舊溫和地問我。

我剛要開口，忽然被一種奇異的感覺把我抓住了，我分辨不出是憐憫還是憎厭。我完全失了自制的能力。我粗魯地回答道：「你知道中國人民還應擔負拳匪賠款多少年？我這幾天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他的臉色馬上變了，他略一遲疑就轉身往裏面走了，不再理我。這句話大概很重地

傷害了他。

我站在戲園門口冷笑了幾聲，我想在裏面他大概在研究中國文化的名義下享受什麼罷，聽說程豔秋便是獨幕劇親愛的丈夫裏的主角。

事後我也不去找他。不過有一兩次回憶起這事情，我也覺得我對他的態度有點殘酷。他對我至少是不含一點惡意的。

一天他的信又來了，這封短短的信和他從前的信不同，裏面似乎有着他自己的感情，而且帶了點憂鬱傷感的調子。他希望我有時候也去看看他，不要故意和他疏遠。

我把他的信擲在字紙簍裏，不去理牠。但過了幾天我偶爾走過他的住宅門前，我便進去了。

這天他沒有課。他穿了件寢衣躺在書齋的小沙發裏，手中拿了一本英文小書，無精打彩地看着。

「你來了，很好。」他嘴唇上露了個疲倦的微笑，把書翻過來放在沙發靠手上。我一眼就看見那是英譯本的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他看見我的眼光落在書上便解釋道：「這幾天我專門在讀柴霍甫的小說。從前讀過幾篇，覺得沒有意思。現在我卻很喜歡牠。這的確是有價值的作品，你也可以找來讀讀。」

我打了一個冷噤。於是一個憐憫的感覺從心底升了上來。我也曾讀過柴霍甫的小說，那只引起了我的恐怖和憎厭。我受不住那種調子！裏面都是些聽命運擺佈的人！我買過兩本柴霍甫的作品，我卻把牠們當作木柴放在火爐裏燒掉了。

我坐下來，正要開口，一種莫名的憎恨突然來把我抓住了。我禁不住帶了點惡意地向他挑戰說：「你喜歡柴霍甫，大概因為你和柴霍甫所描寫的人物一樣。」

他不自覺地點了點頭，但過後他又猛省地搖着頭說：「不，不！」他用了驚疑的眼光

看我，好像我揭發了他的什麼不愉快的祕密。

「那麼連你也不願意做柴霍甫小說裏面的人物麼？」我故意這樣追迫地問道。

「你說這話有什麼意思？」他極力忍住煩惱反問我道。

「整天躲在這樣安適的房間裏，安閒地談着祖宗留下的寶貝怎樣怎樣，談着幾百年前的事情怎樣怎樣，相信着一切存在的東西……，這不是柴霍甫小說裏面的人物嗎？」

他沒有話回答了。他的臉上現了一陣痛苦的拘攣。他把眼光埋下去看地上，好像故意在躲避我的注意。過了半晌他纔擡起頭用一種無力的絕望的眼光看我，口裏呻吟般地說：「你也許有理。我是完結了。我們這般人是完結了。」

撇開了宋磁花瓶，撇開了袁什麼的著作，撇開了莎士比亞，撇開了公安竟陵派的小品文，撇開了明朝文人的生活態度，撇開了他念念不忘的「拳匪賠款，」他這一次終於

說了眞話，他自己承認他是完結了。一種嚴肅而帶點悲痛的感覺抓住我。我彷彿就站在一付剛閉殮的棺材前面。

「我看不見，看不見，在這書齋裏我什麼都看不見。呵……」他誠懇地低聲道，他說話很費力，像在和什麼東西掙扎，也許這時候他的腦裏現了什麼幻景，因爲他的眼光有些異樣。他無力地舉起右手指着那些精美的書櫥，說：「都是牠們，我只看見這些！我只知道……我只看見過去，我的周圍都是過去。……都是死的，都說着死人的話，我也重複說着……」他說下去，聲音更像哀號，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看見他的眼角裏滴下了淚珠，淚珠在他的臉頰上爬着，他並不去揩拭。這是我看見他第一次流淚，我的心軟了。我開始爲他感到悲痛了。

「那麼你不可以改變你的環境嗎？」我同情地問道。我想他既然知道他的錯誤，要改正牠，當然比較容易。

「改變環境？你說得這麼容易？」他苦痛地說。「我是生根在這種環境裏面了。我是完結了。你是比我有福的。我卻只能夠生活在這環境裏面。一天，一天，我是愈陷愈深地沉下去了。沉下去，就不能夠——。」

他忽然閉了嘴，彷彿一陣大的悲痛阻塞了他的咽喉。他開始微弱地喘息着，眼睛裏帶了絕望無助的表情。眼淚接連地沿着面頰流下來，爬進了他的時張時闔的嘴，給他吞下去了。

房間裏是一陣沉寂。院子裏也沒有一點聲響，沒有一點風。這沉寂眞正可怕。好像一切的運動已經停止，這世界已陷入靜止的狀態，牠的末日就快來臨了。

我坐在他的對面。他的喘息聲直往我的心上撲過來。沒有別的響動來阻礙牠，彷彿這世界裏就只有他的喘息，一個絕望的人的無助的喘息，這是何等地可怕。空氣變得非常沉重，一刻一刻地壓下來，逼近來，我開始感覺到呼吸困難了。我連自己的心跳也聽得

見。這房間就像一座古墓。我想他每天每天埋在這裏面，聽着自己的心跳，讀着那些死了的腐儒的著作，怎麽不能够保持着活人的氣息呢？這時候我對他的將來不能够再有一點疑惑了。一個堅定的命令般的聲音在我腦裏響着：他是完結了，無可挽救地完結了。

他不能够說話，我也不作聲，我知道話語如今是沒有用的了。我很想走，但我並不移動身子，我彷彿在等候着一個慘痛的災禍的到來。

不一會功夫，忽然空氣震動起來。汽車的喇叭打破了這難堪的沉寂。我在房裏聽得很淸楚：汽車開到大門口就停止了。我知道他的太太回來了。但他卻依舊無力地躺在沙發上，好像沒有聽見一般。

於是兩個人的脚步聲和談話聲就在我耳邊響起來。不一會他的太太穿着一九三四年的新裝，滿面春風地走了進來，在後面就跟着那有名的英國文學教授。

他一看見太太進來，他的臉色馬上就改變了，接着舉動也改變了。他帶着笑臉去和

她應酬。她是一個交際明星，對他的丈夫也會用交際手腕，不消幾句話她就把他弄得伏伏貼貼，而且有說有笑了。我沒有功夫看這種把戲，就趁這機會告辭出來。

回到家裏我想到他，就彷彿看見他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沉下去，沉下去——於是沉到深淵底看不見了。我只記着他的一句話：「我是完結了。」，

我也不再去看他，因爲在我的腦筋裏他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我相信以後除了他的死訊外我不會再在報紙上或別的地方得到他的消息。

然而使我很驚奇的，過了幾天報紙上就記載着他在某大學講演明朝文人的生活態度。再過兩天又知道他和某莎士比亞專家組織什麽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團體。接着又看見他寫了叫做什麽程艷秋主義的文章。兩個多月以後他標點的袁什麽的著作出版的預告又在報上登出了。又過了半年的光景，我就聽見人說他做了某某部的一個領乾薪的委員，這某某部也許就是教育部，不過我並沒有聽清楚。從這看來他大概努力在

往上浮往上浮，但是實際上他卻越發沉下去，沉下去了。

關於他的太太的記載報紙上刊登得很多；畫報上也常常印出她的照片，下面還附加了一些按語。最後一個消息是她和她的丈夫決裂，同那個有名的英國文學教授結伴到美國遊歷去了。這年正是英國文學教授在大學裏的休假期，預定了到哈佛大學去主講現代中國文學。

我知道這事情會使他受着一個大的打擊。但我也不去管他。我早把他當作另一個世界裏的人了。

然而又一件使我驚奇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太太赴美後不到十個星期，他就寄了一張和某女士訂婚的通知來。更奇怪的是再過兩個星期報紙上就載出了他的死訊。事情竟然變化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報紙上刊載了不少哀悼他的文章。好些刊物爲他出了特輯，刊印着他的種種的照

片。從那些文章看來，似乎所有認識字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大家一致地說他的死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大損失。連那些不認識他的人也像寫哀啓一般地爲他寫了傳記。

但是我，我雖然也爲他的死嘆了一口氣，但是我卻不曾感到些微的損失。並且我倒爲自己慶幸，那「勿抗惡」的聲音是跟着他永遠地死去了。

長生塔

「從前有一個國王……」

父親總是這樣開始地講故事。

「國王，你總是說國王，國王究竟是什麽呢？」

有時候我就忍耐不住地這樣問他，因爲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東西。

「國王……就是那個終日坐在宮殿裏的戴着王冠的怪物呢？」

父親費力地想了一會兒纔這樣簡短地回答我，於是便繼續講起故事來。

這時候我們的船泊在岸邊一株樹下。父親坐在船頭安閒地吸煙；我躺在船中間，兩隻眼睛仰望着充滿了燦爛的雲霞的西邊天空。一些遠山若隱若現地掛在天際，彷彿是

幾片出色的雲彩，幾隻漁船正張着帆從海面上回來，從這裏看好像是幾隻模型的小船擺放在湖水上。浪輕輕地敲着岸，發出單調的聲音。一切是平靜而安閒，在這其間那溫和的夜伴着父親的溫和的聲音漸漸地來了。

「從前有一個國王，是一個很能幹很有本領的人，他的臣子沒有一個不深深敬服他；他統治着很大的地方……」

「那麽國王都是很能幹很有本領的嗎？」

我禁不住這樣打插地問道，因爲故事裏的國王總是很能幹很有本領，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不過是故事罷了，誰對你說過眞有那樣的人？」父親回答了，又繼續說下去。

「——偉大的國王呀！萬能的國王呀！無數的臣子都這樣誠心的歡叫道。這些歡呼

聲送進了國王的宮殿裏。國王不覺歡喜地摸着他的鬍鬚微笑了。

「——願國王萬歲，萬歲，萬萬歲呀！許多敬服國王的臣子常常跪在宮殿外面諂諛地歡呼禱祝。他們的忠誠更使國王高興了。國王把他們全都封了官。他們感激地謝了恩，快活地回到家裏，以後更忠誠地到國王那裏去歡呼禱祝，去伺候國王。他們很是得着國王的歡心。

「這樣子在這國度裏官就突然加多起來了，眞是多了許多。國王也很高興，因爲官加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加多，也就表示這國度裏更是太平了。這許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家包圍着國王，忠誠地伺候着他，使得國王的快樂一天天增加起來。」

我聽到這裏就不平似地起了疑問了。我便問道：「父親，難道做官便是這麼容易的事？」

這時候雲霞已經消滅了，天空成了一片淺灰色。天邊還有一點光亮。景色漸漸模糊

起來。浪聲較前響亮一點，繫在那株樹幹上的我們的船微微動搖着。我掉頭去看父親的臉，在父親的臉上我看不出什麽表情，一層淡淡的夜色籠罩着他的臉。烟頭已經快燃完了，他把牠擲進了水裏。他的聲調也是很平淡的。這故事好像和他沒有一點關係。這樣使我對於這故事的眞實性也不禁懷疑起來了。倘使父親不再繼續說下去，我就會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麽國王，什麽官，什麽臣子，全都會消滅了。

「容易？你說容易？要做到忠心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呢！」父親的話也許有道理，但我也不去管他，就讓他說下去罷。

「這位偉大的國王在宮殿裏生活着，自然是過着最好的生活，什麽也不缺乏。各地方的好東西都運到了宮殿裏來；各地方的美麗的女人都被選作了他的妃子。爲了修造更多更好的宮殿和花園，全國的最出色的木匠都被召了來。什麽最困難，最被人認爲不可能的事情，都在國王的命令下做出來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國的力量做出來的。總之，對

於國王決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從這個妃子的房間走到那個妃子的花園；聽了這個大臣的歡呼，又去聽那個大臣的諂諛。也沒有戰爭，因爲國王的威武已經使鄰國敬服了。將軍常常在宮殿裏陪着國王下棋聽戲。在宮裏每天都有最好的戲班表演着最有趣味的戲。總之，宮殿是那樣富麗堂皇，宮殿裏的生活是那樣豐富快樂。國王和他的數百個妃子，和他的許多大臣將軍眞個在酒池肉林一般的供給裏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親的聲音有點憂鬱起來了。我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他的眼睛擡得高高的，彷彿在看遠處，但天邊除了最後的一線光亮外，便再也沒有什麼了。

「是的，在宮殿裏是快活的，溫暖的，幸福的，但是在遠遠的地方，譬如在山裏，在海邊，在那些國王看不見走不到的地方，就有着許多寒冷的小屋，那裏面住着無數的賤民。他們給國王做了種種勞苦的事情，他們從前給國王打過仗，給國王運過木料石頭，給國王修造過宮殿花園，給國王供給了種種衣食上需要的東西。但是他們沒有資格做官，卻只

是疲倦地回到小屋裏，過他們的寒冷的生活。」

「那麽他們爲什麽不跪到宮殿前面去歡呼『國王萬歲』呢？」我覺得奇怪地問起來，眞正有些兒不明白。

父親似乎在憂鬱地微笑了。他伸手撫摩了我的頭憐憫似地說：「聰明的孩子，他們倒沒有這個念頭。不過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們沒有這個時間。他們整天裏就忙着做種種勞苦的事情。每晚他們疲倦地回到了家裏就只知道寒冷和饑餓。」

父親忽然換了堅決的語調說下去：「我們且放過這般不幸的賤民，現在還是來說那偉大的國王罷。國王是快活的，偉大的，萬能的。他滿足地過着他的日子。他完全想像不到世間還會有什麽不幸的事情。在幸福裏日子是過得很快的，就像我們面前的流水一般。

「於是一件先前誰也不會想到的事情慢慢地來了。老和病這兩樣東西，雖是貴爲

國王，也免不掉。金錢，權力，幸福，在這方面也沒有多大的效力了。國王的身體一天天地衰弱起來，雖然有幾個很出色的御醫給他診斷，雖然他服了種種名貴的補藥，雖然有許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爲他的健康祈禱，這一切都不能夠阻止那個自然的生理的現象。他的頭髮漸漸在落了，牙齒鈍起來，眼睛有些昏花了。體力也有些不濟事，常常無緣無故地疲倦起來。國王爲這些現象開始焦心着。從衰老他便想到了死，他漸漸明白便是做了一個偉大的國王也免不掉要死的事情。他的歡樂的面顏上開始出現了憂愁的顏色。他感到大的不滿足，大的不安了，尤其是因爲他沒有一個可以承繼他做國王的太子。這焦心一天天地增加着，妃子的安慰和勸解，大臣的諂諛和祈禱，都不能夠使國王安心，他終日被那死的祕密糾纏着。死的祕密把他的一切的快樂都奪去了！

「——怎樣纔能夠長生不死呵！國王常常在心裏這樣想着。爲了這個他便派了人到各地方去尋求長生的仙藥，因爲他的出色的御醫們在這事情上已經用盡他們的力

量了。他的專使也會到過山裏，到過海邊，就是那般賤民住的地方。

「聽說是國王的專使來了，又知道是來尋求長生藥的。那般賤民便不禁大大地喫驚了。他們就對專使們說：『你們跑了這麼遠的路來找長生藥？我們這裏卻只有速死的方子！怎麼國王他居然會想長生，我們卻只願意能夠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聽了這樣的話，那些專使也同樣地大大喫驚了。他們看見了那地方的情形，他們把那些只願意速死的賤民當作了魔鬼一般，便連忙逃開了那汚穢可怕的地方，而且臨去時耳邊還留着一些怨憤和悲泣的聲音。

「離開了山和海，那些專使又能夠在什麼地方去求長生仙藥呢？他們走遍了這個國度，問遍了在這國度裏所有的有名望的人，卻始終找不到長生的仙藥。有幾個年高有德的人告訴說，這樣的仙藥從前的確是有過的，而且藏在那長生的寶塔裏，可是如今失傳了。連寶塔在什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便是他們自己也只是彷彿聽見祖父們說起過

長生塔倒塌的事。

專使們只得空着兩手回去了。從各地方回來的專使都是一樣地得不着一點東西。這事情使得國王起初很憂愁，結果就大大地發怒了。在他所統治的這麼大的國度裏居然會沒有長生仙藥的事情，使人太不能夠相信了。一定是那些專使們不努力，不忠心，或者他們簡直就沒有去尋求過——不僅國王這樣想，那般大臣也是這樣地說。於是國王便下了懲罰的命令，把那些專使們殺的殺，放逐的放逐。過後又派遣了第二批的專使；這一批專使都是從那些忠心的臣子裏面挑選出來的，而且出發的時候還得了國王的豐厚的賞賜。

「這一批專使也走遍了前一批專使所走過的地方，也得着同樣的結果。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的人，他們知道不帶點東西回去是不行的。於是每個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藥草，他們就說這是長生的仙藥，帶回去獻給了國王。

「望着面前的那許多奇怪的仙藥，國王心裏眞是快活極了。爲了這事情宮殿裏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那些專使也得了更多的賞賜，並且還陞了官。」

「然而那究竟是不是長生的仙藥呢？」我感到興趣地高聲叫了起來，我的眼前彷彿就放着那許多奇形怪狀的古怪的藥草。

父親歇了歇，慢慢地燃起第二支烟，火光一亮，他的多皺紋的臉在黑暗裏現露了一下，那張生滿着鬍鬚的嘴安閑似地吸着烟，我看着那張嘴，很想馬上把那嘴裏所包含的祕密全都知道。

但是父親微微一笑，回答說：「孩子，不要打擾我，這不過是故事，你聽說下去就行了。長生的仙藥在這世間恐怕是不會有的罷。總之那位國王把那許多古怪的藥草全都依次喫下去了。然而結果呢，他的身體不但不會强健起來，反而是一天天地更加衰弱了，連記憶也漸漸壞了。

「看見所謂長生的仙藥沒有一點效果，而且國王的身體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將軍們也開始恐慌起來，一則因爲國王心裏不快活，許多事情都難辦；一則想到失去了這樣一個偉大的國王以後，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處理他們的生活。至於那些因獻仙藥而陞官的大臣們的恐慌是更不消說了。然而他們除了祈禱歡呼說諂諛的話而外，對於國王的健康的事情就再沒有一點辦法。他們常常暗地裏思索討論，終於一個賢明的老臣想出了一件事情，他說長生藥之所以不靈，全是因爲那些住在山中和海邊的賤民從中作祟，他們一定在暗暗地用什麼邪術詛咒國王。

「——呵，不錯！他們果然說過對國王大不敬的話！一定是他們詛咒國王，我就聽見過他們的怨言！」一個做過那求藥的專使的大臣這樣附和說。

「——那麼，沒有疑問了，一定是的。那般賤民因爲從來不曾得過國王的好處，所以恨他。」眾人齊聲附和着這個發現，於是就將這個發現去告訴了國王。

「國王素來就不喜歡賤民，因爲大臣們曾對他說過那般人的種種的壞話，而且國王自己也偶爾看見過那種衣服汚穢相貌悲戚的人，他尤其不高興的是他們不知道禮貌，不會對他跪着歡呼萬歲。國王聽見大臣的話，自己一想果然不錯，也不再考量，就下了一道懲罰賤民的命令。於是哭聲就更響亮地充滿在山中和海邊了。笞刑，饑餓，放逐，這就是對於那般不幸的賤民的懲罰。而他們裏面年青美麗的女人也就被送到大臣們家中去做婢妾了。

「但是這事情過了幾個月後，國王的病體依舊沒有起色，而國王的脾氣卻越發變壞了，常常無緣無故地將妃子和大臣將軍責駡；爲了一點小事也會將一個臣子重重地懲罰。這時候不僅他自己十分焦心，妃子和大臣將軍們也是非常憂慮着。後來還是那個賢明的老臣獻了一個方策——把那傳說倒塌了的偉大的長生寶塔重建起來，讓國王住在裏面修道，在這裏面國王不僅可以免除一切人間的詛咒，並且還可以接觸天空的

神聖的靈氣。這座塔裏的一切布置應該全是最聖潔，最精妙，最莊嚴的，而且全是年代久遠的供神的東西。在長生塔裏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長生。

「——好，馬上就給我修罷。國王高興地叫起來。

「——但是這樣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纔修得好。一個年青一點的大臣冒昧地說。

「——十年？你想我還能夠等到十年後嗎？你這混蛋！國王的臉色馬上陰沉起來，他發怒着，就順手把桌上的什麼東西擲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將軍們怯膽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說一句話。

「——我想三年總夠了。最後還是那個賢明的老臣斗膽地說。

「——我說非給我在一年裏修好不可。要知道無論多大的代價我都不顧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裏面修好。國王堅決地說罷就轉身走開了。他到他最心愛的那個妃子的

花園裏去，告訴這個好消息。

「國王的話是法律，不服從他的話便是犯罪。誰也不敢再遲疑了。於是大臣將軍們便聚集起來商量修建長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着那賢明的老臣，怪他不應該憑空地造出什麼長生塔的故事來。

「老臣這時候已經熟思過了。他帶了一種近乎殘酷的微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這有什麼值得發急。你們各位忘了我們國裏還有着那麼多的賤民呢，反正國王說過並不顧惜任何大的代價。』

「——好罷，就這樣做！大臣們彼此會心地一笑。

「就從這天起徵發的命令下來了，成千成百的賤民絡繹不絕地像囚犯一般從山裏從海邊被押到京城裏來。建塔的工作便這樣地開始了。

「饑餓和疲勞折磨着每個人，這工作簡直不是人力所能夠勝任的。所以在最初幾

天裏便逃掉了好幾十個賤民。但這樣一來卻使得那些留着的同伴們的待遇變爲更加惡劣了。將軍們的威風在這時大大地顯露了。每個賤民都被加上脚鐐，還有兇惡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邊監督着。

「這時候是在冬天，雪落着，道路都凍冰了。每個賤民的手凍壞了，又給石塊磨出血來，脚也是這樣。雪地上到處都是血跡，血和雪混成了一塊。在這困難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來，第一層的每個基石上都染着賤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夠停止的。夜裏也要輪班地做。於是修塔的賤民有的凍死了，有的餓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有更多的新人來代替。他們搬着石頭，拿着斧頭，拿着鰵子，爬在梯上的時候，大家都唱着歌，但這歌聲裏沒有快樂，只有哭泣，只有怨憤，只有詛咒。

「國王的宮殿就在對面，這種歌聲也傳進國王的耳裏了。他叫了大臣將軍們來問：

『是什麼聲音呢？』

「——是那些修塔的賤民的歌聲。大臣將軍們惶恐地回答着。

「——哦！國王的臉陰沈着，略略點了頭，不再說什麼了。

「從這時候起，無論什麼時候國王的耳裏都響着這樣的歌聲。晚上睡在他心愛的妃子的床上，也會被這歌聲吵醒。這歌聲擾亂了他的腦筋，幾乎使思索也成爲不可能的事情了。起初他還只是討厭，後來就有些害怕起來。這是詛咒，是怨憤，是哀泣，他漸漸地明白了。

「一天午後國王躺在床上，突然喚了大臣將軍們來，又問道：『是什麼聲音呢？』

「——那些修塔的賤民在唱歌。大臣將軍們依舊惶恐地這樣回答着。

「——他們爲什麼就不願意我長生呢？他自語似地說着，接着又憤怒似地叫了兩個『殺』字，於是就閉上了眼睛在養神。

「大臣將軍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問話來驚擾他。他們只知道國王的話

是法律。他們出了宮殿，馬上就在修塔的賤民中間選出一批年老體弱的來，不由分說地殺掉了。

「但是賤民的歌聲依舊繼續着，他們似乎不唱歌就擡不動石頭，拿不起斧頭。過一些時候國王又在床上叫出了『殺』字。

「這樣地殺了五六回，塔還沒有修好，國王的身體就壞到幾乎連起床也不能夠了。

「——長生塔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修好呢？國王時時刻刻在床上唸着。這時候春天早已過去，夏天也已過去，秋天剛剛來到，塔也還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層。

「有一天那位賢明的老臣看見國王的身體實在不行了，便和別的大臣將軍們商量道：『就造到這裏爲止罷，不然恐怕這塔會成爲沒用的東西了。』大家同意着。於是他們便進宮去報告十天以後國王就可以登那長生塔了。

「這十天內大臣們拚命地布置一切，而且很早他們就差遣了專員到各處的大廟

裏去搜羅供神的寶物，甚至花了高價渡海到東方的國家裏去尋求，這時候天天都有專員從各方回來，而且沒有一個人不是滿載着寶物回來的。

「十天以後二十二層塔裏的布置全都完備，但國王卻已經是整整有三天不能夠起床的人了。聽說要登長生塔，他居然用了最後的努力掙扎着走下床來，給妃子大臣將軍們扶着勉強走進了那堂皇偉大的寶塔。

「——眞是一座偉大的神聖的寶塔呵！不僅是國王，連每個妃子每個大臣每個將軍都禁不住這樣地讚嘆了。塔裏的布置一層勝過一層，一層比一層精妙，莊嚴。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個病弱得快要死的國王看見這可以比得上西方極樂世界的景象，也不覺寬心地發出這歡呼了。他由許多人扶持着極其勉強地終於登上了最後的一層。

「孩子，我應該用怎樣的話來形容那第二十二層塔裏的布置呢？據說是任何凡人

的腦筋裏想像不出來的那樣的精妙，莊嚴，那一層塔是人間建築中最高的東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像進了另一個新奇的，聖潔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那天堂的門似的。

「這時是早晨，天空是那樣清明，日光是那樣燦爛，空氣是那樣新鮮。宮殿在對面，從塔裏看下去簡直成了玩具般的渺小的東西了。在塔的周圍像螞蟻一般的那無數忠心的臣子跪拜着，高聲歡呼着國王萬歲。

「——我的性命一定有救了！當那新鮮的溫和的空氣愛撫似的觸到國王的瘦臉時，他不禁歡慰地又一次這樣歡呼了。同時萬歲的呼聲接連不斷地低低地送到他的耳裏來。

「——每個人都陞官呵！國王快活地側頭對那賢明的老臣說。每個人的臉上都現了喜色，每個人都跪下去謝恩。這消息傳到了下面去，於是更大的歡呼聲便起來了。

「國王高興着，妃子們高興着，大臣將軍們高興着，一切的臣子們都高興着。只有在

那山中，在那海邊那些賤民仍舊在悲哀地痛哭，詛咒。但他們的聲音是沒有人能夠聽見的。

「然而一陣可怕的大的崩裂的聲音突然在這時候響起來了。在一刹那間，那座精妙莊嚴的二十二層的寶塔就開始散開來。這事情來得太突然，使得每個人都沒法防備。國王剛發出了他的最後的一聲驚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層塔的石頭從很高的空中跌落在地上了。

「那時候的騷亂的情形是不必說的。每個人只顧着自己地逃命，也沒有人再去管那偉大的國王了。總之，不到多大一會功夫，那座精妙莊嚴的長生寶塔就帶着牠裏面的可以和西方極樂世界相比的布置全部崩裂了，只剩下來無數的石頭，每一塊石頭上還留着建塔時那般賤民的血跡，在秋天早晨的陽光下面燦爛地發亮。

「長生塔的故事就這樣地完結了。」父親擲了第二支烟蒂在水裏，疲倦似地長長

地嘆了一口氣。這支烟還只燃了一半，他就忘了吸，只顧起勁地說着話，現在又不自覺地將牠拋棄了。他平常吸烟時並不是這樣。「但是，父親，那樣偉大的塔怎麼就會馬上倒塌了呢？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鬆了一口氣，但對於父親的似乎還未完結的故事感着不滿足，所以盤問似地這樣說了。

「孩子，沙上建築的樓台從來就是立不穩的，」父親確切地回答說。「而且這不過是故事……我們上岸去罷，我想你該是很瞌睡的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罷，不要去想什麼國王和他的長生塔，免得今晚會做惡夢。記着那不過人們編造出來的故事罷了。」

父親說着就站了起來。但是從他的聲音上猜想，這故事又像是眞實的，並且和眞事一樣地使他起了那樣大的感動。

我們和平時一樣，父親拉着我的手上了岸依着大熊星給我們指的方向慢慢兒走回家去。

「這樣的事一定是有過的罷，」我心裏不住地這樣想着。

化雪的日子

初春的微風吹拂着我的亂髮，山脚下雪開始在融化了。

化雪的日子是很冷的。但是好幾天不曾露臉的太陽在天空裏出現了。因了這個，我便披上大衣沐着陽光走下山去。

寂靜的山路上很少有行人。雖然這裏只是一個小小的山坡，離城市又很近，但是平時上山的人並不多。住在山上的人似乎都少有親友。他們除了早晨下山去買點食料雜物外，便不大和山下的人往來。山居是非常清閒的。

我因爲神經衰弱，經不起城市的喧鬧，兩月前便搬到這山上來。在這裏生活成爲很有秩序的了。一天除了按照規定的時間吃飯睡覺外，不做什麽事情。我喜歡一個人在山

路上散步，但有時候我也喜歡下山去找朋友談談閒話。在這沒有一點波濤的安靜的山居中，我的身體漸漸地好起來了。我自己也有些覺得。

身體一好，精神也跟着好了，心情也快活。對於生活我感到了大的興味。我覺得心裏充滿了愛，我愛太陽，我愛雪，我愛風，我愛山，我差不多愛着一切。

因了這個，我便披上大衣踏着雪沐着陽光走下山去。

山路上積着雪，還沒有融化，不過有了好些黑的脚印。我愈往下走，看見脚印連起來，成了一堆一堆的泥淖。我愛聽皮鞋踏在雪上的聲音，總擇了雪積得最厚的地方走。沐着陽光，迎着微風，我覺得一個溫暖的春天是向着我走來了。

我走了一半多的路程，剛剛在一所別墅門前轉了灣，便看見一個女人迎面走來。我一眼就認識她，站住叫了一聲「景芳。」我知道她一定上山去找我。

景芳埋了頭走路，聽見我的聲音，她擡起頭，應了一聲，急急跑過來。

她跑得氣咻咻的，臉紅着，上面留了一副怒容。她一把抓住我恨恨地說：「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

我看她這樣子，聽她這口氣，我不用問便知道她又和她丈夫吵架了。我想我又應該花費半天功夫去勸慰她。

「好，回到我家裏去坐坐罷，」我微微皺着眉頭對她說。我便陪伴她回頭往上山的路走。

她跟着我走，在路上她卻不開口了，我看見她依舊紅着臉，嘟起嘴在生氣，時時把皮鞋往雪上踢，彷彿肚裏有許多怨忿的話不會說出來。這一次的吵架顯然比往次厲害。我一個人在心裏打算：他們夫婦像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我也看得出來，他們吵過一次架，感情就有一次變化。每次總少不了我的勸解，然而兩人中間的裂痕卻一天天地大起來了。

他們的吵架和平常夫婦間的吵架是不同的。在他們中間從不曾發生過打罵的事情，最常有的是故意扳起面孔或者一個人生自己的氣給對方看，使對方受不住。有時候也針鋒相對地辯駁幾句，但其中的一個馬上就跑出去，使這場爭鬧無法繼續下去。

這樣的事情我看得很多了。每次，也許有例外，妻子和丈夫都先後到我這裏來訴苦。我照例和他們談很久，等他們氣平了纔送出去。但我始終不知道他們爲了什麽事情吵架。據我看來，他們好像是無緣無故地吵着架玩。

說他們是一對愛吵架的夫婦罷，不對，兩個人的脾氣都不算壞，都是有教養而性情溫和的人。就拿每次的吵架來說罷，起初每人對我說幾句訴苦的話，過後就漸漸歸咎到自己，怪自己的脾氣不好，不能夠體諒對方。女的說這等話時大概是眼裏含了淚，男的卻帶着一個深沉的陰鬱的面容。有時他們吵過了架後在我這裏遇見了，丈夫便溫柔地伴着妻子回去，樣子十分親愛。

他們吵架的次數漸漸多起來，就如做過的事情又來重做。表面上總不外乎那一套把戲。但牠卻把我的腦筋弄糊塗了。我想在這簡單中一定隱藏着複雜。事情決不是偶然，一定有着特別的原因。我很想把原因研究出來。

我曾考究過他們兩人的性情，但我卻不能夠看得很清楚。女的似乎熱情一點，男的似乎更冷靜。女的活潑一點，男的卻比較嚴肅。不過這也只是表面的觀察，我總覺得兩人的性格都很模糊。

我和這夫婦的交情不算很深，因爲認識時間不算久。但因爲同住在外國，又在鄉間，環境使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不過對於他們的過去生活我依舊不很淸楚。我只知道他是中等官僚的兒子，夫婦兩人都是大學生，而且是因自由戀愛結合的，那已經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到現在他們還沒有一個小孩。

據我看來在他們中間並沒有什麼障礙存在着。他們應該過活得很好。經濟算很充

裕。兩個人都在讀書，男的研究教育，女的研究文學，這也不會引起什麼衝突。

我始終找不出他們夫婦吵架的眞正原因。這一次也找不出一點線索。她的嘴老是閉着。嘴上憤怒的表情卻漸漸淡起來。走到我家時她的怒氣彷彿已經平靜下去了。

「什麼事情？是不是又吵了架？」我讓她進了屋，脫下大衣，把她的和我自己的大衣都掛在衣架上，一面不在意地問她道。

她點點頭，頹喪地在沙發上坐下來，用手摸她的頭髮，兩眼直看着牆上的一幅畫。

「爲着什麼事情？」我坐在她對面，看見她不說話，便又追問了一句，我注視着她的臉，不肯讓她逃避。

「什麼事情？」她微微笑了，她顯然是拿微笑來掩飾心中的憂鬱。她看我一眼，又把眼睛擡上去，夢幻般地看壁上的畫，頭靠在沙發背上，兩手托着頭，自言自語的說下去：

「其實並沒有什麼事情。我自己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我想我們這樣住下去是不行的。……

……我們也許應該分開。」

分開，我聽到這兩個字心裏吃一驚。我暗暗觀察她的態度。她是在正經地說話，帶着憂愁的神氣，卻沒有一點憤怒。我想她這句話決不是隨便說出來的。至少她總把「分開」的事情先思索了一番。

「分開」的確是一個解決爭吵的辦法。但到了提出「分開」這問題的地步，事情一定是很嚴重的了。我心裏有些發愁，老實說，我很不願意這一對年青夫婦分開，雖然我也不願意看見他們常常吵架。

「分開：」我微微把眉頭一皺，連忙陪笑說：「不要扯得太遠了。夫婦間小小的爭吵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大家讓步一點，就容易和平解決。我看你們應該是一對很合理想的夫婦。」

「我原也是這樣想，」她低低嘆一口氣，惋惜地說了這句話。歇了片刻纔接着說下

去：「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爲什麽。總之我們中間有一種障礙。」

「障礙？什麽障礙呢？」我驚訝地問道。我彷彿發見了一件新奇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她絕望地回答道。「這是無形的，我也看不出來，但我總有些覺得……」她閉了嘴，慢慢地咬着嘴唇皮。我看出來那似乎淺淡而實是痛切的苦惱像黑雲一般籠罩了她的美麗的女孩般的臉。尤其是那一對眼睛，裏面盪漾着波濤，我觸到那眼光，我的心也開始陰沉了。

「茲生，你一定給我想個辦法。我沒有勇氣再和他一起住下去了，」她求助般地對我說。

我陷在十分困難的境地中了。我這時候很同情她，很願意幫助她，但我又是她丈夫伯和的朋友，而且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應該分開的理由。那麽我應該爲她想個什麽樣的辦法呢？我又不是一個頭腦靈活的人。

「我問你究竟你還愛不愛他?」我想了半天纔只想到這一句話，我這時候只希望他們兩個能夠和好起來。

「我愛他，」她略略停頓一下便肯定地回答道。我看她的臉，她臉上開始有光輝了。我明白她的確說了眞話。

這個回答頗使我高興。我想這樣看來問題便不難解決了。我直捷了當地說：

「那麽你還說什麽分開的話?你既然愛他，那麽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可是他——」她遲疑地說了這三個字。

「他，難道伯和不愛你?不，我想他不會!他又沒有別的女朋友。」我帶着確信地說話。

我看見話題愈逼愈近，很想趁這機會給她解說明白，也許可以從此解決了他們夫婦的爭端。

「我不知道。他從前很愛我。現在我卻有些莫明其妙。他不像從前那樣了。有時熱，有

時又冷淡。他常常無緣無故地做冷面孔給我看。譬如今天早晨我興緻很好地邀他一起上山來看你，他不理我，卻無緣無故地和我生氣。從前我只要一開口，他就會照我意思做，現在他常常半天不理我，只顧讀他的書，或者一個人跑出去，很晚纔回家來。這情形我受不了……也許這要怪我脾氣不好，我不能夠體諒他。我也知道。可是……」她說話時聲音很清楚，這表示她這時候頭腦很明白，並不曾被感情完全蒙蔽着。但是憂慮使她的聲音帶了一點顫動，方纔在她的臉上現過一次的光輝已經滅了。她的眼睛紅着，裏面包了一汪淚。細看她的神情，的確她怨她自己甚於怨她丈夫。

我的心越發軟下來了。我想伯和不應該這樣地折磨她。他爲了什麽緣故定要使她如此受苦呢？說他不愛她了罷，但是從一些細小的動作上看來，他依舊十分關心她，愛護她。說他別有所愛罷，但是他並沒有什麽親密的女朋友。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麽變動。那麽是什麽東西站在他們的中間，阻止他愛她呢？她所說的無形的障礙究竟是什麽呢？我

很想知道這個。然而我卻不能夠知道。至少從她這裏我是無法知道的。我只得拿普通的道理來勸慰她：

「景芳，不要把這事情看得十分認眞。我想你一定對伯和有誤會。伯和决不是那樣的人。而且夫婦間吵架，不過是爭一時的閒氣。我擔保過一會兒你們就會和好起來。」

「玆生，你不知道當初他對我是多麽好，眞是好得很。體貼，愛護，敬重，無微不至。所以爲了愛他，我便甘願疏遠了我家庭。跟了他遠渡重洋。可是現在……我知道我在他心上已經佔不到重要位置了。」她惋惜地夢幻地說下去。她完全不注意我的話。我也明白我的道理太平凡了。這樣的話我已經對她說過了好幾遍，說過了和沒有說一樣。

「玆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事眞不堪回想。」她漸漸激動起來，彷彿感情在鼓動她，她無法抑制了。她的話裏帶了哭聲，同時她拿了手巾揩拭那正從她眼角落下來的淚珠。

我的困窘一秒鐘一秒鐘地增加着。我找不出話來安慰她。但看見她默默地抽泣着的樣子，就彷彿我自己也有悲哀來攪亂我的心。壁爐裏火燃得正旺，不斷地射出紅藍色的光。窗帷拉開在旁邊，讓金色的陽光從玻璃窗斜射進來，照亮了我面前的這書桌。我的上半身正照在陽光裏。房裏很溫暖，很舒適。然而我的心卻感覺不到這些了。我有一個希望，望伯和馬上就到這裏，把我從這樣一個困難的境地裏拔救出來。我知道這希望很有實現的可能。

不久伯和的頎長的影子就在我的窗前出現了。他走得很慢，脚步似乎很沉重。兩三天不見面，這個人便顯得更陰鬱了。

他進了房間，照例脫了大衣，招呼我一下，不說別的話便走到他妻子面前。她依舊坐在沙發上埋着頭用手巾遮掩着眼睛。她知道他來，也不理他。

他在沙發的靠手上坐下，愛撫地摩她的肩頭，低聲在她耳邊說：「景芳，回去罷。」她

不答應，他便接連說了三次，聲音更加溫和。她含糊地應了一聲。

「我們回去罷。不要在這裏打攪茲生了。這一次又是我不好，」他站起來輕輕拉她的膀子，一面埋下頭在她耳邊說話。

我明白我留在這房間裏對於他們恐怕有些不方便，就借故輕輕溜了出來，並不驚動他們。他們好像不曾看見我走出去一般。我不知道他們在房裏說了些什麽話。等我再進房間時，他正擁着她預備走了。兩個人臉上都帶着溫和的笑容，樣子十分親熱。又是一個照例的喜劇的結局。

我祝福他們，把他們送走了。心裏想這一次的事情總可以使他們夫婦過五天安靜的日子罷。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伯和一個人忽然跑到我這裏來。時間不早了。外面吹着風。院子裏牆邊還堆積着未融化的雪。我剛剛讀完了一部傳記，爲那書中的情節和文筆所感動，

人非常興奮，不能夠睡眠。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對着燈光空想些不能實現的事情。於是門鈴響了。我已經聽見了伯和的脚步聲。我不安地想大概在他們夫婦中間又發生了爭端。我去給他開了門。

他的一張臉給凍得通紅。他一脫下大衣便跑到壁爐旁邊，不住地搓着手躬着身子去烤火。我默默地看他的臉，壁爐裏的火光正映在他的臉上，使他顯得更爲陰森可怕了，比那風暴快來時的天空還可怕。

我看着這情形，我的不安只是增加着。我很想馬上明白他的臉所暗示的風暴究竟是什麽一回事，但又怕這風暴會來得太可怕了，我會受不住。因此我便閉了口等待着，雖然這等待的痛苦也是很令人難堪的。

他轉身在房裏走了兩步，忽然猛撲似地跑到我身邊，抓住我的左膀，煩躁地說：「茲生，你幫助我！」

我驚愕地望着他，那一對眼睛圓圓地睜着，從臉上突出來，彷彿要打進我的眼睛裏。是那麼苦惱的眼光！我被他看得渾身起了顫慄。

「什麼事情？告訴我，」我惶惑地問。在窗外風接連敲着窗戶。寂靜的院子裏時時起了一些低微的聲音，彷彿有人走路，彷彿有人咳嗽。電燈光顯得陰黯了。

「玆生，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你說，你說應該怎麼辦！我對景芳……」他放鬆了我左膀，把兩手絞着，直立在我面前。

提起景芳，我馬上想到了那個穿着青色衫子腰間束着紅帶的有着圓圓面孔的女人，我想到了這日裏她一邊流淚一邊說的那些話。我的心軟下來了。同情抓住了我。我從惶惑的境地中自拔出來。我溫和地拍他的肩膀對他說：「你坐下罷。我們慢慢地說。」我替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我對面離壁爐不遠處，讓他坐下來。我們對面坐着，我不等他開口便先說：「伯和，你不應該這樣地折磨景芳。她至今還愛你。你爲什麼老是和她吵架？你

退讓一點也好。況且她的脾氣並不壞。」我的態度和聲音都是非常誠懇的。

他不住地霎眼，動嘴，但他直等到我說完時纔搖搖頭絕望地說：「你不了解這情形。」

「那麼是誰的錯？難道還是她的錯？」我看見他不肯接受我的意見，一句話就抹煞了牠，因此不高興地說了上面的類似質問的話。我帶着怒氣看他。

我的話一定使他很難堪，他的臉色馬上變得更難看了，他極力咬着嘴唇。好像爲了阻止一些他不願說出來的話。

「那自然是我的錯，我也承認。她沒有一點過錯。」他苦痛地回答道。這答語雖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我卻高興聽牠。我想抓住這一點，我就可以解決他們的爭端了。我便追問下去：

「你究竟爲什麼定要這樣做？你既然知道自己是錯了，難道就不可以從此改過

來？」

他沒有一點感激和欣悅的表情，他只是絕望地搖着頭，困難地說：「你還是不了解。」

這句話把我弄得更糊塗了。我簡直猜不透他的心思。窗外風依舊低聲叫喚着：電燈光愈顯得黯淡。只有爐火燃得正旺，那可怕的火光映紅了我們兩人的臉。他的臉像個謎，而且就像斯芬克司的謎那樣可怕地擺在我眼前。我想這樣下去我快要瘋狂了。

「我現在嘗着愛的苦味了，」他自言自語地嘆息說。他突然把頭埋下來，兩手蒙着臉，過了一會才再擡起頭。我看這情形，知道他是默默地在讓悲痛蠶食他的心，知道他的苦痛是大於我所想像的。我因此也不能夠用隔膜的言語來探詢他了。

「慈生，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眞話。」他開始伸訴般地說。「我的確愛過景芳。到現在也還愛她，我也知道她還在愛我。然而——」他停了停思索似地過了一刻，這時候他把

一隻手壓在額上。我也注意他的額。我看見他額上已經掛着汗珠了

「然而我不願意再愛她了。」他突然放下手急轉直下地說，態度是很堅決的，彷彿愛給他帶來了許多痛苦。「愛是很苦痛的。從前牠也曾使我快樂，使我勇敢。然而那種時候已經過去了。那愛撫，那瑣碎的生活我不能夠忍受。你知道我的思想變了……」

我只顧惶惑地望着他，他說的我全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我想信他的話是眞實的。

「我有了新的信仰，我不能够再像從前那樣地過日子。我要走一條和從前的相反的新路，所以我要毀棄從前的生活。」

他像讀經典一般說着這些話，可是我依舊不能夠了解。他繼續說下去：

「她卻不能夠再往前走了。她需要愛，她需要過着從前的生活。這不是她的過錯。我常常想她也許是應該如此的。……然而她卻使我也留戀從前的生活。她愛我，她卻不了解我的思想。現在是她使我苦惱，使我遲疑了。」

他嘆了一口氣。我惶惑地聽着他的話。我注意起他說到「她」字時依舊帶了愛撫的調子。他雖然說了這些對她不滿的話，但是顯然他這時候還愛着她。這事情更是奇怪了。

「要是她不愛我罷，那倒好辦了。然而……我說要拋棄現在有的一切，我要回國，我還要……然而你想她能夠忍受嗎？她能夠讓我做嗎？『離開她罷！離開她罷！』彷彿有一個聲音天天在我耳邊這樣說。然而——」

他的這幾個「然而」把我弄得更糊塗了。但是我望着他的被如此深的苦惱籠罩着的臉，聽着他的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來的奇怪的話語，我卻漸漸地對他起了同情。同時那個女人的面影卻漸漸淡了下去。

「我天天下了決心，我天天又毀了這決心，都是爲了她！爲了愛她！使我長久陷在這矛盾的生活裏。我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於是眞實地起了拋棄她的念頭。然而我沒有胆

量，永遠是爲了愛她！我和她吵過架，然而過一會我又不能自持地去求她原諒了。愛把我的心抓得這樣緊！」

他不甘心地吐了一口氣，伸手在胸膛上胡亂抓了一把，好像要把愛從那裏面抓出來一般。

「我最後想到了一個辦法。我想只有讓她來離開我。我於是故意把自己變成一個殘刻無情的人，常常無緣無故地和她爭吵，這只是爲了使她漸漸對我失望，對我冷淡，使她不再愛我，使她恨我……」

他突然閉了嘴，顯了呼吸困難的樣子，把一張臉擺在我眼前，他的臉越發變黑了，在那上面我看不見一線的希望。只有在那雙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可怕的願望。就在這時候，就在這情形下面，我明白了他們爭吵的原因，我看穿了那個謎。但是這反而使我陷在更困難的境地裏了。

「我用了這方法，我折磨我自己，我折磨她，我殘酷地吞食了她的痛苦。我全明白。她自己全不知道。然而這也沒有用，只給我帶來更多的痛苦。她依舊要愛我。她從不會起那分開的念頭。所以我到底失敗了。每一次吵架過後我總要去安慰她。她使我變得這樣懦弱！我簡直無法和她分開！」

他的絕望的呼號在房裏微弱地抖動着，沒有別的聲響來攪亂牠。在外面風歇一陣又猛烈地刮一陣。電燈光還是很黯淡。房裏漸漸涼起來。我便走到壁爐旁邊加了些柴和炭進爐裏。我沒有說話，但是心裏卻老是想着爲什麼他一定要和她分開。

「然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須和她分開，使她去愛別人，然而我又不能夠。茲生，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我不能夠裝假了。我想不到愛會使我這樣地受苦。我不要愛！我不要愛！……」

他絕望地抓他的胸膛，好像他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了。他不等我回答就站起來，走

到那張大沙發面前，一下子就倒下去。把臉壓在沙發上。

房裏靜寂着。外面的風又小了。柴在壁爐裏發出叫聲。空氣壓得人透不過氣。我的心被痛苦和恐怖糾纏着，這一晚的安寧全給伯和毀掉了。但是我不怨他，反而因他的苦惱我也覺得苦惱了，雖然我並不了解爲什麼愛一個女人卻不得不引起她的恨，使她不愛自己。

「伯和，既然這樣，你爲什麼定要斷絕她的愛，定要和她分開？你們就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和好地過日子嗎？你應該仔細地想一下！」我終於掉轉身子對着他溫和地勸道。

他一翻身站起來，眼睛非常乾燥。他爭辯地說：「這不行！這不行！我要回國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留在這裏過這種矛盾的生活……」他絞着手踱了幾步，突然跑過來，抓起我的膀子激動地說：「茲生，我告訴你：我們打掉了兩個孩子。現在是第三個了。她不肯。這一次她一定不肯。你想我應該怎麼辦？」他的眼光逼迫着我，要我給他一個回

答。

這話語來得很奇突，很可怕，我從前完全不知道。但是現在我卻更同情景芳而更不了解他了。我甚至覺得他的舉動太不近乎人情，我便帶了點氣憤地說，「她的意思是對的。這是她的權利，你不能夠強迫她。」

「然而這也不是我的錯。我們都是犧牲者。」他並不因我的話生氣，他只是這樣辯解道，他的聲音有些溫和了，不像先前那樣地激動。「我自己也是很痛苦的，我的痛苦比她的一定還要厲害。茲生，我希望你了解我，我並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看我掙扎得多麼痛苦！我簡直找不到一個人來聽我訴苦！只有你！景芳完全不了解我。我不能夠對她說明白。」他最後嘆息了一聲自語說：「我現在嘗夠了愛的苦味了。」他把身子伸直起來默默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要使吾看明白這頎長的身子裏裝了多大的痛苦。

看見他這情形，聽見他這些話，我覺得越發莫明其妙了。我也是一個不能決斷的人，我也是一個懦弱的人。我時而同情景芳，時而同情伯和。我很久就想找一個方法解決他們夫婦的爭端，可是如今伯和懷着這麼苦痛的心來求助於我，我卻毫無辦法了。我只是困惱地在我的枯窘的思想中找出路。

「玆生，我問你，你老實說：你喜歡景芳嗎？」他看見我的困窘的樣子，便默默踱了一刻。忽然他帶了一種異樣的表情，走到我身邊，用顫抖的聲音在我耳邊說了上面的話。

我茫然地點着頭。我的確喜歡景芳，而且自從他給了她這許多苦惱以後我更對她抱了同情。我看見他的眼睛忽然亮起來，他臉上的黑雲也有些開展了。我的點頭會使他這樣地滿意，我想不到。但是一瞬間一個思想針一般地刺進我的頭腦。我恍然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像受了侮辱般地跳起來，氣憤地責備說：「你會有這種思想！眞是豈有此理！」我對着他的臉把話語吐過去。

他退了兩步，憂鬱地微笑了。他分辯道：「你爲什麽要生氣？我是出於眞心。我並不疑惑你。」

「你去掉這種古怪思想罷，你還是回家去和景芳好好地過日子，不要自尋煩惱了！」我捺下怒氣最後勸他道，我有些疑心他要發狂了。

這一下又使他突然把臉陰沉下來。方纔的一點光亮全滅了。他頹喪地落在沙發裏埋下頭坐了半响。於是他站起來失望地說：「我走了，」便拿了大衣披在身上開門走了。

我沒有留他，默默地跟着他站起來，走到門口。他把門一拉開，一股冷風吹進來，我不覺打了個寒噤。我耳裏只聽見風聲。我想挽留他，但是他卻賭氣走了。

我心裏很難受，覺得不該這樣對待他。我知道他是懷了絕大的痛苦來求助於我，我卻給他添了更多的苦痛把他遣走了。這時已過了兩點鐘，外面又冷，不知道他會是何等困難地走回家去。

我懊惱地走回到沙發前面，無聊地坐下去，無意間擡起頭卻看見了牆上的那幅題作「母與子」的名畫，就是景芳今天常常看的那幅，畫着一個貴婦人懷裏抱着一個兩歲多的男孩。這又使我想到景芳的生活，使我越發同情她，使我爲她的處境感到苦惱。但是一想到伯和的那個古怪的念頭，我馬上就把景芳的影像趕出我頭腦了。

這晚上我沒有睡好覺，而且做了奇怪的夢。第二天很遲纔起來，身子還不大舒服。我勉强支持着下山去看伯和夫婦，想去安慰他們。

天氣很好，溫和的太陽照着山路，雪除了幾處凍在樹脚和牆邊的外都融化盡了。路是乾燥的。我扶着手杖慢慢兒走着。下了山到了伯和夫婦的家。

伯和病在床上，景芳在旁邊照料他。他們顯出比往日更親密的樣子。

伯和的病很輕，景芳說是因了他昨晚在外面喝醉酒，冒着風到處跑了半夜而起的。她似乎不知道他曾清醒地到過我家談了那許多話。他一定不會告訴她。現在躺在病床

上他更容易哄騙她了。其實不僅是她，便是我，我看見他對待她的這神情，我也幾乎疑惑起來他昨夜是否眞到我家去過。

我自然爲他們夫婦的和好寬心着。我在這家裏留了片刻。他絕口不提昨晚的事情，一直到我走出的時候，我還看見他的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

我回到家裏，仔細想這夫婦間的種種事情。我想解決那個謎，但是愈想下去愈使我糊塗。我的頭在發痛了。

我的神經受了這些刺激後身體又壞下去。我在家裏躺了十幾天不能夠出門。等我病好扶着手杖下山時，已經是晴明的仲春天氣了。

伯和夫婦並不曾來看過我的病。在我的病快好的時候我接到他們兩個署名的一封信，是從馬賽發來的，說他們已經買了船票，就要動身回國了。

我以後也就沒有得過他們一封信，我不知道他們在國內幹些什麼事情。只是我逢

着寂寞而無法排遣的時候還常常紀念着這一對年青的夫婦，誠心地祝福着他們。

四年以後的夏天，我在南部海邊的一個城裏過暑假。

我常常到海邊去洗澡，躺在沙灘上晒太陽。在這裏只有很少的中國人。因此有一天在沙灘上碰見的一對帶着一個男孩的中國夫婦便引起了我的極大的注意。

這夫婦剛從水裏出來，還穿着浴衣，女的手裏牽着孩子，走到一把傘下面躺下了。他們快活地和孩子說笑，我看見那女人的身材相貌都像我的一個熟朋友，那聲音也像是熟人的聲音，我帶着好奇心走過去看她。那時她正無意地掉過頭來，我看清楚了她的面龐，便不覺驚喜地叫道：「景芳。」

那女人連忙跳起來，跑到我身邊，高興地叫着：「玆生，原來是你，想不到你還在這裏！」她緊緊地捏了我的手不住地搖着。

她沒有什麼改變，只是人更健壯一點，活潑一點，快樂一點，豐滿的身體在浴衣下面裸露出來。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不給我一個信？那是你們的孩子嗎？」我快活地望着她的充滿着健康色的臉接連地問道。我又指着那個男孩，他正向着我們跑來。

「兩個多月了。來這裏不過幾天。讓我帶寶寶來看你，」她回轉身去接了他來，要他招呼我，給我行禮。這是一個不到四歲的孩子，很像他的父親，尤其是一張嘴和一對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頭和他說了兩句話，想起他的父親來，很奇怪，伯和爲什麼不過來招呼我，卻躲在傘下面睡覺，便說：「我們看伯和去！」

她不說什麼，陪着我走到傘邊，那個男子馬上站起來迎接我們。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面孔。我癡呆地站在他面前，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是我的丈夫，」景芳在旁邊介紹說，她還說出了那人的姓名，可是我卻沒有心

思去聽了。

我含糊地和那個男子說了幾句應酬話，就告辭走了，我要求景芳陪我走幾步，她沒有拒絕。在路上我問她伯和的消息，她說不知道。她不肯說一句關於伯和的話。我問她伯和是不是還在這世界裏，她也說不知道。但我暗地注意她的臉部表情，我知道她這時心裏很苦痛，我便也不再問了。於是我和她分別了。

那個男子是年青的，溫和的，健壯的，頎長的。景芳和他在一起大概過得很幸福。我想不管伯和是活着或是已經死亡，假若他能夠知道景芳現在的生活情形，他一定很放心，而且他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

利娜

引子

這是一個露西亞女孩子寫給她的一個波蘭女朋友的一些信函。時間是一八七七年，離現在將近六十年了。寫信的名叫利娜，受信的名叫亞麗恩娜，信裏說的全是關於一個年青男子的事情，這男子名叫波利司，利娜正偷偷地愛着他。

第一封信

亞麗恩娜姊：

親愛的，當你聽見我的遭遇的時候，你的心不知會跳得多麼厲害！你聽見人說（我知道一定有人對你說過）我是什麼虛無主義者，什麼革命黨，你知道你的如此溫柔潔白的利娜給人捉去，受審訊，判決囚禁在堡壘裏面，你會吃驚，過後你就哭，你就絞着你的細長的手指，那戒指上的鑽石會把你的手指弄痛的。我知道，我知道你會這樣做。

是的，別人沒有對你說假話，那消息都是眞的。

你還記得罷：那時我們在你那位做將軍的叔父的別墅裏，那小城多麼美麗。花園裏花開得比天上的星兒還多；我們常常手裏揑滿了紫羅蘭，嘴唇給楊梅汁染得緋紅，走進一個相熟的農家，在那兒喝一碟雪白的綿羊奶……

這事情我記得很淸楚，就像在昨天發生一般。那時候是多麼美麗。你現在還愛你的表哥，那個有着漂亮鬍子的風流軍官嗎？

然而，好友，現在我卻住在這一個陰黯的地方了。而且是他們推着我的肩膀，把我押

到這里來的。

牆黑一塊，白一塊。有一個小窗洞，窄得只要用一根棍子就可以遮住陽光進來。我的身子本來很小，可是那張床幾乎還容不下牠，床邊有一個大甕，看起來好像是一隻大黑狗舉起前脚直立在那里。

然而我在這里我是很滿意的，因爲我盡了我的責任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不快活：你大概不會再愛我了。你會說：「利娜是一個罪人，一個壞人。」不，親愛的，你知道我從前心地很好。那麽現在我更變好了。讓我來給你解釋罷。

我的信是否會到你的手裏，我不敢確定，然而那個每天給我送食物進來的人答應替我把信投到郵局去。我相信他，因爲他第一次進我的囚房來就對我表示他是一個朋友。我們過後就互相了解了。

這是一個老頭兒，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一個女兒，年紀和我們差不多，我的亞麗恩娜。

他非常喜歡他的女兒。他提起她，他眼裏就含了淚。你看他的見解還是很舊的。然而他的確是我們的朋友。

我希望我能夠陸續寄信給你。愛友，我眞有滿腹的話要對你說。你，你什麼也不知道。你聽見人家說起虛無主義者，你就半恐怖半嫌厭地說：「呵！這些壞人！」你這樣想你就錯了。譬如我，我甚至願意犧牲我的性命來阻止一個小孩流一滴眼淚，我不肯拔掉一隻小狗的毛，可是如今我卻明白了。倘使必需用「惡」來達到「善」，這也不是我們的過錯。而且世間眞有所謂「惡」嗎？誰能夠說這是正當的，那卻不是呢！「良心」不過是一個字；「德行」不過空泛的道德教條……我要使你明白這一切。

話是說不完的，請你忍耐地聽着我的故事罷。

你還記得麼？有一天在你叔父的花園裏，我們在草叢中拾起來一隻可憐的白頰鳥，

她給老鷹啄傷了頭頸，流着血，快要死了。

她張開翅膀在地上撲着走，從羽毛中間滴下血來，好像是一滴滴的紅露。

我捧起她，把她放在我的手心裏。我俯下頭吻她的傷處。她顫抖着翅膀，就在我的唇邊死去了。那時候我曾傷心地哭過一次。

但是現在呢，我是一個可怕的罪人了。

愛友，你一定要問我的罪是什麼罷？

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的一首散文詩，她患着肺病，最近在牢裏死去了，這詩是她臨死前寫的。她是一個溫柔善良的女孩子，只是身子弱一點，誰看見她都會起愛憐的心。然而她現在靜靜地躺在墳墓裏面了。

她這樣地寫道：

「裁判官們，請你們快把我裁判了罷，請照你們的意思來裁判我；我知道我的罪

重大而可怕。

「我不該穿着粗布衣裳，我不該赤裸着雙足。我不該去到那些悲嘆呻吟的同胞的身旁，我不該去到那無止息的勞苦與貧困之鄉。

「文字和語言又有什麽用？我不是被認做一個罪人？我不就是罪惡的化身？

「我的兩肩還披着農婦的衣裳，雙足赤着，兩手也成了粗魯模樣。這工作使我疲困非常；而你們控告我的最大的證據便是我愛人民，我愛故鄉。

「不過，我雖犯了重罪，你們卻無力來反對我，呵，你們這些裁判官；不，沒有一種刑罰能夠降臨到我一身。因爲我有一個信仰，而你們卻沒有牠。我的信仰就是：理想終會勝利，你們要壓制牠也不能。

「我快走到生命的涯沿了，你們所能處罰的祇是那些有限的日子，而我的『惡』，你們所認爲的『惡』，會減輕我的苦刑。我死，我心裏充滿這偉大的愛，我將懷着這心

情去迎接我的命運。而那般劊子手也會把鑰匙擲在地上，跪倒在我枕邊，爲我祈禱，爲我哀哭。」

愛友，我今天不能夠再寫下去：那老頭兒來取信了。再見罷。

你還願意我來擁抱你，像從前那樣麼？

第二封信

亞麗恩娜姊：

愛友，是我！你好嗎？我的亞麗恩娜。那邊，在你那美麗的小城裏，在灰色的霧中十二點鐘敲了。這時候你剛從禮拜堂回來，手裏拿着香氣馥郁的花紗手帕，還有一本小書，倘使這不是從你叔父的藏書室裏偷來的一本法國小說，那麼便是一本聖經罷。我認識你，你

這可愛的教徒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從前見了燕子啣一隻蒼蠅，都會有些不忍心，怎麼會變做了一個虛無主義者。

我那次在你叔父的別墅裏和你住了幾個星期以後我便回到舊都，我母親在那里喚我回去。你知道我父親已經早死了，我只有從照片上認識他。在那張大像片上他穿着將軍制服，衣扣上面用羅馬數字刻着他在職的年數，還佩了三個勳章。

在舊都我光榮地走進交際社會裏面了，親愛的，這眞是一個光榮的勝利！你還記得我的驕傲的態度，我的玩皮的微笑麼？我特別喜歡半閉着眼睛把頭向左肩略略偏斜的姿勢，這有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獲得了一般人的尊重。我和一般最時髦的俄國小姐完全沒有分別，又可以說完全像一個巴黎製造的玩偶，——這兩種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而且我又聰明而有學問。我和當時的一般小姐一樣，自小就在貴族婦女學校裏讀

書。你該記得那裏面教的什麽東西。我學過法文，學過一點歷史，一點算術，學過德文，學過鋼琴，又學過一點天文學和植物學，又學跳瓦爾茲舞；還學意大利文，以便可以聽懂從意大利來的高音歌唱家的歌曲。最後還學一點俄文。雖然在交際社會裏用不着俄文，但責罵僕人時還用得着俄國話。

愛友，你想想看，這樣的教育，再加上你所認識的我這嬌小可愛的面貌，難道還不會成功麽？

你應該知道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白天要拜客，散步，在大商店裏買東西，午餐；晚上要赴跳會或者去戲園。自然我從不看俄國戲；像阿斯託洛斯基那樣的作者眞是太荒謬了。法國戲倒很好。我也喜歡歌劇。

自然我從不厭煩，從不——只有我看見我的那位新保姆的時候纔覺得不舒服。她

是一個小俄人，名字叫做瓦爾華。她老是帶着憂鬱的面貌，這可憐的女人！

她並不很老，身子卻很高，又瘦又黃；好像是唐吉訶德穿了女人的衣服。你想像看，她的頭髮是剪短了的，平常就戴一頂黑草帽，不插花，不束絲帶，不戴面紗；她老是穿一件毛織的長衫，束一根黑領帶。她的大鼻子上面還架了一付舊式金邊眼鏡，鏡片是綠色的。

愛友，我的可愛的皇后，你想像看。她打扮得這樣難看。

我對你說過我的保姆了；現在應該來對你說我的情人。呵，不對，這不能說是情人。波利司並沒有愛我的心思，也不會向我求過愛。他年紀很輕，然而他的態度卻很嚴肅，很莊重，而且差不多是很憂鬱的：他對服裝完全不注意。他又有個古怪脾氣，對上流人定要說俄國話，這是很不客氣的。他新從聖彼得堡大學回來，所以還染着目下一般大學生的誇張和偏激的見解和習氣。你一定明白我決不會愛上一個這樣的男子！可是他有着一對

很美麗很深沉的眼睛，看起人來總是那麼悲哀的。

我注意他大概就是爲了他的這種悲哀；我承認，我很關心他。他說話不多，而且決不肯說法國話。他很少笑過，也不玩耍，又不肯跳舞，總之他好像是一個野蠻人。然而不管這個，我卻喜歡和他見面。我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遇見他，我便到那里去。我愛和他談話，雖然用這粗俗的俄國話我也高興。他的聲音雖很嚴肅，但也含有一種溫柔的東西。我很想知道他爲什麼悲哀……

一晚上我居然大胆地問了他。你看我這女孩子眞大胆。

我是在一個跳舞會裏，我從沒有像今晚上這樣地美麗過。R聯隊長來請我和他跳舞。R聯隊長是一個漂亮風流的男子，然而我把他拒絕了，因爲我看見波利司穿過廳子往花園走去，他的臉色比往常更是陰暗。

廳子裏人們跳舞正酣的時候，我卻偷偷走開，也到花園裏去。

波利司站在露台上，身子靠着欄竿，一個人立在黑暗裏，彷彿不轉睛地在望着遠處的什麽夜景。

我走近他身邊，我纔看見他是在流眼淚，我很驚訝，也很感動，便顫抖地低聲問道：

「呵！你爲什麽這樣傷心？你願意告訴我嗎？」

他吃了一驚。顯然他不曾看見我走近來。

他把我看了許久，許久，並不回答。他的潤濕的眼光帶着無限的溫柔。後來他到底說了：

「你想知道我爲什麽悲哀？」

「是的。」

「你聽着。我來告訴你。」

他說話的聲音非常激動，我不由得想道：「呵！你看罷，他一定對我說他愛我的話！」

他愛上我，這是很可能的事情。我這晚上又正是這般美麗。

然而不，他愛的並不是我……

呵！親愛的，我想到這些，我也不禁哭起來了，就像波利司那樣。

我再也不能看見我寫的字了……那麼明天再見罷。

第三封信

亞麗恩娜：

呵！愛友！你想不到他對着我作了多麼偉大的一番演說！他的態度非常莊嚴，倒有些可笑了，他的聲音很熱烈，他把眼睛抬起望着天空，像一個出色的青年的先知！

「倘使我眞受着苦，倘使我眞在哭，這全是由於那個痛苦的露西亞老母親的緣故，

她眼看着她的孩子們饑寒困苦地死在她的枯瘦的懷裏。」

「露西亞呵！我在哀悼你！」

「一個不快活的白癡給那些懦夫捧上台做了他們的主子，管着八千萬人，這是多大的一羣生物！有些人裝飾得堂臯富麗，佩着勳章插着羽毛，終日吃喝得酒醉肉飽；而別的一些人，那無數的人卻只有吃他們自己的饑餓，飲他們自己的乾渴。

「在聖彼得堡一年裏就有五百人餓死在大街上。

「旅行家！把你的眼光轉到田上去罷，你且看這個人：這是一個農人，一個自由的人，因爲農奴已經被解放了。在露西亞是再沒有奴隸了。你看清楚沒有？這個人躬着腰在地下做什麽？你想他一定是在勞動或者在播種罷。你再看清楚些！這個自由的人既不是在勞動，也不是在洒種子。那麽他在做什麽呢？他在吞食土塊。

「人家給了他這塊田，然而他沒有耒耜和鋤鍬，他也沒有牛馬，他也沒法使土地肥
腴。他沒有東西吃，餓極了，只得拿土塊來充飢。倘使他在土裏挖出了樹根，他還要留下帶
回家去給他的妻兒們吃。」

「——來，你來，不管你是什麼人。你在打官司嗎？好，走近來，我給你一個忠告：你應該
去見你的裁判官。

「——這有什麼好處？依着法律我是理直氣壯；我的對方是個出名的壞東西；我去
求裁判官，倒反有害處。

「——蠢貨！你要做個老實人嗎？你快到裁判官那裏去。你不要提你的事情；別的任
何事情你都可以說；倘使你知道什麼有趣的事情，一定不要忘記告訴他；後來你臨走時
就偷偷遞一張五百盧布的票子給他。從此就靜悄悄的，你的官司就會贏了。

「——然而我不願意花錢買公道！

「——笨東西！

「——而且我也沒有五百盧布。

「——那麼就送三百罷。他也許會滿意。

「——我連三百也沒有！

「——那麼兩百罷。

「——兩百也沒有！

「——你的事情可就糟了。你至少總有個老婆？

「——我的老婆死了。

「——不過你總還有女兒？

「——有一個。

「——漂亮嗎？

「——不漂亮。她是個斜眼。

「——那麼你還敢打官司？你沒有錢給他，沒有老婆借他，沒有女兒送他，你還想打官司？

「——爲什麼？難道我們國裏所有的裁判官都肯賣掉他們的良心？

「——要說所有的自然不對。一八六一年在V城附近一個小村鎮裏就有個裁判官不肯收訴訟人送來的一隻肥雞。然而這件事情鬧了出去，驚動了總督，這個裁判官因此被革了職。」

「不錯，饑餓統治着露西亞；亞歷山大是沙皇，饑餓就是皇后。裁判官的良心成了拍賣場裏的東西。大家不得不爭着買這堆糞土！

「而且禱告也是不自由的。

「沒有一個人有權依照他自己的理知，思想來崇拜信仰。大家都應該信從那些愚笨無知的教士所教訓的一切：譬如十字架符號應該這樣做，不該那樣做。一個人經過禮拜堂門前不按禮跪拜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沙皇說『只有我一個人是對的。』沙皇不僅是肉體的主人同時還是靈魂的主宰。露西亞禮拜堂把亞歷山大當作耶穌來奉祀，那地方就是良心的監牢。」

呵，愛友，我的親愛的小皇后，你該想像得到我是多麼害怕他說的眞可怕！波利司大概是一個哲學家，一個自由思想家；一個虛無主義者罷？我眞有點失悔不該拒絕了R聯隊長。我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說什麼。好幾次我偷眼去望跳舞廳，正看見華南丁娜的裙子在轉。這位小姐並不醜，只是太瘦！她現在得意了，因爲我不在那里。呵，我眞妒忌她，我

眞想進去和她比一比，……然而我還留在這里。波利司的聲音抖着，是這般熱烈，這般驕傲！他的眼睛雖然也有些可怕卻永遠是這麽溫柔……他還繼續說話，就像對着一大羣人演說一般。

第四封信

我的小鴿兒，我的小皇后。

愛友，他的聲音眞響！我有點害怕跳舞廳裏面的人聽見。我戰戰兢兢的做手勢叫他把聲音放輕一點，要他不要這樣地激怒。然而也沒有用。呵，愛友，我眞正有些替他擔心……

他現在說德國人的壞話了。德國人，這和我沒有關係。愛友，你知道，我不喜歡德國人。他們穿衣服穿得太難看了，而且他們有一雙多麽大的脚。最討厭的是那機械的訓練：一

舉一動，說話走路，都像是同一付模子鑄出來的。

「露西亞有一條大蛇。牠纏在我們身上，吸我們的血，壓我們，吞我們。這不是別個，就是外國人，德國人。

「他們是漸漸來的，一小羣一小羣的來，使人不注意。他們沿着牆偷偷走，利用半開着的門戶走進來。我們還不知道他們進來，他們就已經布置好了。他們決不願引人注意。譬如悄悄在噴泉旁邊喝點水，在麵包店買一塊麵包這樣過着日子。起初一個來，接着第二個便來以後就接二連三地來了。有些人起了疑心，纔這樣問道：『這些外國人來幹什麼呢？』但是沒有人回答。

「來幹什麼！不久就會有人明白了。這些外國人住下來以後便開始辛苦地經營着，勞動着。他們很能幹地管理着工廠，在鐵路上服務，他們又做工程師。他們會好幾種手藝，

又懂得藝術。他們又知道種種新的聰明的方法，他們有很出色辦事能力。他們做出事情很能使我們滿意。他們又能幹又聰明，背後又有很大的靠山。

「他們又給我們帶進來一種新學說，新文學。他們幫助我們接收新的文化。他們幫忙我們設立學校，醫院。他們知道科學的價值，他們生活得比較合理，他們組織家庭，又過得很和平很幸福。這樣他們慢慢地取得了我們的信仰，取得了他們自己的地位。於是在我們社會裏面他們是一天天地爬高了。

「他們像臭蟲那樣地蕃殖着，到處他們都得了勝利！」

「他們終於做了我們的主人了。

「商業在他們的手裏，土地被他們收買，政治受他們牽制，軍隊也歸他們操縱。

「——呵，來罷，你這窮小子。你在學校裏畢了業，你父親辛辛苦苦地培植你讀書，花

去了他最後一文錢，你想如今你可以爲國家服務了。你很年青，你有滿腹的好心和希望。好，試試看，『你是德國人嗎？』你自然不是，你和德國人沒有一點關係，你又不會說很流利的德國話，那麽你去罷。在露西亞外國人的權力是最高的。你的國家所能給你的只是一條河讓你去淹死在那裏面；一根樹讓你吊死在那枝上；還有城裏的街沿，讓你餓死在那上面！

「露西亞是外國人的，不是俄國人自己的！亞歷山大也只是外國人的工具而已！」

呵，我的亞麗恩娜，這太過於了。說外國人的壞話，說德國人的壞話，也還罷了。我不會覺得有什麽不方便。老實說，我也不喜歡那些人。因此我常常奇怪爲什麽我的跳舞教師不是一個俄國人，卻是一個德國人呢，我覺得很滑稽。然而波利司不該罵到我們的沙皇，那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的上帝呢！我戰抖得像一片樹葉，我正想逃避開這個過於胆大的

年青人，這時候跳舞廳裏又奏起希特老斯的一曲瓦爾茲調子。我眞想走。但是波利司卻對我說出更奇怪更不尋常的事情來。我的驚訝使我不能不繼續聽他說下去。

第五封信

愛友：

你萬想不到，這位年青的先生放肆到什麽程度。他說來說去竟然說到女人身上來了。他當着我的面駡起俄國女人來。是的，各種各樣的女人，都給他說到了。我眞正失悔不該拒絕和R聯隊長跳舞，我知道R聯隊長是不會說女人的壞話的。

「露西亞還生了一個毒瘡，這就是女人。

「貴族的女人是瑣碎而淫佚；中等人家的女人是愚蠢而貪心，貧家的女人就活活

是一隻猪。

「貴婦人毀掉她的丈夫，麻醉他，使他痿痺，她只管說：『笑呵！玩呵！』商人婦卻愚弄她丈夫，使他墮落，她只會說：『拿錢來，還要錢！』貧家婦女就使她丈夫變豬，她只是說：『來，喝酒！』

「靠了這些女人，我們這國家裏就全是些呆子，破產的商人和醉漢。

「你星期六晚上到一個小城，或者到郊外，或者到一個村莊去看看。

「大街小街上都沒有人。酒店卻有無數，燈火從玻璃窗射出來。每一次門一開，就會放出一股使人發嘔的臭氣，同時送出一陣醉漢的吵鬧和酒杯的撞擊聲。

「進去罷。這是值得細看的。

「許多衣服襤褸的漢子，擠在那裏面，有的躺在長凳上，有的睡在桌子上，有的在桌

子下面打滾，把舌頭長長地伸在酒杯裏亂動，作出種種響聲，就像狗在伸舌頭舐東西。那瘦弱的戴着破帽的是農夫；那戴着鴨舌帽蓋到耳邊的是工人。他們拚命喝着燒酒，直喝到嘔吐了！

「然而女人還喝得更厲害。

「從前只有老太婆到酒店去。如今年青女人也打扮得整整齊齊地去了。連女孩子也去的。她們喝得爛醉如泥，倒在那些醉漢的大腿中間滾着。

「——拿燒酒來！

「做丈夫或父親的農夫就說：『沒錢了』！

「——你把靴子，帽子押在這里罷！

「他們又喝起酒來。

「——拿燒酒來！

「——沒錢了！

「——你的馬車還在門口；把牠賣給酒店老板罷！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光着頭，光着脚，衣服撕破了，身上弄得很骯髒。他們一顛一跛地走着，沿街吐了一地的髒東西，於是自己就倒下去，睡在那上面。

「這個人已經給他老婆弄得變成一隻猪了，他還能够做什麼呢？

「中等人家的女人大都不認識多少字，然而她們很會算賬。她們的手一抓到金錢就不會再放出來。廉恥，她們自然不會顧到！她們只管要錢，而且逼着丈夫要錢。偷也好，騙也好，害人也好，拿名譽來出賣也好，她們總逼着她們的丈夫去幹。得了錢她們就積蓄起來，不肯給男人用，同時還逼着男人去找錢。這是一類。還有一種女人卻整天夢想發財，打扮得和貴婦人一樣，出風頭，交朋友，看戲，遊玩，穿漂亮的衣服，佩貴重的珠寶，坐着最漂亮

的馬車逛大街，這輛馬車的價錢可以在鄉下買一所房子；披着最貴重的皮大衣，這件大衣在哈可夫市場上總要賣兩萬盧布！

「上等的貴婦人是溫柔的，秀美的，然而她又是更危險的。她的微笑，她的優雅態度，她一身的香氣，都會使人陶醉。她的笑是迷人的，她一閃眼也會使人癲狂。她說一句話就像一串珍珠在天鵝絨上連着滾。她一動一去，一來，伸伸四肢然後輕輕一跳，就像一隻愛玩的小貓！

「倘使你是她的丈夫，你就會給她毀掉。不管你有一個金鑛，或者你是全俄國最有錢又最謹愼的人，你都會給他毀掉！我敢這樣說！

「我還可以說，在我們國裏，一個大地主結婚以後，每年花的錢總要比他的收入多兩倍！爲什麽法官要出賣他的良心呢？因爲他的妻子要一付碧玉的頭飾。爲什麽總督要

沒收一個富商的財產呢？因爲他的妻子要改修家裏的馬房。

「露西亞的光榮成了那般溫柔優雅的貴婦人談笑間的玩具了。」

阿，愛友，我的小鴿兒，我不能夠再忍下去了！他簡直不明白自己在說些什麽；他這樣沒有禮貌，我要回答他。我要告訴他：俄國女人是完全無可指摘的；她們打扮得比巴黎女人還漂亮；她們彈蕭邦的曲調時就像天使，她們跳瓦爾茲舞時就像仙女……

但是他突然帶了一種溫柔的態度望着我，他的眼光是非常善良的；他用了一種極其愛憐的聲音對我說：『俄國女人還能夠挽救她們所毀掉的露西亞——只要你來給她們一個例子。』我給他窘住了，又像有些害羞。我低下眼睛，沒有說話，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麽緣故。我輕輕拉起我的上衣的領邊，因爲牠漸漸地落下肩頭來了。

亞麗恩娜姊，再會罷。

第六封信

我親愛的亞麗恩娜！花園裏露台上，夜漸漸地冷起來了，我很怕受了涼，可是波利司還繼續不斷地在講話，不讓我離開。我很擔心，明天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明天要到本城貴婦組織的慈善遊藝會去唱歌，是和R聯隊長合唱，他不僅是一個很出色的跳舞家，同時又是一個很出色的音樂家。而且就在我們後面，跳舞廳裏，是多麽光亮，多麽溫暖！音樂奏得多麽引誘人，這瓦爾茲舞的調子，我想連石像聽見也會跳舞起來的！然而我卻依舊站在露臺上，身子冷得打顫，傾聽着波利司的漂亮的胡話。我想我大概也被他迷住了罷。

你猜他現在說些什麽：

「我們還有一個怪物：教士。這有兩種，一種是白教士，一種是黑教士。白教士卑鄙，而

黑教士淫蕩。

「白教士就是普通教士，他們都是教士家庭的子弟。在這種家庭裏父親做教士，兒子也做教士。因爲在露西亞教職和某一些病症一樣，也是遺傳的。

「這種人年幼時就被送到修道院去，在那裏面他們絕對得不到一點做人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識。人家只教他們懂得一切迷信，使他們自己變蠢，後來又去騙別人。總之在這種愚蠢的教育裏個性是完全被抹殺了。從前在修道院裏邊修道生是要挨打的。現在答刑卻少用了。對修道生的待遇也溫和多了。他們有很多的自由：譬如吃喝嫖都可以做，而且還是在白晝裏，因爲他們睡得很早。

「修道生受完這種教育以後就該結婚了。這是主教的事情。他常常把舊教士寡婦配給新教士，同時再把那教區也給了新教士做陪奩。

「這樣一來這個青年教士就成功了。他便安住下來，不論在城裏或鄉下他總有一

所安適的房子：他便繼續做前任教士的生意。

「說句實話，他的新俸很少，有時候簡直等於沒有。

「三千六百萬盧布左右，這就是白教士的開支的預算。在露西亞共有三萬六千個教區，照這樣算來每個教士的收入一定不小。然而這筆款並不拿出來分發。教士會議把牠留着做特別用費。所謂特別用費，也把送給夏季來聖彼得堡演劇的巴黎女伶的津貼包括在內。

「不管這些，教士也有他自己的辦法。他還可以收結婚費和受洗費。在復活節他的教區裏的教民會送他各種禮物和金錢。並且他還可以挨門挨戶去募化，說是裝飾禮拜堂，說是裝修神像，說是到莫斯科去買祭品。自然他可以從這里賺一筆錢。他借了神的名義向人們騙了錢來，現在又該他自己來偷神的錢了。但這還可以說是他的正項進款。不過對於他這樣的人這是不够的，因爲他在修道院裏就得了喝燒酒找女人的嗜好。

「——父呵，你給我弄一張德行的奬狀罷。

「——然而，西蒙，彼得維奇，你簡直是個壞蛋。你有好幾次偷東西給人捉住判了罪，而且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造過假鈔票。

「——父呵，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纔需要一張德行的奬狀。

「——呵，呵，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想去做官或者做生意，所以你需要好名譽。

「——正是這樣！

「——很好很好。你現在信敎了，不錯。那麽，一張奬狀也並不貴。只要十個盧布，不再多要你一文錢。

「——五個罷。

「——好，就算五個罷，但是你得送我妻子一件衣服。」

「有一天在基也夫一個教士在禮拜堂裏當着衆人給一隻狗行受洗禮。許多人都驚訝起來。而那位教士卻很坦然地說：

「——這有什麽奇怪呢？人家照樣地付受洗費。」

「他們還有別的收入。

「在我們這里誰敢公開表示不信正教就會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危險。這是教士們賺錢的好機會。你只要送錢給他，那麽你雖不信正教，他也會裝着不看見，不來麻煩你了。

「他不肯放鬆異教徒，他常常逼迫他們威脅他們說：『買下我罷，不然我就會把你賣掉。』於是人家就把他買下了。

「此外他還善於勒索垂死的病人的遺贈，或者他在聽病人懺悔時就直捷了當地

把枕頭下面的銀錢偷去，倘若這些賺來的錢還不夠他滿意，他就會設法開酒店，開賭場賺錢！……」

亞麗恩娜，我突然戰抖起來了。我相信我看見了R聯隊長站在跳舞廳的玻璃門窗後面！他在偵探波利司的行動嗎？那麼他聽見了波利司的話？……呵，不會的，我一定看錯了。這時候R聯隊長一定跳舞得很起勁，他一定很快活！

第七封信

我的小皇后：

廳子裏的跳舞多麼動人一對一對的，R聯隊長的一對領頭，不會錯。他會要求過我和他同舞，我卻把他拒絕了。你覺得可惜嗎？廳子裏面，人們一對對的走去又走來，手拉着

手高高舉起，轉一個身子又分開了，然後聚攏來。這跳舞多麼美麗，然而波利司卻殘酷地繼續說下去了。

「全露西亞共有七千個尼姑，九千個修士，分住在八百個修道院裏面。總共算起來數目當在一萬六千以上了。然而這似乎還不夠，每年都有增加。這種人的通稱就是『黑教士。』他們雖然卑賤，人家卻害怕他們；他們雖然被人看不起，大家卻服從他們。教會裏高等職位都是歸他們擔任的，男的就擔任修道院院長，僧正，大修士，大主教，總主教；女的就做女修道院院長，女僧正和聖母。大廟宇的住持每年大約有七萬五千盧布的收入：小修道院的女院長也有一萬五千盧布。最近有一個聖母跟着一個法國理髮匠從莫斯科逃到了布拉格，她除了偷去禮拜堂的金盆外，還能夠帶走一百萬盧布！

「這樣看來黑教士便是富足的，淫佚的，有勢力的，同時又是不名譽的。他有兩個目

的發財和得勢。他有三個方法：說謊，告密，討飯。」

「你看他們怎樣討飯！

「有一次在阿德沙有兩個女教士大淸早跑去見一個很時髦的法國女伶。她們向她募化。她馬上給了她們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

「——呵，這不夠，這太少了！

「——怎麼！這還太少？

「——不夠！前天威司科夫親王纔送了你五千盧布呢！

「——呵！你們怎樣會知道？

「——這位親王很信教，他向一個修士懺悔，這修士時常到我們院裏來，他告訴了我們。你既然得了五千盧布，那麼還不肯分我們一半，我們要這筆錢來裝修我們禮拜堂

的圓頂。

「——決不！

「那個女伶忍不住大聲發笑了。

「——你非馬上給我們不可。不然你就得當心。親王是結過婚的人。我們可以把你和他的關係告訴他的王妃。那麽人家會把你隨便逐出國境的。

「那個女伶害怕起來，便順從了她們。以後她們就請她到修道院去。她受着很好的款待，她們留她吃晚飯，在一個特別的房間裏她和威司科夫親王一起暢飲着香檳酒。」

「告發的方法更是卑賤了。

「一個人生了病。家裏的人就請了一位修士來照料病人。這個修士一來就做了全家的主人。他終日喝酒吃肉，抱着女僕親嘴，然後睡得像豬一樣。他夜裏時時醒來喚起病

人，逼着病人懺悔。

「病人果然就向他懺悔起來，把一生的種種祕密，甚至關係着他個人的名譽和生命的全都實說了。他答應赦免了病人的罪，自然也要求一些條件。於是他又沈沈睡去了。

「然而第二天他就偷偷跑到警察署去告發那病人，把他所知道的全都說了出來。於是病人給捉了去，有時甚至不經審判就放逐到西伯利亞去。至於這修士呢，他當然得着很大的報酬。」

「再看他們怎樣說謊。

「一羣羣的男女修士挨家挨戶地去敲門。

「——呵，小父親，這個符咒可以醫治一切的病痛。呵，小母親，你晚上點了這蠟燭，你就可以夢見你的出去打仗的兒子。呵，小姑娘，你佩了這聖尼古拉骨在肚皮上，你受着你

情人的愛撫時就不會再害怕了。

「——符咒多少錢？

「——五個戈貝。

「——蠟燭多少錢？

「——十個戈貝。

「——聖尼古拉骨多少錢？

「——一個盧布。

「修士們的錢袋就這樣地裝滿了。然而倘使這還不能够，他們還有特別的方法。

「有一天一個修士醒起來以後忽然宣稱他夢見聖尼古拉告訴他說樹林裏某一株樹脚下埋着一個神異的神像。衆人便去掘發那地方，果然挖出了一個神像就搬到禮拜堂裏去。教士會議馬上開會正式公布這個奇蹟。於是各樣的人都到禮拜堂來求祝福，

病人，瞎子，聾子，癱子都來了，他們盼望着聖經上的奇蹟重新實現。金錢像流水一般進了修士們的袋裏。錢自然先付，修士們很精明地和香客講價錢。他們出賣奇蹟就像在菜場裏賣菜一般在某一些修道院大門口就貼着奇蹟的價目單。」

「靠了這種討，搶，偷，騙的手段，修道院的錢櫃很快地就裝滿了。修士們得以整天裏酒醉飯飽；而大修士行瞻禮的正教禮拜堂裏和尼姑修行的小室裏，也得以有全身裝金而且佩帶珠寶的聖像。在那些小室裏面每夜每夜修士們抱着相好的尼姑放肆地親嘴！」

「啞！啞！你看你說些什麼話？」愛友，我禁不住這樣對他叫了。你知道，一個年青小姐可以去看法國戲，戲裏常常說粗話也不要緊；也可以讀左拉的小說，雖然書裏有許多地

方會使女人紅臉，也不妨事。這是風尙。然而聽見關於修士和尼姑的這種話就不行了！「呀！呸！呸！」我禁不住又叫了一次。我的臉便發紅起來，愛友，你知道，我的臉一紅，我就顯得更美麗了。

第八封信

呵，我的小貓兒：

他還不肯閉嘴。教士之後又輪到軍隊了。呵，我的小鴿兒，你看，他居然敢罵我們的年青漂亮的聯隊長與和藹可親的將軍。他們的制服配着貴婦人的綢緞的晚裝在輝煌的燈燭下看來，是多麼美麗！一個金肩章挨着一個裸露的潔白的肩頭，這是多麼漂亮！可是波利司這怪物，他一點也不管！你聽他說些什麼！

「閃爍着紅、藍、綠、黃的顏色，輝耀着鋼，銅的光彩，織金線，繡銀絲，插羽毛，佩勳章，露西亞的軍隊是世界上最雄偉的。在檢閱的日子，那位給禁衛軍保衛着的沙皇望着這一隊隊的兵卒，他的眼睛恐怕也受不住這種燦爛奪目的景象罷。紅色的十字章，聖亞歷山大奈夫斯基的六角星章，聖安娜的硃紅色綬帶，（佩帶的地位依等級而定，有的佩在頸邊，有的佩在鈕上，有的佩在指揮刀柄上，）白地金龍的聖佐治十字章；聖斯坦尼拉的八角金星章，紅地二銀鷹的十字章，（這是從你們波蘭兵士身上搶來的！）

「這軍隊看起來多麼威武，無怪乎那些熱心的人要歡呼了：

「——我們的炮隊是無敵的；牠一旦響起來，就會是個轟天雷，沙皇便是發雷的神！我們的步兵是活的銅牆鐵壁，萬國的精兵也攻牠不破；我們的哥薩克馬隊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只要沙皇一發號令，那無數追風吐火的駿馬就會踏遍世界！總之露西亞的軍隊是無比的，無數的，而且是所向無敵的！

「然而你仔細看看。這不過是被盜賊剝削受傻瓜指揮的一羣可憐的畜牲罷了。」

「長官是傻瓜，是愚夫。他們在什麼地方讀過書呢？自然在陸軍學校。你想他們在那裏面幹些什麼？他們都是貴族的子弟，生下來就有做長官的資格。他一進學校做官的把握更穩定了。試驗？那不過是手續。成績好的人十五歲就可以做下級軍官。升遷自然是很快的。誰高興老是做什麼中尉，什麼大佐呢？二十歲他便可以做副聯隊長，二十五歲便做聯隊長。還有些將軍因爲年紀太青，不得不裝假鬚表示威武。至於下級官佐呢，當然由那些出身比較微賤的青年來充數。不過這算是一個苦差事，有時候也許找不到夠多的人來幹，那麼便只得去招些丹麥，普魯士，奧地利等國的退伍軍人來補充，還有曾在多腦河一帶做過盜匪的流氓。高級軍官非常空閒，倘若不打牌不找女人，夜間就完全沒有事做！

「你想沙皇會用這種軍隊來征服世界嗎？」

「還有新的花樣呢！

「那些傻瓜愚夫之流也知道怎樣賺錢。在露西亞軍費並不是一個小數目。這自然是從農民血汗裏來的。然而這筆款剛剛籌到，就漸漸減少，終於全數不見了。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從部裏的官吏起，將軍，師團長，以至於聯隊長等等，他們知道處置這款項的方法。據說發餉的日子每個兵士得兩個戈貝，其實這也靠不住。說挨一頓軍棍倒可靠一點。錢既然全不見了，那麼他們，就該受凍挨餓，一個個面帶病容！」

「這無數的兵士沒有讀過書，又不認識字，被調到很遠的地方去駐紮，給種種新的景象迷了頭腦，困苦饑寒，懲罪，軍棍時時折磨着他們，你想結果他們會變成什麼呢？你說祖國，你們不知道祖國是什麼東西。他們只知道在很遠很高的地方，活着一個很可怕很

有勢力的人，那就是沙皇！他們還相信罰他們挨軍棍的也是那萬能的沙皇。在打仗的時候，他們卻以爲是去屠場，倘使沒有長官在後面監督着，他們就會向後轉開跑步走！」

「但是這些烏合之衆有時候也是不可輕視的呀！那就是壓服國內的革命和波蘭人的暴動的時候。譬如那次屠殺波蘭人就是多麼勇敢……」

愛友，他後面的話還說得更兇更粗呢！可是我已經無心去注意那些話了。我聽見他說起波蘭人的事，我的眼淚就要淌了下來。我想到你和你的平靜可愛的地方……你們那里的和善的人民……

呵，亞麗恩娜！這次我看清楚了，R聯隊長的確躲在玻璃門窗後面偷聽波利司說話。我不覺着急地叫起來：「閉嘴！閉嘴！」我很害怕，身子抖得很厲害，因此波利司便緊緊偎

着我。我再回頭去看，天幸R聯隊長已經走開了。可是我依舊很害怕，我不敢離開波利司。
愛友，你知道，我自來就是這麽膽小！

第九封信

我的親愛的亞麗恩娜：
你萬想不到，波利司好像完全不覺得我和他挨得這麽近。老實說我緊貼着他的肚皮，我有點害羞，又有點害怕。我臉上現了一層蒼白色，使我顯得更好看了，我這樣相信。好友，你想像看一個小姐居然和一個不很熟悉的年青人挨得這麽近，顯得這麽親暱。然而請你放心，說起來也有些兒叫人生氣，他一眼也不看我，他甚至把我略略推開一點。他又開始說話，把一隻手按着我的肩頭，就像按着露臺上的大理石欄竿。

「在優雅而善於剝削的貴族，溺職的法官，貪污的官僚政治，僞善而求乞的教士，以及饑餓的軍隊等等的下面，憔悴呻吟着那無數的露西亞農民。

「七千萬男男女女！這是多麼可驚的一個大數目。

「你且走進一個所謂村莊去看看罷。那些是房屋嗎？不，那里只有汚穢的茅舍，連牲畜都不願進去住。到處都有一種令人發嘔的臭味。

「住在那裏面的人吃些什麽呢？白菜，玉蜀黍粉，這還是很好的食品。至於牛奶，牛油，鷄蛋，那是他們夢想不到的。他們更不知道一個肉字。有時候有一點錢就去酒店或者教士那里買燒酒去，燒酒還可以壓抑住他們的饑餓。」

「我們再走進房裏去看。

「床，沒有。箱子，沒有。只有一片汚穢潮溼的土地。那麽他們睡在什麽地方？夏天睡在

土堆上，冬天睡在爐灶上。妻子女兒都蓬頭垢面，披着羊皮的寬衣，穿着沉重的長靴。一身都是羊騷臭。男子和女人差不多，不過更髒一點。晚上父母子女擠在一堆睡，大家抱着，纏着，就像幾根肥蛇盤在一起！

「然而在屋角裏卻有一個小小的神龕，用幾根鐵絲攔住，那裏燃着一盞小燈，裏面供了一尊聖母像，手腕上帶着玻璃手鐲，耳上垂着金耳環。」

「肉體是這樣，精神呢？

「你想他們還有精神生活嗎？他們還能夠思想嗎？他們不認識字，而且也沒有讀書的時間和心情。他們笑起來就像驢叫，叫起來就像狗吠。他們懂得和女人講戀愛嗎？他們只知道和妻子睡覺。他們愛兒女嗎？他們只會用空虛的眼光看他們。他們只有一個要求：平靜地休息一天；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喝一杯燒酒，把目前的環境暫時忘掉；他們只有一

個快樂，到禮拜堂去禱告死後可以進天堂！」

呵，好友，我的漂亮的皇后，我忍不住要來插嘴了！他說的不是眞話。我便反駁道：

「農奴已經給解放了。人家還把土地給了他們，又爲他們設了學校。他們現在決不會是像你所形容的這樣悲慘！」

他聽了這話就發出一聲苦笑，然後嘲笑地叫了起來：「解放！土地！學校！呵！你聽我說罷！」

第十封信

我的美麗的小鴿兒。

他繼續苦笑着；他的戰抖的手抓着我的肩頭，猛烈地搖撼着。他抓得那麼緊，我彷彿

覺得他的指甲刺進了我的肉裏。他的身子微微顫動着，頭埋下來看我的臉，他的眼光是那樣銳利，好像刺進了我的心裏。我很感動，又有些畏怯，我好像一隻小白鴿給抓在老鷹的爪裏。——但這是一隻多麼漂亮的老鷹呵！

「解放！不錯，人家果眞把農奴解放了。七千萬活奴隸如今全得了自由！這是多麼快意的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因此曾被人當作一個偉大的仁愛的英雄。

「我給你說個故事罷。一個人有一隻狗。他用牠來守屋，用牠來拉小車，他用牠來做種種事情。他不高興的時候還要打牠。然而他卻不得不給牠骨頭啃。

「有一天那人把狗叫來對牠說：

「——你去罷，你現在自由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狗這樣問道。

「——你現在是自由了！
「——我以後幹什麼呢？
「——你現在是自由了！
「——我吃什麼呢？
「——你現在自由了。
「——但是我又餓又渴！
「——我告訴你：你現在自由了。
「這隻狗就只得離了牠的主人，牠瘦得只剩骨頭，一顚一跛地到處徘徊着，餓得要咬自己的舌頭。然而人家卻說牠是自由了。
「以後呢，倘使這隻狗不是紅着眼睛，張着大嘴，口裏噴出白沫，到處奔跑去咬人，那麼牠就會躺在小巷裏，漸漸脫了毛，讓蒼蠅釘着，慢慢地死去。」

「呵，不錯。人家的確把土地分了給農民，現在這分地的辦法還在實行。自然這是有代價的。這且不管。我們看他拿這分得的土地來做什麼呢？自然你會說，用來耕種。然而他沒有農具，沒有肥料，沒有種子。這些他也可以向猶太人那裏買來，不過卻得拿下次的收穫來償還。他又得納租金給地主。這樣一來，他每年辛苦一場，自己依舊免不掉要挨餓。

「這便是解放後的農民的生活。」

「人家又會說：

「還有公社呢！這種公社就叫做米爾。一個鄉村成了一個合作的組織，每個農家，依照人口的數目分得土地。這不是很公道的嗎？此外還有農民自己的集會，選舉村長出來管理他們的事情。沙皇和他們隔得太遠，而中央政府也很少來干涉公社的事情。

「不錯，這番話說得很漂亮。米爾的確是美麗的未來社會的一點萌芽！然而實際上米爾卻被弄成了監牢一般的東西了。

「公社向政府領取一批土地時，要付一筆大款。牠沒有這筆錢，因此只得向什麼押款銀行去借貸。利息自然很大。而且押款銀行只能夠付一部分現款，就是全數的五分之四。然而全部土地就算抵押給牠了。這還不夠，舊地主還應該得一筆賠償費，這是法令上規定的。公社只得又向另一個銀行去借款。每年又要付出一筆新的利息。這事情辦好後就要買農具了。工廠會供給種種的農具，但是錢從什麼地方來呢？那般放重利的人發財的機會來了。以後還有租稅呢！耕種的時候到了，農民辛辛苦苦地在田裏工作。等到收成時，一筆一筆的債項，利息，租稅就把他們血汗所換來的東西全部拿起了。

「至於那些農民自己選出來的村長呢，他們用種種方法騙到農民的信仰做了村長以後，他們就開始來掠奪農民。他們放款來重利盤剝，他們賣布，賣食物，賣酒，只花很少

的本錢，就可獲大利。農民一天天瘦起來，他們卻一天天地肥了。你看，在教堂的天藍色的圓頂和金色的尖塔的旁邊新蓋了一些粉紅色磚屋，給一堆綠樹遮掩着。這便是村長的住宅。他們吃得好，穿得好，過活得很舒服。然而在小村莊裏，在那些散亂的破屋內，農民就憔悴地過着沒有希望的日子。從前他們是一個地主的奴隸，現在他們卻負了一身的債永遠不能夠翻身了！他們耕種完全是爲了別人，他們的麥子也不會變成他們的麵包！」

我的亞麗恩娜，你願意我告訴你嗎？我現在有些不安了。這些農人眞可憐！我從來不會聽見人說起這些事情。我的周圍居然有這麼多的不幸。我帶着鑽石耳環，手指上戴着一隻紅寶石戒指。我的小皇后，你還記得這隻戒指嗎？我從巴黎買來的。這是一個最有名最精良的珠寶商的珍品。寶石的周圍有金邊輕輕地托住了牠，就好像一隻鳥的脚掌上面滴了一滴鮮血。

第十一封信

我的鴿兒：

我望着我的紅寶石戒指，我一面想着他告訴我的這些話。那一滴血漸漸地變大起來，我的眼睛花了。我覺得眼淚流出來了。然而波利司好像不曾看見一般，他依舊說他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陰暗的露西亞了。

「在上面一個人統治着，他站得高高的離得遠遠的。這亞麗山大二世究竟在幹些什麽事情呢？他難道會有一點自由的露西亞的幻像嗎？從前他也許有過，如今卻完全沒有了。

「對於哭泣的人，對於哀訴的人，對於要求伸寃的人，他都冷淡地回答道：『不。』他依舊袖手旁觀着。

「然而他卻不安起來了。他覺得在下面情形有些不對了。大概有人發出了不滿的聲音，嚷着要做出什麽舉動了。

「這不安就變成了害怕。他便躲藏起來把自己關在房裏，懷疑一切的人。吃飯時他怕人下毒藥，喝酒時也很當心。關着房門還要從鎖孔裏偷看外邊有沒有人窺探他。旅行時他讓御車空着，自己卻躲在後面車廂裏，怕有人來行刺。

「這種懼怕快使他發狂了。

「說一句話，處死！帶着一份查禁的刊物，處死！寫一張標語，處死！到後來笑一聲也處死！哭一聲也處死！如果他不高興殺人，那麽就用徒刑和流放。爲什麽呢？常常是沒有理由的。據說這些犯人裏面有幾個正在磨刀裝鎗。這好像一個農夫爲了一株惡草就割平了

全塊田地……」

呵，好友，我失聲叫起來了！不過聲音並不大，你知道一位小姐是不應該大聲叫喊的。他還說了許多話。許多可怕的話，我不告訴你了。我這時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革命黨，就是大家所謂的虛無主義者。小皇后，你想這時候我多麼害怕！他還說了許多話我都聽不進耳了。我只記得他最後說：

「……我是多麼羨慕後代的人呵！我們完成了這艱苦的工作以後，他們就該來做溫和的工作了。那將來的社會是和平的，親愛的，但我們卻不能夠看見。我們沒有這權利。我們只應該在慘痛的境遇裏繼續做我們的艱苦的工作……」

這時候我的保姆，你知道，就是那位唐吉珂德夫人倉皇地跑來了。

我想她一定來找我，叫我回去。她會責備我不該一個人和一個年靑男子在花園裏露臺上立了這麽長久的時間。

然而我錯了。她却向着波利司走去，對他說：

「兄弟，快逃走。人家來捉你了。」

「太晚了，你看。」

波利司剛把話說完，就看見四個憲兵由一個軍官領着，走出跳舞廳向我們這邊跑過來，很快地就把波利司捉住了。許多人從跳舞廳裏面跑出來看。

波利司很安靜，臉上還帶着笑容。他暗地對我做了個記號，就從容的由憲兵押着走過人叢中出去了。

我癡呆地站在露臺上面。忽然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

「利娜·伊凡洛夫娜。現在跳最後一個瓦爾茲舞了。你肯賜給我這榮幸嗎？」

我掉轉身子，便看見R聯隊長站在我身邊。就是他，他把憲兵帶進來的！我先前看見他在偷看我們，這一定沒有錯！

我走到他面前，微笑着，輕蔑地看他一眼，不理他，就轉身進去了。

第十二封信

我的美麗的小皇后：

那時候我眞想吐一口痰在他臉上，打他一兩記耳光呢！但是，我又怕這樣會失掉我的身份，引起人家的非議。你記着我是一位小姐，又還是在別人家裏做客呢。

唐吉珂德夫人默默地陪了我回家。在馬車裏她沒有說一句話。我自己的頭腦也昏亂了，我記不起我是怎樣回家的，也記不起在車裏說了些什麼話。

進了我自己的房間我坐下來休息片刻。我無意間看見床頭懸掛的你的照片，愛友，

你眞漂亮，你那又溫柔又驕傲的態度在波蘭姑娘的帽子下面，顯得更美麗了。我看見你這照片，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和你談話，我的心漸漸安靜了。

可是這時候憤怒和焦慮又在我的心裏升了起來。波利司，他有着一對這麽美麗的眼睛，他帶着這麽熱烈的聲音說話。他們爲什麽要捉他呢？他不過在一個跳舞會裏在露台上和一個年靑姑娘談了一些話。難到現在連私人談話的自由也不存在麽？還不說那表白思想，表示意見的權利。這樣看來波利司果眞說得不錯。露西亞的確是悲慘的，可怖的，醜惡的！而亞歷山大二世又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暴君了！

我焦急地在房裏踱來踱去，我的保姆默默地在旁邊望着。這時候在我的眼裏看來，她不再是很可笑的了。

她突然對我說：

「利娜·伊凡洛夫娜，很好，我知道你這時候心裏在想些什麽。然而你不必爲波利

司擔心。他是一個殉道者，決不會抱怨他的命運。」

「呵！人家會怎樣對付他呢？」

「他們會把他送到西伯利亞去，不必經過什麼審判：這還是優待。否則他們就會把他關在堡壘裏面，用一陣亂棒打死他。」

「這些畜牲！我們還有什麼方法救他出來嗎？」

「沒有。我們只有讓他去犧牲，而且也預備着將來犧牲自己。」

她聳了聳肩頭，這樣冷酷地回答我。

「讓他去犧牲！」我絕望地重復念着，我的心又是非常煩燥不安了。我又想哭，我又想笑。

愛友，我簡直形容不出來我這時的心情。呵，你還記得嗎？有一次在你叔父的家裏，你

的叔父喝了酒後俯在桌上睡熟了，我和你兩個就偷偷地端了酒杯來喝，我們整整喝了三杯濃的葡萄酒——我想大概是西班牙的酒罷。我的頭開始旋轉起來，就像很起勁地舞過了一次瓦爾玆；你呢，小鴿兒，你不要否認罷：你想站起身子，你的脚却軟了，你就跌倒在地上。愛友，你不要爲這事情害羞，如今想起來還是多麽有趣呵。我們發瘋似地笑着，笑得流出眼淚來。我們醉了。現在這情形也有些想像，可是我喝的是一杯苦酒。我只相着波利司的美麗的話語，我只想着我那可憐的波利司。我也許再也沒機會和他相見了。

過些時候我又開始責備自己了。我爲什麽要管這些事情呢？我是一個年青的小姐，那些虛無主義；那些革命又和我有什麽關係呢？我只該注意那流行的雜誌，那些法國小說，還有我在巴黎訂購的新裝。我的新裝一定很漂亮，牠還沒有到，愛友，你知道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我想了許久，我終於決定了。我不再去想波利司的事情，我把一切憂鬱的思想都忘

掉了，我恢復了常態。我便騎了我的英國名馬或者坐了我的法國馬車，出去遊玩。我又參加各種跳舞會，赴各處宴會。這四五天以內我非常快活，我從沒有這樣地快活過。我常常偏着頭，半閉着眼睛，用我的清脆的聲音談話，這幾天我特別愛說話，就像一隻多嘴的小鸚哥。

然而我的保姆有一晚上卻跑來告訴我：

「波利司受着拷打了！」

拷打？！拷打他爲什麼呢？他究竟犯了什麼大罪？天呀！這多麼可怕！

「利娜·伊凡洛夫娜，聽我說下去。他們把波利司帶到了堡壘裏面。你這孩子，你知道堡壘是什麼嗎？那就是最可怕的監牢。高高的垣牆，陰暗的房屋，一重一重的門接連開着，放過一個囚犯進來後便一一接連地關閉了，每道門都發出那可怕的單調的聲音，就

像在叫：『你決不能夠活着走出去了！』然而囚犯沿着長廊走着，在那些長廊上永遠響着牢警的呆板的脚步聲。

「把波利司關在一個狹小的囚房裏面。這囚房是十分陰暗的。桌子和凳子都釘在牆壁上。只有一方鐵格子窗放了一點空氣進來，但這鐵格子窗又是開得那麽高，人伸手也摸不到。

「他們把他推進這囚房裏就走了。沒有一個人來看他，讓他冷靜靜地過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一個官僚模樣的人來了。這是第三區的首領，你要知道第三區就是密探部。他一進來就對波利司說：

「——你是虛無主義者。

「波利司不回答。

「——你圖謀反對政府。

「波利司連牙齒也不鬆開。

「——你有同謀的人。

「波利司依舊不作聲。

「——把他們的姓名說出來！

「於是波利司微笑了。」

這些話使我很驚奇，我不能夠相信！我便問她道：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呢？堡壘裏面的事情你怎麼能夠知道？有誰來告訴你？」

「我們的朋友到處都是。連第三區裏面也有我們的朋友！」

「那麼以後的事情怎樣？」

「你等着，我慢慢地告訴你罷。」

「這個人看見波利司不肯開口，知道再問也沒有用，便走出去了。過一天他又來這樣問一遍，依舊得不着回答。再過一天他便帶了兩個禁卒拿着皮鞭進來。他的威嚇手段也沒有用，波利司始終不肯開口。他於是做個手勢，那兩個人就捉住波利司把他着實打了一頓。打完了，波利司不曾哭叫過一聲。他永遠沈默着，帶着輕蔑的微笑安靜地看那個劊子手。」

我聽到這里禁不住悲痛地叫了起來：

「波利司，我的勇敢的波利司！……」

我的心痛楚着，熱淚濕了我的兩眼。

唐吉珂德夫人鎮靜地打插我道：

「利娜·伊凡洛夫娜，聽我說下去罷。」

「那個人看見這樣，便又想出了別的方法，他對波利司說道：

「——你不肯說嗎？好，那麼我要你給我寫出來。這桌上有筆，有紙，有墨水。你寫好就把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擔保再沒有人進來攪擾你。然而你要記着，要是你不把同謀人的名單寫好，我們便不給你送飲食進來；你會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你再要倔強，我們就會讓你活活地餓死！

「那個人走了，留下波利司一個人躺在床上。他又痛又餓，但他依舊躺着不動。他困難地捱過了幾個鐘頭。他極力忍耐着。過了一天，又過了一晚。他依舊躺着，像一個垂死的人。這樣又過了一天。

「禁卒們在門前走廊上不停地踱着，等候他把名單遞出來。然而兩三天都沒有消息。忽然他們聞到了什麼東西燒焦的臭味。起初他們並不注意，後來卻看見一股黑烟從

門縫裏冒出來。他們趕忙跑進囚房裏去看。原來床上燃燒起來了。波利司就躺在那上面！他的頭髮已經着了火！」

「呀！他一定死了！」

我叫着，就失聲哭起來。

「你不要傷心。他還沒有死呢！他們馬上滅了火，把他拖了出來，他大概不會死。」

「那麼這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又是誰放的火呢？」

「當然是波利司自己。」

「呵！他怎樣放火呢？」

「我還不知道。」

「他爲什麽要自殺？」

「他害怕他以後餓得忍受不住時，會做出他自己不願做的事情。他寧願馬上死掉，免得會賣掉他的朋友！」

第十三封信

亞麗恩娜姊：

呵，我哭了，我傷心地哭了。可憐我那波利司。我彷彿看見了那皮鞭，然後又是燃燒的床。火舐着波利司的血汚的身體。人說他還活着，他不會死，眞的嗎？他已經受了那麼大的痛苦！不知道他還要受什麼罪？愛友，這時候我彷彿覺得他的傷痕就在我的心上痛了，而且我的衣衫也給火燒起來了。爲什麼呢？我眞愛他麼？我愛這個漂亮的殉道者麼？

好友，你看這是多麼奇怪的思想呵！你一定會笑我的。我爲什麼要愛他呢？他連一句恭維的話也不會對我說過，他也不會請過我伴他跳舞。他完全不是一個風流瀟洒的人。

沒有一個女子會愛他。何况是我？我哭，我是在憐憫他。這決不是愛情，決不！

這時候我的保姆離開了我，出去探聽新的消息。我一個人在房裏寂寞地坐着，把肘靠在桌上，牙齒咬着我那花紗手巾。忽然我的房門上起了輕輕的叩聲。

好友，你知道我不會說「進來！」的話。這時候我眞怕人來找我。然而門卻大開了，那個常常來聽我懺悔的教士就走了進來。

看見進來的是教士，我倒有些高興。我如今心裏亂得很，不知道應該怎麽才好。我需要着一點安慰，一點鼓勵。一個人絕望的時候很容易去向宗教求救。而且我這個教士據說又是一個好人。他除了節日外並不多喝酒。他有點學問，又善於辭令，很能得人歡心。

他看見我很憂愁就溫和地安慰我，對我說，聖母和聖徒們可以幫助我，我應該很誠懇地去求他們的幫助。他又從袋裏摸出一個聖尼古拉的神像，要我去吻牠，他勸我當着神像訴說我的心事。

這一番好話把我的心說動了。我便誠心地要求他馬上聽我懺悔。他一口答應下來。他拿了聖尼古拉像在手裏，我跪在地上，眼睛虔誠地望着神像，把我的煩惱完全傾吐了出來：我怎樣認識波利司；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那晚上在露台上對我說了什麽話，以及他的被捕和受刑，我全都帶哭地說了。

呵！宗敎眞是人的最大安慰呵！我這時候心裏安靜了。我那慈祥的敎士對我說聖母已經寬恕了我，聖尼古拉也寬恕了我。他又答應替波利司禱告。我送了他一張二十盧布的鈔票，要他布施給他敎區內的窮人。他臨走時還給我祝福，又把那聖尼古拉像留給我，又要了五十個盧布，並不貴。我望着聖尼古拉像，我想波利司的事情一定不要緊了。聖母和聖徒們一定會保佑他，只爲了我的這一點熱誠。

第二天晚上我正對着聖尼古拉像禱告，我的保姆瓦爾華娜突然氣咻咻地跑進我的房裏來，她一把抓住我的肩頭搖撼說：

「你這傻姑娘！你把他告發了！」

「他？波利司？出了什麼事情？我會告發他？」

「一切都弄好了，只等着波利司出獄。如今一切都完結了。他們找不着證據來控告波利司；R聯隊長也說他大概聽錯了話。而波利司的自尊和勇敢的態度把那般人都感動了。他們正打算放他出來醫傷。然而昨晚上一個敎士跑了去告密，就是你信任的那個敎士。他把你對他說的話全都對第三區的首領說了。這樣一來，一切都改變了。不管波利司的傷有沒有醫治好，他在兩天以內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呵，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消息！

第十四封信

我的好亞麗恩娜：

你一定猜得出來那晚上我心裏多麽難過。我，是我把波利司斷送了！他本來就會被釋放的。我害了他，我這個愚蠢的女孩子。那個教士騙了我！我眞恨他。愛友，你知道我的身體很嬌弱，要是人和我握手，稍微捏緊一點，我就會叫出聲來，好像一隻小鳥給人捉住了似的。但是倘使那個教士這時候還站在我的面前我一定要打他的耳光。我恨不得把聖尼古拉像摔在地上用脚踏個粉碎。可是我有些不敢。這時候我還不是一個革命黨人呢！

然而我已經定下決心了：我既然害了波利司，我就該捨身去救他，我要去見總督給他講情。我就說教士的話全不可靠；波利司在露台上所說的完全是另一些事情。他望着月亮給我背誦勒孟托夫的詩句；我還可以說他愛上了我，他對我說情話，他向我求婚！我

先預備好許多話來說，而且樣子做得十分誠懇，十分堅定，同時極力求總督幫忙，務必使總督相信我的話，相信波利司是個無辜的人。我認得總督，他會幫助我。

我一早起來，稍微打扮一下，穿得齊齊整整的，我照了鏡子看，好友，你知道，我只要稍微裝飾，就顯得很漂亮了。

我坐了一部馬車到總督府。人把我引進一間大的接待室，那里還沒有別的人。一個長鬍子的副官坐在一張寫字台後面，他擡頭盯了我幾眼，又埋頭去做他的事情去了，並不理我。我只得自己走過去，對他說明我的來意。他威嚴地看我一眼，就短短地說道：

「不行。」

「總督出去了嗎？」

「沒有。」

「有人在和他談話？」

「沒有。」

「那麼，我就可以見他了。」

「不行。」

「爲什麼呢？」

「就因爲這不行！剛纔有一位大官送了我五個盧布，要我引他去見大人，我卻拒絕了。」

「這麼我就給你二十個盧布罷。」

「呵，這又不同了。好，小姐，請走罷。」

他客氣地微笑了，給我行了一個禮，讓我先走。他把我引進了一間客廳，那裏面掛着一張沙皇戎裝騎馬的照片，鏡框上鑲着很精緻的金邊。

我等了一會兒，一個人進來了，那不是總督，大概是總督的祕書。他年紀不小了，卻打扮得像一個風流的年青人。他給我行了一個很漂亮的禮，讓我坐下，然後恭敬地問道：

「小姐，你有事情要見總督大人嗎？」

「我要見他本人。」

「可惜做不到。總督大人昨晚忙了一整夜。我們的事情眞多！那般革命黨，虛無黨，給我們添了好些麻煩！大人今早不能見客，因此很對不起你。」

我這時候突然想起了那副官的事情，我就對這位祕書低聲說：

「一百盧布，夠了嗎？」

這時候我就把鈔票遞了過去。我的好友，我的小鴿兒，你看我是何等地聰明！他馬上就站了起來對我點點頭溫和地說：

「那麼小姐，請隨我來罷。讓我來給小姐引路。」

我眞正想不到。他卻把我引進一間非常精緻的繡房裏來了。愛友，這繡房眞是精緻得可愛，就和你的那間差不多。你的那間，我還記得很清楚，掛着粉紅色綢幔，還有那白紗窗帷，在那房間裏我們常常在一起，我的頭靠在你的肩頭上，我們共讀一本從你叔父的圖書室裏偷出來的法國小說。

我忽然聽見一個清脆的聲音低低說：

「就是她，不錯，眞正是她！」

這聲音清脆得和鈴聲沒有兩樣，好友，這有些像你那可愛的聲音呢！

我掉過頭看。我認得來的是總督夫人，我在交際場中和她見過幾面。

她身材短小，皮膚很白嫩，只是略有點肥。一對眼睛像海樣地藍。粉紅色臉頰上有兩

個可愛的酒窩。嘴唇像櫻桃那樣地紅豔；嘴微微張開就露出一排發光的珍珠似的牙齒。她穿了一件輕羅的衫子，豐滿的肉體在那下面露了出來，在那肥白的胸膛上兩顆紅點隱約地現着，左乳上面還有一顆黑痣。她走起路，就洒出一股一股的香氣。是一個這麼美麗，嬌豔，肉感的女人！她和我說了幾句應酬話過後便溫柔地說：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要見我丈夫嗎？眞是不湊巧。今天不行。你聽我說。我眞傻！我昨天把他拉去赴跳舞會，我逼着他跳舞。你知道，他沒有這習慣，所以他今早晨非常疲倦。所以我不能讓你見他……」

她對我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笑容。我想她也許會同情我，會給我幫忙。我便拿起她的手向她解說。她的這雙手是多麼柔軟，多麼潔白。十根粉紅色指甲就像十片玫瑰花瓣！

她不聽我說話，卻端詳我的臉，指着我的耳環說道：

「呵，你這付耳環眞漂亮！是從巴黎買來的嗎？你可不可以取下來給我看看。呀！眞不

壞！美極了！我親愛的，倘使你把這付耳環送給人家，人家一定情願幫忙。」

亞麗恩娜姊！我眞正替她害羞呢！我這時卻顧不得許多了。我連忙說：

「拿去罷，拿去罷！」

我到底看見那位統治一省的總督了。他是一個相貌溫和的老頭兒。看他的樣子他大概是一個有好心腸的人。我的勇氣來了。我馬上跑過去哀求他。對他說明我的來意。我把事前預備好的話都說盡了。他帶了微笑注意地聽着，時時點着頭，就像在對我說：「孩子，很好，我明白，你再說下去罷。」我說完了話，他就拿起我的手溫柔地握着，他的眼裏現出了淚珠。

我的心因了希望而顫抖了。好友，你一定猜得出我的快樂。

他站起來溫和地喚我：「跟我來。」

我跟着他。我想他一定引我到辦公室裏去簽署一張釋放波利司的命令。我心裏非常高興。

然而他卻把我引進了一間小小的密室，是那樣精緻華麗的房間。牆壁上掛着一些奇怪的圖畫……

我突然叫了起來。

他抱着我的腰，狂熱地吻着我的嘴唇。

呵！愛友，我又是羞，又是恨，又是急。我努力掙脫了他的手，便急急逃走了。

第十五封信

我至愛的亞麗恩娜：

我回到家裏，一進屋就鎖上門。我不願意看見一個人！我只望再沒有一個人來麻煩

我。我很煩惱，我又羞，又恨，那畜牲的熱氣彷彿還留在我的嘴唇上。呵，波利司告訴我的話全都給證實了：教士是卑鄙的，女人是無恥的，官僚是腐敗的！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母親又不能夠給我幫忙。好友，你知道我母親整天就弄着她那菲洲的綠鸚哥，和日本的小白兔。我在這里又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好朋友，我又不曾私下存過多少錢，你知道像我這樣的一個姑娘是很會花錢的。問母親要一筆很大的款項，拿什麼名義來要呢？況且我最近又在巴黎訂購了大批的化裝品和衣服。這樣看來我簡直不能夠替波利司做一點事情了。愛友，你想像看，我那純潔的，驕傲的波利司就要和那些强盜殺人犯一起給人送到西伯利亞去了，只爲了他說出了我們露西亞的眞相。

西伯利亞！愛姊，你知道這地方嗎？你大概聽見過你們波蘭的英雄們在那里的悲慘的故事罷。

無垠的荒野，稀落的城市，寥寥的人口，稀少的村莊：這就是那可怕的西伯利亞。人從一個小村鎮走到另一個村鎮，在那冰雪凍結的道路上，即使凍不死也會餓死的。環境是這麼寂寞。雪落下來，墊得厚厚的，許久都不化，白熊就常在這些地方徘徊。上面永遠是那灰色的天；下面是那寒冷的，寂寥的，封閉了的荒原。

呵，我知道在那些囚犯裏面有少數人會受着較好的待遇。他們可以在城裏或村裏找到安身的地方；他們做工養活自己，又可和家裏人一起生活。然而這種人是比較罪輕一點，而且危險性較少的。波利司決不能夠得着這種待遇。他很倔强，他決不肯求人寬恕，他們更不會優待他。他們一定會送他到礦坑裏去。那里的情形據說是十分可怕。殘酷的待遇，無休息的繁重的工作，不合衞生的生活情形，粗劣的飲食。夜晚冷得不能熟睡，白天又疲倦得不能工作，禁卒的鞭子隨時隨地在旁邊威脅着。在一千個犯人裏面沒有九百五十個人能夠活過十年的。波利司會給人折磨死！他會死！呵，天呀！爲什麽他們要弄死他

呢？他不過在花園裏露台上對我說了那些話。

晚上我的保姆來對我說：

「明天不等天明他們就動身了。」

夜晚是很寒冷的。上面罩着一個漆黑的天空，看不見一顆星。

我站在堡壘對面的廣場上。我雖穿着厚的大衣，身子卻因寒冷而顫抖了。我的保姆在旁邊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在我們周圍還有許多女人，差不多都把手蒙着臉在哭。這眞是一幕撕裂人心的景象。我有點支持不下去了。

在對面就立着那陰森的堡壘，那麼大的可怕的黑影壓在我們的心上。我們悲痛地等待着。

那兩扇大門發出一陣巨大的響聲後就突然開了。我們馬上擁擠地走過去。這時候

從堡壘裏面走出來一些哥薩克兵；他們佩着槍，持着長矛，那上面就掛着燈籠，有的還拿了皮鞭，揮舞着，在空中作響。

過後就出來一羣女人，三個一排地埋了頭走着，頸上帶着刑具，就像一羣給人帶出去耕田的牲畜。愛友，我看淸楚她們了。人數有二三十個，據我周圍的人說她們都是從瑞士齊利地回來的留學生，被牽連在兩三起革命案件裏，因此得了放流到西伯利亞去的刑罰。她們到現在依舊現着很勇敢的樣子，雖然身子非常衰弱，差不多不能夠動步，但她們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或哭叫過一聲。一個瘦小的年青女郎好像支持不住了，她停了一下。於是旁邊一個哥薩克兵就舉起鞭子威嚇地罵起來。呵！這又是一幕多麼悲慘的景象啊！可是我站在旁邊，我並沒有一點怕懼。我，我剛從一間香噴噴的繡房裏出來，在那裏面正燃着精緻的小蠟燭，不斷地放射出香氣，溫暖和光亮來；而且我過一會兒就要回到那平靜舒適暖熱的房間去——我這時候竟然羨慕那些女人了，因爲她們是和波利司

同去的，因爲她們要和波利司同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上受苦。

女人過後就輪着男人出來了。他們不僅頸上帶着刑具，腿上也帶得有，而且雙手還給反剪地縛在背後。哥薩克兵把長矛上的燈籠略略放下來照他們的臉，以便好計算他們的數目。借着燈籠的一點紅光我看見了他們的裝束，頭上戴一頂皮帽，身上穿一件灰色大衣，胸前釘着一塊記號碼的銅牌，脚下套一雙長靴。每個犯人肩上都負荷了一床被褥，腰間掛了一隻錫杯和一把木匙。

我這時連忙擠上前去找尋波利司，但是哥薩克兵把我阻攔住了，他們拿皮鞭來恐嚇我。我只得回到人叢裏去。可是當我周圍的女人傷心地哀哭的時候，我卻伸着頭眼睜睜地望着那些人影。

他們一個一個地走了，我卻看不見我的波利司。

一個希望在我心裏生長起來。也許波利司不到西伯利亞去了！他們一定把他留在堡壘裏面等着審訊。他的事情大概可以從寬發落。犯人的隊伍給兩排哥薩克兵押着已經走遠了，我沒有看見波利司的影子。我只看見那些女人揮舞着的白手帕，我只聽見她們悲聲叫着的丈夫情人弟兄或父親的名字。呵，我的好亞麗恩娜，我的愛姊。波利司還留在露西亞！呵，只要他不去，就是要犧牲我的美麗，我的韻致，甚至我的生命，我也甘心。

但是突然間一輛馬車從堡壘裏開了出來。車上的燈光使我看見波利司的面容。是的，波利司躺在那些患重病不能步行的犯人中間，我簡直不忍心細看他的面孔。我暈倒了。

第十六封信

我的小姊姊：

現在讓我來繼續寫下去罷。昨天我寫到我暈倒的時候，我幾乎又要暈倒了。現在想起來，那情景還像在我的眼前似的。

我的保姆對我說：

「你願意跟他去嗎？」

我堅決地回答道：

「直到我力盡爲止。任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跟他去。」

於是我們急急往前走了。

在我們周圍那些女人都帶着哭聲向前走。她們是犯人的妻子，情人，姊妹，女兒。不管空氣是怎樣寒冷，她們的四肢冷得發抖，牙齒凍得打戰，她們依舊鼓起勇氣，繼續跟了她們的親愛的人走着。犯人的隊伍默默地在進行，空氣嚴肅而悲哀，就像這是送葬的一行人。在這中間哥薩克兵的燈籠時時發出一點紅光，很像是魔鬼的眼睛。

「快點！快點！」

我不住地這樣催着保姆瓦爾華娜。還有幾步路光景我就可以趕上波利司的車子了。

我伸出手向着那車子，我叫着波利司這個名字。然而一個哥薩克兵用他的燈籠來照我的臉。我的臉，我的眼睛就像給一股烈火燒着，我便停了步。另一個哥薩克兵抓住我的肩頭用力把我一推，我馬上跌倒在冰凍的地上。我全身的骨頭似乎都跌碎了。

瓦爾華娜把我扶了起來。我左額有一塊傷痕，大約是給石塊擦傷的，我的嘴唇也出了血。

瓦爾華娜只管在我耳邊說：

「勇敢些！我們到禮拜堂就會看見他，也許還可和他說幾句話。」

她的意思顯然是拿這個來鼓勵我。她相信我們可以有機會挨近他。爲了要見波利司我居然忘掉了我的傷痕，一滴一滴的血正從傷口流下來，就像一顆一顆的淚珠，我不去管牠！我還忘掉了疲倦和寒冷。

我們又開始往前面走了。

天邊漸漸亮起來；我們走出城，又走過了附郭一帶的房屋，一片田野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田野是赤裸的，悽慘的，只有寥落的幾顆樹，但都是些枯枝；一層霧罩在空中。

不久到了一個村鎭，那隊伍就在一所禮拜堂門前停住了。

一些鄉人站在茅屋的門前，還有些女人躲在男子的身後偷看。他們都早早起來了。他們的數目比哥薩克兵還多。呵，只要他們願意呵！他們一定可以趕散那般哥薩克人，把囚犯們釋放的！可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好像簡直沒有起過這類的思想。他們只是垂着手，站立不動，癡呆似地望着我們。他們沒有憤怒，沒有感動，甚至連好奇心也沒有。他們對

這事情並不關心，彷彿已經看慣了。

哥薩克兵把囚犯們帶進禮拜堂去。我遠遠地看見兩個哥薩克兵挾着波利司走上石階，跨過門限進去了。呵！怎樣纔能夠使他知道我正在這里，千方百計地求他一顧呵！

這禮拜堂是華美堂皇的。早晨的陽光透過玻璃射在祭壇上，把聖杯，大燭台，聖像都照映得更光輝了。在潔白的檯布前面微微幌動着教士的繡上了珍珠和銀花的祭帔，在金色的陽光下燦爛地發光了。

囚犯們坐了下來，哥薩克兵依舊監視着他們。在哥薩克兵的後面就是囚犯的家眷，她們跪在離大門不遠的地方。大家不作聲，在一陣難堪的沈寂中那個年老的教士用一種溫柔的聲音講話了。

「呵！我的亞麗恩娜！這是一個多麼悲痛的嘲笑呵！在這時候他還對犯人們說懺悔，說

服從，說沙皇的仁慈。

衆人靜靜地聽着，沒有人擡起頭來。突然間在第一排裏一個人昂了頭高聲叫着：

「打倒沙皇！」

呵，這是波利司！是他的聲音。他發出了這一聲可怕的叫喊。我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了。

我連忙擠上前去，不管那些哥薩克兵。呵，我那永遠如此勇敢的波利司！

我還沒有擠到囚犯隊裏就看見那個教士舉起一隻大燭台用力地往波利司的頭上打去。

我哀叫一聲，我便暈倒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正躺在一家茅舍的灶上。我的保姆在那里，她緊緊握着我的雙手。

我悲泣地問道：

「他死了！是嗎！」

「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擡走了，頭上滴着鮮血，也許會死……」

我一翻身就站起來，跑到窗前去看。陽光很明亮，那邊，在小山上，那隊伍正蜿蜒地進行着，已經走得太遠，追不上了。他們就這樣地慢慢縮小以至於完全消滅，不留一點痕跡。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再回來了！

第十七封信

亞麗恩娜，我的潔白的好姊姊：

於是我便回到家裏了。我關在房裏整整過了三天，藉口說身子不舒服。我應該養好我的傷痕，不讓人看見。我應該掩飾我的眼淚，不讓人看見。我的傷快好了。我也不再哭泣了。我漸漸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我也開始去想那些嚴重的，憂鬱的事情。一個思想特別

來纏繞着我：波利司以身殉的那個理想決不能夠是邪說謬論。他的目標是偉大的，他決不會錯。而且如今有好些事實證明出來他的話語是如何地眞實了。

愛友，你想不到罷，我這時候居然願意把波利司的理想當作自己的理想。我居然願意去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這消息會使你大大地驚訝罷。

我的保姆，瓦爾華娜，就是那位唐吉珂德夫人她是波利司的同志，她這三天來就不斷地向我宣傳她們的理想，因爲她看見我快走到他們的門前，就要舉手敲門了。

愛友，想不到我的保姆竟然是一個大演說家！她一連對我演說了三天。她先從都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說起，說到赫爾岑，巴枯寧，奈切葉夫，再說到莎洛維葉夫，加拉考左夫……還有許多古怪的姓名呢！好友，我想這些姓名會使你打起呵欠來。我彷彿看見你的美麗的嘴張開，就像一朵盛開的玫瑰花一般。

瓦爾華娜給我說些什麼呢？她給我解釋他們的主張，他們那有名的土地與自由社

的運動和綱領。她和波利司一樣都是那團體的社員咧！

她的話比波利司的話還多，她說了那麽多的事情，但是好友，我不能在這里告訴你了。一半也因爲我怕會使你疲倦呀！

我的保姆的話把我的心更攪亂了。我這時候彷彿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不知道應該往哪邊走纔好。好友，要是你在我的身邊，你一定會勸我忘掉那些憂鬱的事情，甚至把波利司也忘掉。你一定逼着我照常去拜客，陪我去大商店買東西，要我細心來打扮自己，我們兩個一起去赴宴會和跳舞會，或者坐了我那漂亮的馬車在大街上遊玩。呵，我的亞恩娜，現在我完全無心做這種事情了。恐怕即使你在這裏，我也沒有興致了。我的心亂如麻，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放牠。我在巴黎訂購的一件時髦的衣服到了，眞漂亮！可是我卻不去正眼看牠一下。我把我的跳舞教師也辭掉了。有一天我看見母親拿了小塊的蛋糕餵

兔子，我便對她說：「媽媽，你怎麼可以拿點心來餵兔子呢？你知道有許多人連麵包都吃不到！」好友，你看，我快要發狂了。波利司的面影時時折磨着我。這個美麗的殉道者，他如今在什麼地方？他死了呢，還是活着？他的病弱的身體，他的傷痕，他恐怕不會活着到西伯利亞了，他們會把他的屍首拋棄在路上的。我想到這些我把一雙眼睛都哭腫了。

忽然一個可怕的新聞傳到了我的耳裏。據說那一隊去西伯利亞的囚犯並不是到西伯利亞就住下。他們還要和那里的一部分政治犯一起坐船到日本附近的薩加鄰島去。

這消息太可怕了。愛友，西伯利亞的礦坑雖然是地獄一般的地方，但比起那薩加鄰島來還要好一點。那是熱病的傳染地，決沒有一個囚犯到了那里能夠活着離開的。甚至強健的人在那地方也容易會變成瘦弱的病夫，挨着那難堪的日子。波利司一到那里，他的一切都從此完結了。他的美麗的青春，他的勇敢的思想，他的純潔的深透的眼睛，還有

那聖火一般的眼光，這一切也都會消滅了。

有的頭發昏了。我彷彿也得了熱病似的，終日昏昏沉沉。

過了幾天一個早晨瓦爾華娜倉惶地跑進我房裏來說：

「他們死了。」

「誰？波利司嗎？」

「波利司，還有別的人。也許那一隊囚犯通統死了。」

「在薩加鄰島嗎？」

「他們的屍首纔到了那里呢！他們剛到西伯利亞東部的邊界，人家就把他們趕到一隻破舊的小船裏面。船裏本來只有一兩百人的位子，如今卻裝了七百多人。這樣他們就開始航行了。到了第三天船上就有好些人病死了。屍首就被拋擲在海裏面。瘟疫在船

上傳染着，沒有人來做一點防疫的工作。屍首一批一批地給人拋擲到海裏去。等到一個水手高叫『陸地』的時候，船中就只剩兩百七十幾個犯人了。不錯，前面就是陸地，然而對於那兩百七十幾個犯人那就是墳墓。至於波利司呢，他一定早死在船上了。

我不作聲。我心裏痛得很厲害。我想我的臉色一定慘白得可怕，連瓦爾華娜看 我的臉也禁不住驚叫了一聲。

於是一陣難堪的沉默來統治了這房間。

忽然我下了一個決心，走到她面前把手伸給她，一面說：

「瓦爾華娜，讓我跟你們去罷。我也要做一個土地與自由社的社員。我願意和你們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奮鬥，做一個你們中間的人。」

她笑了一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

愛友，我的小皇后！我現在也變成一個革命黨人了。你會笑我嗎？我記得你平常笑起來的時候，那姿勢是多麼可笑。你有時撫着胸口，有時拿手帕掩着嘴。倘若只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時，你會笑得在房裏轉。

但是現在不是笑的時候呀！我說做一個革命黨人，就是說我把我的一切，我的美麗，我的韻致，甚至我的生命都獻給那個理想，那個運動了。

然而不過兩個多月光景我就被捕了。爲什麼呢？因爲我和一個女同伴在鄉間辦了一所小學校。我做小學校的教員，另一個同伴就做了醫生。這就是我們兩個的罪名。

我那同伴名字叫薇娜，她是瑞士齊利地大學的醫科畢業生。她是一個稀有的美人。但是，我的小白鴿兒，你不要生氣，你比她更美呢！不過她的美麗和你的美不同。她是那麼尊嚴，那麼恬靜，那麼堅決，是一位尊貴的北部的美人。你呢，我的好娅麗恩娜，你卻是一個

活潑，天眞的小姑娘，你是一隻頑皮的小白貓兒。

徵娜的醫術很成功。我們到那鄉村纔半個多月，她的聲名就傳播得很廣了。一天從早到晚都有病人來找她。有的病人是從四五十里外的村落裏走來的。一個月裏她醫好了七八百病人。農民把她當作天使看待。

我呢，我有着三十多個男女學生，我拿全付精神來教他們。學校和醫院在一起，都是免費的組織。那些小孩都是很可愛的。他們和我過得很好。

我們有時候也到農家去，多半是在晚間。我們和農民夫婦談話，或者讀點故事書給他們聽，我們也給他們講點關於目前社會情形的話。好友，徵娜眞正是我的好幫手，不，她是我的好教師。她的學問比我高深多了，她除了法國小說外還讀過許多法國書，而我先前連那些書的名字也沒聽見說過。

愛友，你萬想不到這種生活是多麼幸福的呵！牠有一種迷人的美，甚至連我那勇敢的波利司也沒有看見。波利司還沒有認識農民。他說的關於這方面的話就不免有錯誤了。那麼質樸，那麼堅定地保持着原始的正義的信仰！雖然生活在汚穢裏，只要有人來給他們一點希望，他們會相信光明就在眼前！是這樣的一種人！

然而不久就有人告發了我們，我和薇娜就被捕了，只爲了這一件事情。

連這一件平和的工作人家也不許我們做。愛友，我還知道有許多年青女郎就爲了這事情憔悴地死在監牢裏面。難道我和薇娜也會這樣地死去麽？

愛友，我想到薇娜，那個高貴的北方美人，她因爲被牽在另一個政治案件裏押解到聖彼得堡去了。我又想到波利司，那個崇高的殉道者，他果然就死在去薩加鄰的船上麽？

我不能夠寫下去了，愛友，我要哭了……我傷心地哭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沒有一點悔恨的。

第十八封信

我的金髮的小皇后：

我好久沒有寫信給你了。倘使你能夠收到這封信，你第一就會注意到發信的地址不同了。是的。我現在不在那堡壘的囚房裏面，卻到了西伯利亞東部的礦坑內來了。我還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夠到你的手裏。那個到礦坑內賣東西的猶太人雖然答應給我偷遞信件，但是不一定靠得住。他要的報酬又是那麽很大。他明天還要來，我要把信擲給他。不知道他會不會來拾起牠，而且即使他拾了信，又不知道他能否通過守兵的眼目。再不然他會把信送給守兵去，也許這是他們做好的圈套。然而不管他！我願意給你寫信。

只是有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愛友，我寫了這許多信給你，卻沒法接到你一封回信，這是多麽地寂寞呵！

亞麗恩娜！我的好亞麗恩娜！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苦！那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哥薩克兵就跑進了我的囚房，把我喚醒起來。那些哥薩克兵眞是兇惡得很，就像我給波利司送行時看見的那樣。他們手提着燈籠，紅光映在他們的臉上，好像塗上了一層血。我只得當着他們站起來穿好衣服。一個兵看見我的身子很瘦小就笑了起來，另一個兵看見我很美麗，便對我微笑。我不說一句話。我也沒有一點怕懼。我預備着勇敢地接受任何的刑罰：不管他們要鞭打我，或是送我到西伯利亞去。

我被帶出去了。在天井裏站着一些男女囚犯，也有哥薩克兵在旁邊看守。人家把我們分成了兩隊，每三個人排在一起，我被放在兩個可憐的姑娘中間。她們哭得那麼傷心。她們究竟犯過什麼罪呢？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一件東西壓到我的頸項上來。我們三個人的頸項就給刑具連在一起了，好像三匹駕車的牛馬一般。呵，我的好姊姊，你知道從前只要一串稍微重一點的珍珠項圈也

會使我不舒服。然而如今我卻咬緊牙齒勇敢地支持下去了。哥薩克兵手裏的皮鞭在空中揮動着發出威嚇的聲音。我們就開始往西伯利亞走了。唉！這悲哀的一行人！

冬天，這是冬天了！愛友，你也可以想像到，往西伯利亞去的道路上是多麼寒冷呵。只有生病的人可以坐車，和行李在一起。我們卻不得不步行。道路是這麼難走。我們的鞋襪都走破了，卻不得不赤脚走着。愛友，你該記得我的脚是那麼白嫩，那麼粉紅，差不多和你的脚一樣地美麗！可是如今牠們踏在那凍冰的地上，給石子冰塊割破，擦破了皮，血流了出來染成了一塊一塊鮮艷的紅冰。我們只管往前面走，頸項上帶着刑具，臉凍得通紅，又被雪風不留情地割痛着，雪片差不多迷了眼睛，汗滴下來，馬上就凍成冰了。我的頭髮上，眉毛上，嘴唇上，到處都是小的冰塊。身子快要疲倦得不能動彈了，卻沒有休息的時間。晚上睡眠的地方不是破爛的倉庫裏，便是滅了火的農家的爐灶上。愛友，你想在這種環境

裏我怎麽能夠閉着眼睛！在外面雪風發狂似地叫吼着，在裏邊冷風進了被褥，我的嬌養慣了的身子不停地冷得打顫。但是第二天，天剛發白，大地還被一層濃霧籠罩着，我們又不得不起來出發了。

過了好些日子以後，實在我已經算不淸楚日期了！我們走過了坵波爾斯克，到了熱尼沙河附近，在那些陰暗的平原上面，一連有六個月都是冬天，一年裏最長最好的日子，白天也只有六個鐘頭。

然而這和我有什麽關係呢？陽光對於我根本上就不存在。因爲我是埋在那被稱爲礦坑的地獄裏面了。

呵！親愛的，我幾乎不能夠揑住鉛筆了，我的十根指頭都被那些粗糙的器具，那些重的工作弄破了，到處都是傷痕，到現在還在出血。但是我忍着痛來給你寫信。

礦坑！礦坑！這就是人間地獄！你在你那精緻的舖房裏萬萬想像不到礦坑裏面究竟是些什麽樣的情形。可是沒有陽光，沒有新鮮空氣這一點，你總該知道罷。幾個兇狠的哥薩克兵監視着我們，强迫我們這些柔弱的女子拿起鋤鍬去挖土地，去挖石壁，找出銅和水銀來。那般監視的哥薩克兵是十分兇殘的。只要我們裏面有人掉轉一下頭，或者說一句抱怨的話，或者支持不住把鋤鍬落了在地上，那麽他們的皮鞭馬上就會打在那不幸的女人的身上來！我們幾個新來的還可以勉强支持，那些早來的女人個個都失了人形，瘦得只有骨頭，那相貌看起來很叫人吃驚。甚至對於這些可憐的女人，他們也不肯放鬆一點，他們依舊嚴刻地逼着她們勞動。但是在這般不幸的女人中間有的卻是完全無辜的好人，有的卻是崇高的女傑！還有幾個從前還是很年青的女郎，只爲了送麵包給亡命者，又沒有向官廳告密，就得了這樣殘酷的刑罰。還有幾個你們波蘭的女子，她們的罪名只是爲波蘭獨立失敗服喪！

呵，愛友，我寫不下去了。我們從早到晚無間斷地勞苦地工作着，夜晚又不能夠睡得寧靜，常常會被哥薩克兵的打鼾聲吵醒。這便是這些黑暗的深淵的生活。我們整天埋在地底下，一年裏只有兩天可以像牛馬一般從洞裏爬到地面上去休息，呼吸那新鮮的空氣。這兩天是聖誕節與復活節。

第十九封信

我至愛的亞麗恩娜姊：

一個嬌養慣了的女孩子，雖然她的膽量很壯，可是她的身子究竟很軟弱呵！所以不到多久我就病了。在作工時候我竟然拋了鋤鍬，倒在地上。哥薩克兵的皮鞭這時候也失了效用，我的精力完全竭盡了。我簡直不能夠動一動身子，我心裏想，這算是完結了。我是

死定的了。然而他們又把我抬到地面上去……

當我重新睜開眼睛時，給自由的風一吹，新鮮的空氣直往我的鼻裏送，我覺得人馬上就清醒了，身子也爽快多了。便是灰色的天空看起來也叫人高興。何況這時候恰是五月，甚至在像西伯利亞的地方也有花開，我聞到了一股新春的香氣。

但是這幸福很快就過去了。他們把我抬進了一間寬大的茅舍裏，放在一張鋪着腐草的床上，這地方又髒又臭，有好些病人在呻吟，叫號，或者吐最後的一口氣。

我在這地方睡了多少日子，我自己都不知道。而且連有沒有醫生來給我診病，我也不知道。我那些時候發熱很厲害，差不多完全失了知覺。我彷彿記得有兩次一個教士走到我床前來，要我對他懺悔，說我活不過這晚上了。

我的病漸漸好了。但是身體還是很軟弱，不能夠到礦坑裏去。他們居然許我出去在

這村莊的附近散步，也不派人監視我。他們看見我身體還沒有復元，知道我沒法逃走。

呵！愛友，你想像看我第一次出來散步，是多麼快活！在我眼裏看來一切都是新鮮的，可愛的。天邊現着藍色，就像遠遠地橫着一條海。平原上到處有着稀落的綠樹，嫩綠色的樹葉是特別可愛的。在樹枝上有些小鳥歇着在唱歌，在平原上也有鳥兒飛翔，撲牠們的美麗的翅膀。我見過你們波蘭的那些有名的美麗的樹林，我又見過露西亞的那些滿鋪着花朵的美麗的草原。可是從沒有過一個美麗的雄偉的景象能夠像今天這樣地感動了我。這平凡簡陋的西伯利亞的小村落在這個短時間裏彷彿就變成了我的天堂。

這時候我沒有思想。我只是儘情地用眼睛看，用耳朵聽。忽然我看見了一個人影。我不覺停了脚步，失聲叫了出來。在那邊，在大路上，在那些搬泥土，劈石頭的犯人中間有一個和波利司面貌相像的人。我叫着他的名字，我跑過去。

他聽見了。他往我這邊看，他答應着。一定是他！愛友，你想我應該是多麼快活呵！

我看淸楚他了！沒有錯！他活着！他就在我面前！他向着我伸出手來！我撲過去，讓他把我抱在懷裏。

我哭着。我笑着。他給我解釋他留在這里的原因。那一次他因爲受了傷，不能夠到薩加鄰島去，他們便把他留在西伯利亞。他們派他做修路的工作。這至少比在礦坑裏工作好得多。他完全不知道礦坑裏的可怕的情形！接着我便把我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他。他一面聽着我說話，一面帶了無限的溫柔望着我。我看他的眼睛，那裏面有淚珠在發光。他感動地，愛憐地緊緊抱着我。他還跪了下來抱着我的腿，又拉了我的滿是傷痕的小手不住地吻着，一面說着一些親密的話語，這時候我的心因了愛情的陶醉而微微地顫抖了！

愛友，我的好姊姊，你爲我祝福罷，爲我們，我和波利司祝福罷，我如今和他在一起了。

我是他的妻子，他的情人。我們的結合不要官廳來承認，不要教士來祝福。我們是在廣大的天空下，明亮的陽光裏自由地結合起來的。不管每日的勞苦的工作，不管那黑暗的情形，我們心裏還是很快活。我們的勇氣，我們的希望又重新生出來了。每天傍晚工作完畢以後我們兩個手牽着手，我的頭靠着他的肩，我的眼光射進他的眼睛，我們走出了這村莊，我們走上一塊斜坡，那上面長滿着軟草，就像一張氈子，我們擇了有樹木的地方坐下來互相抱吻了一會兒，樹木遮掩着我們的身子，不給人看見。然後我們就站在斜坡上，望着那不幸的露西亞。我們每次總要望許久，雖然看不見什麽，那灰色的天籠罩了一切，但是我們始終堅決地相信着，等待着一個新的美麗的景象。在我們的耳裏永遠響着那「土地與自由」的聲音。這聲音是一天比一天地更響亮了。愛友，倘使你到現在還沒有聽見這個呼號，你不久也會聽見牠的！

我的亞麗恩娜，我的好姊姊！請你爲我們的結合祝福罷。

這部中篇小說寫起來並不費力，因爲是根據著六十年前一個俄國女子寫給她的女友的書信重寫的，這裏面所述的都是當時的實事。我雖然增加了一點材料。但也是從許多可靠的歷史的著作裏面採取來的。原信本有二十六封，經我删改合併，成了現在的十九封信，而且連故事也有了一些改動。原信裏本有許多發揮當時流行的虛無主義的理論的地方，現在也都經我删去了。這樣可以使這小說在結構方面比較完整一點。

一九三四年，十月，作者在上海。

神

因了朋友L君的介紹，我最近到神戶去住了九天，在回東京的前一天給L君寄發了如下的信函，並在信封上寫着 No God. high or low. 這一行標語似的字。

朋友：

我已經到了我所要到的地方了。這應該感謝你。要不是一星期前你把去什麼地方休息的話向我提起，要不是你把長谷川君介紹給我，那麼我決不會找到這麼一個安靜的地方做我的寄寓的。在這裏我過得很舒適了。我的生活就像一個風平浪靜時的湖面，眞是看不出一點波動。不過卻有一點寂寞。這寂寞有時像是很淡，有時又是很深，有時候

我很能夠忘掉一切地享受目前的這一刻閒適的光陰，有時候我又無聊得沒法排遣。想到我們在東京寄宿舍裏的那些熱烈的論辯，有時三五個人快活地差不多談到天明，那些時候我的心裏就像起了狂濤巨浪。但如今卻覺得那彷彿只是一場大夢。是呢，昨晚在夢中我還和你們激烈地討論着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中的錯誤的觀點呢！

今天是到這裏後的第二天，我給你寫這封信，因爲現在又是寂寞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了，這寂寞在我心裏就像爆裂彈似地橫在那裏，倘若不把牠馬上弄走，我怕牠會突然地炸裂了罷。呵，你們那裏想必仍是那波浪掀天的海洋罷，我這裏卻如一溝死水！所以我一遇到寂寞的時候，不管是早晨，白天，晚上，我就馬上拿起筆給你寫一些話。放下又寫，寫了又放下，也許寫到幾天，幾十天也未可知。

一切正如你的想像，過了一個晚上，火車按時到站了。我提了那簡單的行李出了車站，毫不麻煩地雇了一輛汽車，一直把我送到長谷川君的寓所來。

長谷川君的寓所是在一個山坡上，汽車不能駛上去，車夫給我指示了方向，就讓我獨自提了皮箱走上山去。雖說是山，其實這不過是一個低的斜坡，走上去並不費力，我按着門牌號數尋去，不用問便尋到了。就是山脚下望得見的那所很精緻的小屋。

長谷川君是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每個月收入不會超過一百元，你這樣告訴我的，據我看來也是如此。但是他的生活情形卻比我們那裏鄉下的財主的好得多了。這所精緻的小屋是他自己所有的。

在這山坡上，走過二三十級水門汀築的路，便到了長谷川君的寓所前面。兩扇籬笆門半開着，我放下皮箱輕輕地把門推了一下，門上的鈴子便像玩具似地響起來。屋裏起了脚步聲，一個小孩淸脆地問着是誰，接着就拖了木屐跑出來。是一個六七歲光景的女孩，穿着一身藍絨線編織的洋服。我正要向她問話，但馬上就看見在她身後出現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光頭的中年男子，我想一定是長谷川君了，便打個招呼簡單地把來意說了

一下。

「早接某某君的信了，正掛念着什麼時候到這裏呢！湊巧是星期日，所以在家裏。眞是失迎了，對不起，請進來坐。」他的長長的臉上露了快活的顏色誠意地說了。「還有行李呢，」說着便出來拿了我的皮箱，讓我走在前面，進了玄關，我在廊下把皮鞋脫了，又經過一條廊子進了那七鋪席寬的客室。那皮箱就給放在廊下了。

進了客室裏長谷川君拿了兩個坐蒲團過來，對面放着，說聲請坐，卻對着我叩頭起來，行了禮我們便盤起脚坐下了。剛說了兩句應酬話，先前跑開了的女孩這時候卻跑來躲在通內屋的紙障子後面偷偷地和另一個穿着紅洋服的小兩歲的女孩說笑，給父親看見也叫出來叩頭了。那另一個小兩歲的女孩卻害羞似地笑着跑開了。接着長谷川君的夫人也出來叩了頭，同時剛從她手裏放下來的幾個月光景的嬰孩在內屋裏放聲哭了起來。

這樣我便和長谷川君的全家認識了。這進行是很如意地順利的。很快地我就和他們相熟了，開始做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

就在我初到的那天長谷川君和他的夫人略略商量了一下，便把我引進了客室旁邊的一間四鋪半蓆的小屋，這是一間頗精緻的書房，有玻璃書橱，有寫字台，有籐椅。

「這也算牠做書房呢！從前晚上也常常在這裏用過功的。現在呢，因爲腦子不好，幾個月來不看書了。」說着他便把寫字台旁邊的白布窗帷拉開，露出了半掩着的兩扇西式窗戶，開了窗，正和在客室裏推開了正面的屛門一樣，山下的景物分明地豁然映入眼簾來。紅色和灰色的平房屋頂模型似地稀疏地一排一排地擺在那裏，這中間夾雜了一些長春的綠樹和紅葉樹，另外還有高聳的電桿。在房屋與房屋之間還隔了路，隔了大街，大街上安閒似地斷續地往來着自動車和電車。再過去還有山，還有海。有時候也看得見輪船在海的碧波上慢慢地走動。

當第一天我站在大開着客室的屏門前通過了庭前小園地望着山下的奇麗的景物時，也曾被這新奇的眼界迷惑住了。我想到以後我每天每天都能夠隨意地看這些景物時，那快樂抑不住似地從心裏升了起來。在書房裏往山下看時也有這感覺。

「你若不嫌棄這屋子，就給你做睡房怎樣？」長谷川君趁着我望着山下的時候，這樣謙遜地說了。看他的樣子似乎這委屈了我，而其實我卻是非常願意地把他這提議接受了。

於是這精緻的小書房便做了我的屋子，除了睡覺外我讀書寫信都是在這屋子裏做的。

雖然是寂寞冷靜，但比起那寄宿舍來，這屋子究竟是舒適多了。長谷川君馬上把角落裏放着的神櫥搬了出去，移置在客室裏放菊花盆景等等東西的床間上。再把書房裏略略收拾了一下，晚上長谷川夫人抱了被褥進來，給攤開在地上，布置得很妥貼的，他們

夫婦就說了「請安息」一類的話，讓我睡了。

關了門，滅了燈一個人躺在被褥上想到這一天的新奇的經歷覺得有趣，同時長谷川君的和藹的長臉就不覺地浮現在我的腦裏了，這張臉無論從各方面看起來都像是我們那裏的人的臉，而且是一個忠厚老實人的臉。正在這時候，黑暗中從客室裏傳來了長谷川君的唸經的聲音，是「南無妙法蓮華經」一類的聲音。通過客室的廊前的雨屏已經早拉出來關上了，客室裏的燈光不會透過雨屏到我這裏來，但聲音卻是很淸楚的。

這事情並不使我感到什麼驚訝，因爲先前已經驚訝過了。我記起了這天吃晚飯的時候，長谷川君表現了他的驚人的飯量。同時他微笑着給我解釋說：「你看我像個飯桶罷。其實本來也不是這麼能吃的。只因半個月前絕了食三天，以後食量就大增起來。」

「絕食，爲着什麼呢？」他的解釋反把我弄得糊塗了，便感到興趣地問道。我還以爲他是參加了什麼勞資的爭議，或什麼樣的同盟絕食。

「這是宗教上的絕食呢，一共三次，每次三天，如今算是完成了。」他得意似地說着，臉上仍保留着他那和善的微笑，但這樣一來卻把事情弄得很平常了。不過也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只是唯唯地點着頭。心裏有點驚訝和失望，我記得彷彿你對我說過長谷川君有着自由思想的話。

「從今年四月來，就是我那第二個孩子剛出世後不久，我便開始信奉了這『法華宗』的教，唸着法華經，陸續地舉行了三次的絕食，因爲凡心很重，到現在纔把預許下的三次絕食完成了呢！」他雖然是謙遜地說着，但從他的和藹的面顏上，我看出了勝利似的喜悅。

他伸手摸摸前額又接着說：「起初腦子痛得厲害，現在慢慢地好起來了。說是法華經的力量呢！」我這時候注意地看他的臉，這的確是一個虔誠的宗教者的臉。我除了默默地點頭外不能說什麼話了。這些時候帶着和順的面顏跪在旁邊給我們盛飯菜的他

的夫人也感激着神恩似地虔誠地微笑起來。

這是傍晚的事，如今在被窩裏卻很明顯地想起來了。對於這樣虔誠地相信着宗教的事我卻感到一點滑稽的心情，這似乎是失禮的事，但我確實也想過一番。這其間女人的聲音也開始響起來了。這不用說是那位太太在唸經。於是這位被家事折磨到未老先衰的女人的和順的面顏又在我的眼前盪漾了，無意間想起了我們在一起讀過的志賀直哉的叫做到網走去的短篇小說。雖然這位太太的境遇比那小說的女主人公好了一點，但終於是落在舊式的日本女人的命運裏呢。正如我們在中國常說的，日本女人的生活裏的重負，單從她們衣服上背負着的包袱似的帶子就可以看出來。

第二天早晨我在被裏睜開眼睛，屋子裏還不很明亮。想來時候還早，但這時候長谷川君的唸經的聲音又在客室裏響起來了，除了「南無妙法蓮華經」一類的話以外，還唸起「如來修練品」的經文來。因為再睡也睡不着，起來又早，在被褥裏覺得無聊，就靜

靜地傾聽着那唸經的聲音，拿這來作消遣。這時候四周非常靜寂，那唯一的聲音聽起來，很嚴肅，彷彿長谷川君將他的一切都放在聲音裏面唸出來了。我只顧細細地玩味着，起初覺得那是虔誠莊嚴的祈禱，但漸漸就開始明白那是什麼悲苦一類的伸訴，呻吟了，

這發現在我是很平常的，但在長谷川君自己恐怕卻不能意識出來罷。唸經的聲音是那麼單調的，聽得我不覺又沉沉地睡去了。等着我再醒過來時，唸經的聲音依舊是那麼單調地響着，好像這中間並沒有什麼變動或進行。但太陽光已經從不曾被窗帷遮掩住的一段玻璃窗裏射進來了。於是廊下起了脚步聲，接着長谷川夫人來把雨屏一扇一扇地裝進屏箱裏去。這是從聲音裏分辨出來的。等我穿好那位太太昨晚給我預備好的和服出去洗臉時，那廊上正流着一片金黃色的陽光，幾盆盛開的菊花在那裏沈醉似地給曉風微微吹動了。

而將這些景象似若無覩的長谷川君依舊跪在神橱前面閉了眼睛地唸着經，時而

又將木魚敲起來。這事情一直繼續到吃早飯的時候。而那位太太卻背負了嬰兒一逕在廚房裏做着事情。我們吃完早飯，在等着喝茶之間，她卻用那剩下的混着芋頭馬鈴薯之類的醬湯忽忙地喫了飯，連忙來給嬰兒餵牛奶。

「晚上早上都唸經，吵鬧着你不能好睡罷，」在另一天的早飯後長谷川君拿起壺給我斟了茶忽然抱歉似地帶笑說了這樣的話。

「那裏的話？我睡得很好呢！」我笑着回答，其實妨害安睡的話漸漸也覺得是有點眞實的了。但我在這裏已經過分地承主人厚待了，還能夠再進一步要求什麼嗎？何況那又是宗教上的事情。所以我不但不說眞話，反而加上了一句：「難得你這樣誠心！」雖然自己也覺得這話有些勉强。

「那裏說得上誠心？這不過是開始呢。已經得了不少的好處了，別人是這麼說，自己也相信着。只是擔心自己凡心太重，站不住脚跟，所以很想磨練磨練呢，」他又謙遜地笑

了，這微笑中含了點受過人誇獎的得意，但據我在旁邊冷眼看來，卻又隱約露了一點苦痛的表情。

我本想用話來試探他，但一時卻找不到適當的話，便只得含糊地答應着，一面端起茶來喝，覺得茶裏面白糖放得太多了。

「味道眞好，好極了！」他滿足似地喝完了一杯茶又斟滿了第二杯，同時拿了壺過來給我斟。把壺放回到燒着練炭的火爐上以後便這樣稱讚地說。

「是 lipton 茶嗎？」我無意地問道。

「不，lipton 茶算是貴了，這是三井洋行的呢！味道也不壞，只是我們常喝牠，把錢全讓資本家賺去了，卻有些不甘心。」這樣說着臉上依舊露着笑容，好像這話是不經意說出來的。但在我卻有點兒吃驚了。很顯然他從前大概常有着這類的思想，這樣的話一定是常常說起過的，所以雖和他現在的信仰不相稱，但也無意地從口裏露出來了，甚至

連他自己也不覺得。

「三井，三菱，竹井，住友都是日本的財閥呢！」長谷川君喝完了第二杯茶，又這麼地加了一句。笑容始終留在他的臉上，但我卻彷彿從這笑容裏看到了苦澀。我也不再說什麼話，我想我是更了解他了。他吃過早飯便怱忙地換了洋服到辦事的地方去。

這天晚上我回到書房裏，寂寞地在那狹小的空間裏走了兩轉，又聽見了長谷川君在客室裏唸經的聲音。我帶了一種偵察似的心理站在那玻璃書橱前面看裏面的山似地堆着的書籍。這人讀過的書本眞不算少。託爾斯太，陀斯朶夫斯基，屠格涅夫，雨果，左拉，歌德，高爾基諸人的作品全都有！有種種流行過的西洋文學名著，以及日本文壇上有聲望的文學家的集子都鮮明地擺在那裏；此外還有一點文學史，文學概論，文藝批評方面的書籍。其他社會思想方面的著作的譯本和日文的原著也有不少，都雜亂地堆在最下的一層，在這裏面我看見了蒲魯東，渦文，巴枯寧，斯丁納，拉薩爾以及日本的大杉榮，河上肇，

米田莊太郎諸人的名字。我不能夠再往下看去了。這些書本上面似乎都帶了反面的嘲笑。我眞正有點糊塗起來，我禁不住要問那個熟讀了這許多的書的人和這時候在客室裏虔誠地唸着經的長谷川君難道就是一個人嗎？我找不着回答，隨便取了一本書來翻看，那是左拉的小說巴黎，書後便寫着「大正某年某月讀畢，很受了感動」的話，大概是在大學生時代寫下的罷。我手裏拿着這書，不僅覺得寂寞，而且有點感到悲哀了。

唸完經後長谷川君端了茶盤進我的屋子來，將茶壺放在火鉢上面煨着，然後在火鉢旁邊坐下來，閒談似地帶了抱歉的樣子說，「方才吵着你了。這裏白天是孩子鬧，晚上我又唸經，眞對不起。現在又在用功麼？眞是好學的人呢！」

我這時候正在給你寫這信，就放下筆來，應酬般地回答道：「那裏的話？你太客氣了，因爲有些寂寞，所以拿着寫信的事來作消遣呢！」

「那麼請過來坐，烤烤火。」他另外放了一個坐蒲團在火鉢旁邊，指給我。我便去在

那上面坐了。

「天天這樣地唸經，這事情你會覺得可笑罷。信了這宗教還是不久的事，以前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哈哈！」他帶笑地說了。

我唯唯地應着。

「你或者以爲這是迷信之類罷，其實這並不是，我得過了不少的益處呢！關於神通力的話是一定可靠的。這神通力可以知道過去和未來。譬如你還沒有來這裏以前，我就夢見過你了，樣子和你現在的完全一樣，這是神告訴我的呢！」他莊重地解說着，但這時候茶壺裏的水在火上叫出聲了，把壺蓋推着向上面跳動。他便閉了口把茶壺拿下來斟了茶，而且慢慢地把茶杯端到嘴邊喝着。

這些時候我只是唯唯地答應着，但我卻一直在暗暗地觀察他的臉色，不知怎樣我總覺得在那莊重和靄的表情裏面隱藏得有慚愧和悲哀。「以前還是一個無神論者

呢！」這一句話很有意義地在我的耳邊響着。那麽正和左拉的巴黎裏的教士相反，他是從無神走到神的面前，而且虔誠地跪下來了。

「這事情怎麽是可能的呢？」我端起茶杯喝着那糖水一般的紅茶時心裏不禁這樣地想了。記得我和你分別時曾說過想掘發人性的話，那麽我不妨先從這長谷川君動手罷。我想總得想個法子把這人的心挖開來看一看。

「這麽多的書呢！」我故意指着書橱對他說。

他略略一看，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馬上就把臉掉開了，低低地回答道：「說來慚愧，這些書大部分都曾讀過，但如今忘掉了。讀書原也是苦事。」他歇了歇，像在回憶什麽不愉快的事情似的，但過後又突然用了堅決的聲音說：「神告訴我不必再讀書了，說是有了神通力以後不讀書也可以著書呢！」在這一刹那間他確實是相信着他的話，這是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來的。

他似乎也覺察出來我並不相信他的話，或者他甚至以爲我還是把那當作迷信看待，他便不再說那一類的話了。在我們兩人中間經過了一些沈默的時候。大概因爲覺得寂寞難堪，他便找出話來說了。

「對你這生活很是羨慕呢！自己被這家庭累着了。近來經濟方面又很是受窘。因爲前些時候爲了宗教上的事情花去了三百多元！但是想買一個像樣的神櫥的願望到現在還不能夠實現呢！」

說是受窘，說是抱歉，也不恰當，我這時候眞正把握不住他臉上的表情了。但我依舊唯唯地應着。

「我的女先生有一個神櫥很不壞，値一百元以上呢，總是惦記着什麼時候我也得買一個那樣的神櫥。這女先生，就是說因了她我纔信了這宗教的呢！她不過是小學畢業的程度，但她運用着神通力便能夠知道過去和未來。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呵，呵，」我也詫異地響應了，但我所詫異的是另一件事情。

最後茶喝光了，話也說得夠了，他便站起來說：「又把你打擾了。請休息罷。」深深地俯下頭行了禮。然後端着茶盤出去了。這之後不久，他的聲音又在客室裏響起來。聲音是那麼響亮，起初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後來就敲起木魚唸起「如來修練品」的經文來，自然是照着日本的讀音唸的。

我繼續着給你寫信，但這其間那唸經的聲音漸漸地變得可怕了。不再是淸楚的一個一個的字音，卻只是含糊的舌頭旋轉的聲音，這聲音愈過愈加厲害，就像有人在嘔吐，嘔吐之後又接着喘息，因爲那聲音變爲急促的了。中間還夾雜着幾聲咳嗽，這咳嗽卻是眞實的。我疑惑也許長谷川君受了什麼急病的襲擊罷。正在吃驚着。我便拉起窗帷，推開窗戶，伸了頭往外面看。那廊前的雨屛關得緊緊的，看不見客室裏的景象。但我卻隱約地聽見了長谷川夫人的低低唸經的聲音。於是一切都變成明白的了，這時候對於爲了取

悅於神不惜做出這種苦痛的聲音來的長谷川君，（他自己是這樣想着的罷，我卻以爲他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在和那狂濤似的凡心苦苦地激鬥呢！）我是深深地感到憐憫了。

臨睡的時候我的被褥恰恰攤在那玻璃書櫥的旁邊，我側了身子躺着，臉向裏邊，正對着書櫥的最下的一格。我滅了電燈。火鉢裏的練炭帶了煤臭正在上勁地燃着，射出了強烈的紅光，我借着這光亮彷彿也可以看見那一本斜立着的巴枯甯的神與國家了。在牠的右邊直伸伸站着辻潤翻譯的斯丁納的自我經，是嶄新的一本，大概是長谷川君信宗教以前不久時候買的。斯丁納身邊很巧合地靠着那被稱爲狂人的尼采。挨着尼采卻是活人柏克曼的回憶錄。這些也許是先前早看淸楚了，這時才分明地出現在眼前來的，也說不定。

巴枯甯說：「若眞有神，我們也要把他打倒；」斯丁納說：「神便是鬼；」尼采說：「神死了；」而柏克曼在十二歲時便做了「神是不存在的」這文章。固然，若在中世紀這些

人就會身受炮烙或凌遲之刑，但在如今這些都似乎是陳舊的話了。而熟讀了這些的長谷川君卻依舊想從神那裏求得神通力的事實將怎樣來解釋呢？我爲這從無神到神的問題所苦惱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長谷川君依舊怱忙地去公司辦事，因爲他把早晨最好的光陰都供獻給神了。

我在家裏和芳姑兒玩了一些時候，芳姑兒就是長谷川君的五歲的女孩，我初到的那天最先看見的，現在她和我已經很熟習了。還有一個三歲多的喜姑兒，就是那個穿紅色洋服的小姑娘，說是一個親戚寄養在這裏的。她也喜歡和我接近。喜姑兒的眼珠子眞黑得可愛，臉也是那麼圓，是個完全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有她自己的世界。芳姑兒是個長得很秀麗的姑娘，而且是驚人地顯得早熟了。在體格上，舉動上都像是七歲的孩子，已經很懂事了，除了遇着不如意事就伏在席子上嗚嗚的啼泣外，別的方面都很能夠給母親

幫忙。有時候也會背負了小弟弟出去散步，使得母親可以從容地料理家中的事情。這一點也算是這位母親比較到網走去裏的女主人公强的地方罷。否則，要是這女孩再隨意地糾纏着母親，那麽這個身兼着下女，奶姆，主婦，母親，妻子幾個職務的女人不知道更會被折磨到怎樣的地步呢？但現在她已經是未老先衰的樣子了。所以每次看見她辛苦地給我收拾房子的時候，我心裏總感到過分地不安。

和芳姑兒們出去到海邊散步，或者到山裏去摘紅果，或者給她們推動鞦韆，或者和她們一起捉迷藏，這也是有趣的事。但我却注意到玩夠了一種遊戲，做畢了一件事情後，她們常常跪下去合着手高聲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完全學着父母的模樣。自然她們是把這也當作一種遊戲，然而遊戲和認眞這中間並不是就隔着一個不可跨越的距離。像這樣遊戲地做下去，要是將來沒有一個能夠使她們相信巴枯寧的話，斯丁納的話，尼采的話，柏克曼的話，那麽她們一定會成爲比那父親還更虔誠的拜物教徒罷。不要說

女子沒有力量，而勸父親信教的還是一位只在小學畢過業的女人呢。這時我又記起了長谷川君的一句話：「在日本，宗教常常是家傳的呢！」這一想我就感到恐怖地爲將來擔心起來了。

下午天還沒有黑長谷川君回來了，我在書房裏聽見芳姑兒快活地叫着「父親，歡迎，歡迎！」的聲音便知道。不久他差了芳姑兒來邀我到客室裏喝茶去。

我看見包東西用的舊報紙，便記起了到這裏來還沒有讀過報紙的事，便向着長谷川君討本日的報紙來看。

長谷川君的臉上現了一點受窘的樣子，然後笑着說：「先前原本是訂着朝日新聞的。可是好幾個月來就沒有看報了。我在公司裏也不看報的。所以關於時事之類，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答語眞正使我吃驚了。一個在現代城市的公司裏辦着筆墨事情的人不看一份

報，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周圍每天所發生的重大的事情而生活着，這是多麽奇怪！何况又是熟讀過那許多書的長谷川君呢？我便裝出冷淡的樣子譏諷似地說道：「是在信仰了宗教以後的事罷。」

他一定猜到了我的心理，所以他便解釋似地說下去了：「說來也可笑，這不像是文明人的生活呢！但是看那些報紙，不過知道些戰爭，屠殺，災禍，慘痛；永遠是那些東西。我又不能夠做一點事情，只是袖手看着，所以就率性連報也不看了。不知道總比知道了袖手旁觀着好一點。從此倒也免了好些苦惱。」說到最後我可以看見他的極力抑住的感傷或者悲憤的表情。但他還裝出笑容掙扎似地加了一句：「我的凡心原是很多很多的呢。」

「呵！」我含糊地敷衍似地應着，而且略一思索之後我就完全了解長谷川君的心情了。這時候我確實地如此的覺得。他的這一番話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而他之所謂凡

心究竟是什麽東西，我覺得我是了解了，而且比他自己還更透徹地了解了。這一點彷彿是一個繩結，這結一經解開，全盤繩索都可以理順了。他的信教好像是一個絕望的掙扎。他因爲凡心多，沒法安靜地生活下去而信教，想拿宗教來消滅凡心，而結果恐怕只會得着一場空罷。他崇拜那個只在小學畢過業的女人，但他卻忘了他和那女人不同，正因爲他讀過太多的書了，那些書已經把那無數的消滅不盡的凡心種在他的胸膛裏了，他無論怎樣勇敢地掙扎也沒用，因爲消滅凡心就是一個怯懦的企圖呵。想到這些，我又記起了他說過「過去的日子裏在精神上很受着痛苦」的話，我就彷彿看見了他一生的悲劇，而且彷彿得了他所說明的神通力似地看到了他最後的結局了。於是一陣憐憫的感情慢慢地從我的心底升了上來。

他不會知道這些時候在我的腦裏流動的思想。他只是出神地喝着茶，一面在想他自己的事情。在他的眼裏看來我也許只是一個毫不知道人情世故，沒有吃過一點苦楚

的小孩子罷。

烤在火鉢上的一批麵包片好了，長谷川夫人在旁邊取了下來，全給塗上了牛油，分遞給我們吃。這其間他們夫婦也談了幾句話，於是長谷川君忽然掉過頭高興地對我說：「我對你說過的那位女先生過四五天就要回來了。你眞有運氣。我要讓你見見她。這眞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呢！」

我唯唯應着。這時候我眞心地發出微笑了。明白了這一切後的我看他比他自己看來還要透徹。我甚至明白了他自己還不明白的事情，雖然他這時候自以爲是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路，而且能夠達到看透一切，明白一切的路。

芳姑兒同喜姑兒在角落裏因什麽事情爭吵着，喜姑兒受了委屈似地哭起來了。長谷川夫人抱了嬰兒過去安慰喜姑兒，帶了她進內室去了。做父親的長谷川君便大聲將芳姑兒斥責了幾句，雖然也帶着和善的面容，但芳姑兒卻一聲不響地猝然把頭俯到膝

子上去，慢慢地嗚嗚哭着。

長谷川君吃夠了麵包，便站起來指着那罩蓋在棉被下面的火爐對我說：「請過去暖暖足罷。」他自己就過去坐了，把脚伸進棉被裏面去，我也照樣做了，脚和腿都溫暖得使全個身體也感到疲倦了。我和他兩個打盹似地默默過了好一會兒。忽然他顯明地睜開了眼睛感嘆似地說：「你大概不會相信我的話罷。不知道怎樣纔能夠使你相信呢？但願那位女先生能夠來。」原來他這些時候都在想神的事情。

我又一次默默地微笑了。

「你不知道她眞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她認識我不過一年，但她卻知道我的過去的種種事情，那些事我並沒有對別人說過。譬如她在我這裏只對着神櫥唸了幾遍『南無妙法蓮華經』就可以看見我從前認識的那個女子，她是因了種種的折磨據說是自盡死了。還有那一個死在監獄裏的我的好朋友，他也在這裏出現來要對我說話。那人生

前是很激烈的無神論者呢！她都看見的。我還看不見，我信教的日子還淺。我現在只想能夠早早的得到神通力……」這一次他說得更認眞，但笑容沒有了，聲音帶了點苦澀，有點悲傷，大概對於過去的悲痛的回憶這時又在苦惱他了，或者凡心又像波濤似地洶湧起來了罷。

我這時不能夠再唯唯應着，也不能夠默默地微笑了。我的手這時候彷彿輕輕地觸到了他的心奧，我也爲深的同情所感動了。我知道關於那一個自殺的女子，一定有着一個曲折的故事；關於那死在牢裏的無神論者也一定有一段悲壯的歷史。我如果仔細盤問，他一定會儘情地給我傾吐出來，但這有什麽用呢？那女子不就是一個生生地被人拆散的多情的戀人麽？那男子不就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同類的愚蠢的一個殉道者麽？這兩個人所留下的慘痛的回憶本可以產生出一個偉大勇敢的人格來，而如今在長谷川君的身上卻作了尋求神通力的鼓勵了。他求神通力，爲了要看見他們，不，不僅是這

樣，他求神通力爲了不願意也得着他們的命運。崇高的鼓舞力反而產生了這懦怯的企圖。他是多麼不幸的人呵！他已經受夠苦楚了，這是一定的，然而他以後還得受更多的精神上的苦楚呢！我更堅決地斷定了。

這一次我們更長久地默默相對着，彼此都有些傷感了。但兩人的心情卻是全然不同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口裏默誦起什麼來。

在角落裏暗泣的芳姑兒早已止了淚，跑進廚房裏去幫着母親收拾什麼了，後來又拿了「櫻花姑娘」之類的圖畫書牽着喜姑兒的手出來，喜姑兒要我抱，芳姑兒要我到書房裏去給她講解圖畫書，我便趁這時候站起來，抱着身子不很輕的喜姑兒，離開了那坐禪似的長谷川君。

晚上洗過澡後回到書房裏，一個人坐在火鉢旁邊，又有點兒感到了寂寞。眼睛常常有意無意地去望那書櫥的最下一格。神與國家，自我經，最先進我的眼簾來。接着是尼采

和柏克曼。尼采的好幾本著作都在這裏，但是他已經死了。柏克曼還是一個勇敢的活人，六年前我曾到過巴黎郊外 St. Cloud 的他的寓所，訪過他。他給我寫信時用的那柏林辦事處的信紙上就鮮明地印着「没有神，没有主人」的字樣。這個人已經過了六十歲了，他還常說到死都是年青的話，那麽他到死也會相信着神是不存在的罷。這是無疑的。那麽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呵！這樣想着，那身材短小而結實的禿頭的柏克曼的堅定的風姿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十四年的監獄生活都不能夠改變他的信仰，反而使他寫出叫遠在英國的老加本特也驚嘆讚揚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來。神不存在的事實成了那全書的要旨。而且那生活的事實，就是有一次當他的生命在美國瀕於危險的時候，連遠在克龍士達特的水手也揭起了救援的旗幟。這樣他已經顯示着比神還更偉大的存在了。

剛要把這書取出來看一看，就是把從最下的一層移到一個較好的地方，這時長谷

川君卻拿了一包糖果進來了。

照例地兩人隔了火鉢坐着，或跪着，望着彼此的臉。

「請，請，」長谷川君從紙袋裏抓出了一把，放到我面前。接着說：「這幾天把你怠慢了罷。這裏一切都是不舒服的。」

「那裏的話。在這裏住着，正覺得很舒服很安靜呢！」我這樣謙遜地回答着，心裏卻想說：「只是爲了那神的事情有點感到不舒服呢！」但並沒有說出來，卻只把眼睛往書櫥的最下一層那邊望，從神與國家到自我，經再到查拉都斯特拉如此說和超乎善惡之外，最後仍舊到了柏克曼的著作。這眼光的旅行是很快的。而這其間長谷川君對於我這動作一點也沒有注意。

「我眞是羨慕你呢！」兩人之間過了好一些沈默的時候，房裏只聽見牙齒嚼着堅硬的糖果的聲音。後來終於是長谷川君先開口了，說的是曾經對我說過兩三次的話。

「你是很自由的。……我目前雖說沒有什麽苦楚，但其實只不過爲生活而生活罷了。」

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我連忙把眼光收回來放到他的臉上去，這一次我看見了那極力壓抑着而終於抑不住的一種寂寞，一種悲哀，一種快要熄滅了的熱情。我彷彿覺得他的眼裏第一次閃耀着淚光。但他馬上就把眼睛緊緊閉上了。合着掌。嘴開始微微動起來，不消說他又在唸「南無妙法蓮華經」了。我也又慢慢地開始了我的眼光的旅行。

「覺得疲倦，想去睡了。請休息罷。」他突然睜開了眼睛給我叩一個頭，就站起來拿了那裝着剩下的糖果的紙袋出去了。

但五分鐘以後他卻在客室裏發出響亮的聲音唸起法華經來。顯然地這時候是那凡心在他的胸膛裏鬧得最起勁的時候罷。

我在寫信，到了十一點鐘我便放下筆攤開棉被靜悄悄地睡下了。覺得疲倦早就說

要去睡的長谷川君不消說，還在客室裏很起勁地唸經，而且又發出那近乎嘔吐似的聲音了。

半夜裏我睡好了一覺醒過來，那唸經的聲音還沒有停止，我不知道這中間是否有過間斷，也不知道這時候是時計上的幾點鐘。在深夜裏，又是在被窩裏聽見那近乎最後努力的唸經的聲音，覺得很是悽慘了。莊嚴的感覺是一點也沒有。只是對於這抑制凡心的絕望的掙扎覺得很是可憐。但後來也終於沈沈地睡去了。

第二天醒來是七點鐘，長谷川君依舊在客室裏起勁地唸着經。想起昨晚的事了。難道這個人通夜都在唸經沒有睡覺嗎？眞正有點兒莫明其妙了。我躺在被褥上胡亂地想着差不多要睡去的樣子，直到那唸經的聲音停了時纔懶洋洋地起來穿衣服。

天氣很好，等着吃早飯的時候便在屋前的小院子裏散步，遇見了長谷川君，說了兩三句「今天天氣好很是暖和」一類的話。就給芳姑兒喜姑兒兩個拉了去給她們搖動

執拗。

早飯雖是照常的吃了，但長谷川君夫婦兩人都沒有精神，不說什麽話。只是嬰兒儘管哭着，使長谷川夫人現了受窘的樣子。

飯後芳姑兒，喜姑兒兩個拉我去後面山上散步，但不久就回來了。她們兩個又去找山下的朋友玩。芳姑兒還把那小兄弟也背負了去。我便趁這時候來繼續給你寫這一封老是寫不完的信。

屋裏眞是清靜極了。聽不見長谷川君的聲音。他的夫人在廚房裏勞作的事情是分辨得出來的，今天是星期日，長谷川君不到公司去。難道他出去看朋友去了嗎？我有點兒詫異，只是因爲他昨晚似乎通夜沒睡覺。但在吃午飯的時候我便知道了他躲在房裏睡覺不出來吃飯的事情。

四點鐘光景我在書房裏看書，就是柏克曼的那本充滿了獻身精神的書，他在廊上

叫我去喝茶了。我便合了書出去，進了客室，他正拿着烤好的麵包片塗牛油。

「昨晚通夜沒睡覺，所以午飯的時間也睡過去了。」他讓我坐下了，就這樣對我解釋說，臉上帶了笑容。接着「哈哈」笑了兩聲。

我唯唯地應着，也拿了麵包片來塗油。

「你會覺得奇怪罷。昨晚一兩點鐘光景，動身到另一個地方去拜神去了。三點鐘纔回來，一個人走了許多地方，還要經過墳地，路上一個人也碰不見，又很冷。有一點兒害怕呢。但給我克服了。」他看見我不說話便接着又說了這許多。

「呵，為什麼呢？」我無意間失口吐出了這句話，也就不去把牠止住了。

他倒不覺得詫異，卻帶了點得意的神氣回答道：「那凡心太重了，所以毅然下了決心來磨練自己。這一回總算是我得勝了。不過以後還得更刻苦地修行呢！」他在這一刹那間頗有點拿勇敢來自負的樣子。並不知道這勇敢到了我的眼前卻變成了懦怯。在他

自己前面正伸開一條坦道，而在我看來他卻快逼近一個無底的深淵了。

這時候我突然起了走的念頭，不管我起初怎樣打算在這樣安舒的地方住上三五個月，現在我卻覺得無留下去的必要了。朋友，你想我怎樣能夠和神住在一塊兒呢？何況在東京，還有你們的友情來溫暖我呢？

我還沒有把這意思告訴長谷川君，晚上九點鐘光景我正在思索走或不走的事情，長谷川君又突然地走進房來了。

他這一次坐在我的寫字台對面的籐椅上面。「很寂寞呢，所以又來找你談話了。不嫌討厭麼？」因爲覺得他的聲音有些異乎尋常，纔擡頭看他的臉，那面容是很憂戚的。不知道他有什麼心事。

「那裏的話？很歡迎的呢，因爲我也覺得寂寞，」我應酬地說，但馬上就沈默了。

他把一隻手按着額，低着頭過了片刻，忽然說；「頭有點痛，心又亂起來了。早等着女

先生還是不見來。今晚又得拜神去！」

他的這聲音表面上似乎很平淡，其實裏面卻含了一種深到要撕裂人心似的悲痛。我看見那在額上微微抖動着的手，就彷彿看見了那絕望的掙扎。我明白了一切，而一時的同情便馬上把我抓住了。

「不要這樣自苦罷。你的身體正需要着休息呢！」這一次我是在誠懇地勸他。

「不行！精神上很苦着呢！凡心太多了。」他放下手深深嘆了一口氣。接着更苦惱地說：「中國人也有所謂凶歲罷。我們日本人是以三十三歲爲凶歲的。這年紀是一個很大的難關。我今年正是三十三歲……」他停住了，因爲他好像不忍說出下面的話。那臉上的表情是他從未有過的，意志薄弱的人一看見，保不定會給這把心全都攪亂了罷。

「那裏的話？」我裝着平淡的樣子只顧這樣說。

「要是我今年不發狂，以後大概會有好運道的，」他終於說出了連自己也怕聽的

話。這就是說這很短的兩個月是很難度過的了，那悲劇的頂點馬上就會來的。這從他的聲音，他的臉色都可看出來。

「那麼棄絕你的神罷，」我失聲地這樣說了。

「呵，呵，」他睜大了那兩隻苦痛的眼睛望着我，於是接連地搖着頭好像聽見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那不行，那不行！」這還是絕望的掙扎。

我不再說什麼了。我早已看出對於他一切話語都是沒有用的了。那走向深淵的路，他只是一步一步地逼近着；雖然有什麼東西時時在後面拉他，但他卻盲目地和牠掙扎着。結果一定是這樣的：他抱了最後的勇氣一步跳進深淵裏去。這便是那快到來的悲劇的頂點罷。

但是我能夠在這裏等着看那悲劇的頂點嗎？不，我沒有這力量。而且我來這裏是求休息，求安靜，不是來看悲劇的頂點的。我既然不能夠把那個人從神的手裏救出來，那麼

就把他留給神去處置罷。神，這可詛咒的東西呵！

所以，我決定離開這裏了。以後呢，還是回到你們的充滿着友情的圈子裏罷。我不再到什麽地方去尋找休息和安靜了，因爲現在的世界上並沒有那樣的東西呵！關於這事情我現在是澈底地明白了。

長谷川君已經不開口了，他微微地閉了眼睛，像在想什麽事情。那臉上的寂寞的顏色是任憑怎樣拂拭也拭不去的。他在想他那女先生來了以後他將怎樣地解決他的種種問題罷。也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他卻想不到我決定在那個女人到來以前就離開這裏了。當他知道這事情時，不知道會是怎樣地吃驚呵！可是我這時候並不想把我的決定告訴他，反正我還有時間呢。……

夜深了，我躺在被褥上面，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因爲聽見了長谷川君的像受傷的野

獸的呻吟似的唸經聲。在全個屋子裏只有我一個人能夠了解這聲音裏面所含的痛楚罷。我的心像被什麽鋒利的指爪搔着似的感到不舒服了。我便起來扭燃電燈，下了決心要在這一次寫完這一封彷彿沒有收場似的信。

現在我快要放下這一管萬年筆了。我自己把寫好了的三十枚的信箋重復翻看，自己也不禁爲這海浪似的感情之波濤吃驚了。從第一頁寫到現在落筆的這一頁，經過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而這其間心情的激劇的變動使得我不得不在這信的後面幾頁上寫了和前面的類似衝突的話。生活眞是多麽偉大的洪爐呵。

但是我仍然要感謝你介紹我認識了長谷川君，不僅是由此可以在一個星期裏看透了一個人一生的悲劇，而且也看見了生活的另一面。而且，是的，而且那長谷川君的和靄的面顏，和他的善良和順的夫人，和那秀麗的芳姑兒，那天眞爛漫的喜姑兒都使我覺得戀戀不捨的呢！雖然我不能夠做一件幫助他們的事，但是我卻仍然充滿了感激地祝

福他們。這不是宗教的祝福，這是友情的祝福，這不是神的祝福。這是人的祝福。

無論如何我明天或後天是要走了。這樣地離開有點兒類似忘恩的舉動罷，只有這思想使我感到痛苦。而且我說過要掘發人性，如今看透了一個人的心，卻反而因此走開了，你們也許以爲這事情多少帶點滑稽性罷。但是那神使我不得不像一個不知好歹的人的樣子而走了。神還使我知道在現在這種情形下面掘發人性的工作也是徒然的。所以我是決意將這工作放棄了。

不這樣做又應該怎麼辦呢？你告訴我罷。因爲在你接到這信之後不久我又會站在你的面前說話了。那麼再見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PK在神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83408·1)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
淪落一册

每册定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巴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東埔）







